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重訂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貨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3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快車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快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貨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4次 快車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快車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貨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快車 各等
5·45	6·45	8·00	9·30	13·00	16·00	18·00	20·00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25	11·33	13·55	15·50	17·35	18·28	21·52	23·00	1·10			
6·04	7·35			13·16			20·41					開	永定門	開				15·20	17·17		21·37		0·45			
6·20	9·01	8·26	9·54	13·31		18·25	21·50	21·25				開	豐台	開	9·02		13·31	14·38	17·03	18·00	21·24	22·35	0·05			
6·44	10·18			13·49			23·00	21·44				開	黃村	開	8·44			12·47	16·36				22·52			
7·39	12·58	9·20		14·37			0·30	22·25				開	郎坊	開	8·05			10·48	15·40		20·27	21·36	20·40			
8·03	13·47			14·53			1·09	22·43				開	落垡	開	7·43			9·37	15·20				19·40			
8·33	15·30			15·20			2·10	23·05				開	楊村	開	7·21			8·32	14·50		19·52		18·39			
9·11	16·58	10·24	11·41	15·47	18·00	20·16	3·44	23·31				開	天津總站	開	6·56	9·35	11·40	6·26	14·14	16·10	19·25	20·39	17·20			
9·20	17·15	10·32	11·51	15·55	18·08	20·25	4·00	23·40				到	天津東站	開	6·45	9·25	11·30	5·55	14·00	16·00	19·15	20·30	16·20			
9·30	停	11·05	12·05	16·05	停	20·50		23·55	6·35			開		到	6·30		11·00		13·46	15·48	19·00	20·00		11·45		
10·33		開	13·04	17·10		開		1·00	8·43			開	塘沽	開	5·30		由		12·43	14·55	18·00	由		10·07		
11·41		往	14·00	18·13		往		2·06	12·10			開	蘆台	開	4·26		上		11·38	14·00	16·48	浦		7·41		
12·29		浦		19·00		上		2·57	14·17			開	胥各莊	開	3·30		海		10·45		15·56	口		5·55		
12·42		口	14·55	19·13		海		3·11	14·40			到	唐山	開	3·15		開		10·30	13·05	15·42	開		4·50		
12·47			15·00	19·18				3·15	停	6·30	7·30	開		到	3·05		來		10·25	13·01	15·37	來			21·50	20·30
13·01			15·11	19·29				3·30		7·10	7·45	開	開平	開	2·51				10·12	12·51	15·27				21·28	20·17
13·34			15·35	19·54				4·03		8·30	8·14	開	古冶	開	2·28				9·45	12·34	15·10				20·30	19·51
14·26			16·07	20·28				4·53		10·05	9·07	開	灤縣	開	1·31				8·45	11·55	14·27				17·43	18·58
15·28			16·49	21·18				5·59		12·44	10·10	開	昌黎	開	0·31				7·40	11·14	13·42				15·00	17·56
15·51				21·37				6·24		13·28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01				7·12		13·19				13·30	17·28
16·11			17·22	21·55				6·47		14·15	10·54	開	北戴河	開	23·42				6·54	10·43	13·05				12·34	17·11
16·38			17·42	22·17				7·16		15·1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09				6·25	10·20	12·40				11·25	16·42
17·00			18·00	22·35				7·40		15·5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2·40				6·00	10·00	12·20				10·20	16·15
								8·20				開		到	22·00											
								16·40				到	遼寧總站	開	13·35											

通縣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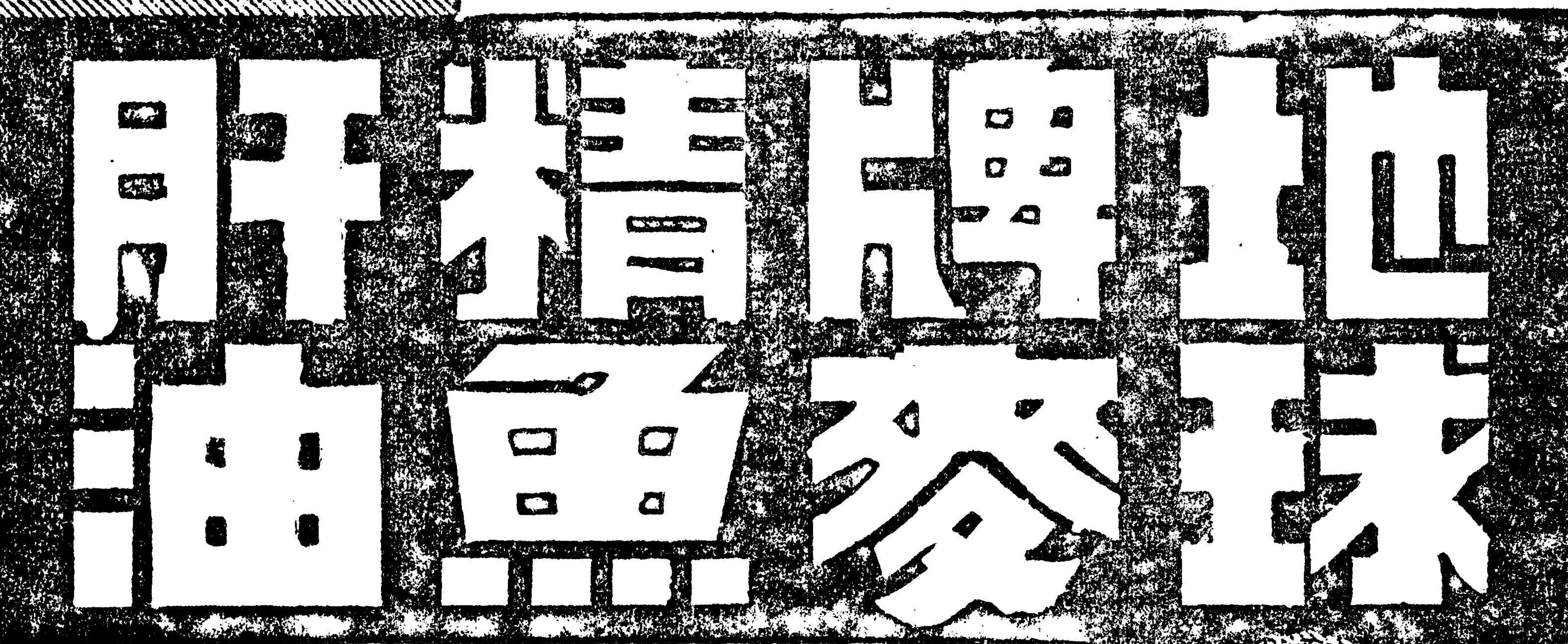
81次	83次	85次	8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2次	84次	86次	88次
6·30	10·00	14·05	19·00	開	北平前門	到	8·30	12·45	16·45	21·40
6·37	10·08	14·13	19·08	到	東便門	開	8·24	12·37	16·37	21·32
6·40	10·10	14·15	19·10	開		到	8·21	12·35	16·35	21·30
6·57	10·29	14·34	19·29	到	雙橋	開	8·03	12·16	16·16	21·11
6·59	10·31	14·36	19·31	開		到	8·01	12·14	16·14	21·09
7·12	10·45	14·50	19·45	到	通縣南	開	7·48	12·00	16·00	20·55
7·14	10·53	14·58	19·53	開		到	7·46	11·52	15·52	20·52
7·20	11·00	15·05	20·00	到	通縣東	開	7·40	11·45	15·45	20·45

北戴河海濱支路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7·00	11·00	13·10	17·30	開	北戴河	到	6·35	10·30	12·50	16·55
7·20	11·20	13·30	17·5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10·10	12·30	16·35

五洲乳白魚肝油

製造本品之魚肝油原料，均經精密測定，維他命含量超過規定標準，故營養效力偉大，且乳化充分，毫無腥臭，乃魚肝油中之標準製劑。



魚肝油之滋補功效，已為舉世所公認，但其味腥臭，非一般人所能服用，地球麥精魚肝油調製精美，香甜適口，人人可服。

五洲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四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全國新書彙刊（第三十三週民國廿六年一月十二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査。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査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總類，學術

全國大中小學調查錄	許晚成編	十二元
上海工商業彙編	中國徵信所編	三元
中國理學史	賈豐臻著	一元五角
國難文選	張葆恩編	一元

修養讀

中國哲學史補	馮友蘭著	一元八角
知識學基礎	程始仁譯	一元

哲學

斯邁爾品性論	葛傳槼編註	五角

社會科學

社會學大綱	吳澤霖等譯	二元四角

政治，行政

中國政黨史	楊幼炯著	一元三角
胡曾左平亂要旨	陳啓天編	三角五分
青年團之使命	高乃同等譯	三角
戰時人民服務軍役方案	曹夢玖著	三角
國防與地方行政	張天福著	三角
戰時工役制度	董嗣崇著	三角

國際

委任統治問題	王宗武著	六角
歐洲的危機	樊仲雲譯	三角五分
政治的神話與經濟的現實	王清彬譯	二元二角
今日的法國與人民陣線	朱允芷譯	四角

經濟

中國田賦史	陳登原著	一元五角
中國鹽政史	曾仰豐著	一元八角
中國之新金融政策	馬寅初著	四元五角
現階段的中國金融	魏友棐著	六角
政治經濟學教程（上）	張仲實等譯	二元七角
所得稅與會計十講	徐永祚著	六角
國防與軍需工業	張白衣著	三角

商業，交通

中國商業史	王孝通著	二元四角
中國鐵路問題	陳暉著	三角

教育

近代中國女子教育	梁甌第等編	四角
中學國文教學法	阮眞編	四角
實用複式教學法	商蔭莊編	五角五分

法律

中國現行法律概論（英文）	洪士豪著	十元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釋義	金鳴盛著	六角
中國刑法總論	趙深編	六角
中國民法總論	吳學義編	四角
刑事審判實務	朱鴻達編	一元二角
刑法判解彙編	楊之彪編	七角五分
刑事訴訟法判解彙編	楊之彪編	三角五分
民事訴訟法判例彙編	楊之彪編	七角

國際公法綱要	何任淸著	六角五分
監獄學	孫雄編著	一元五角

自然科學

民族地理學	鄭震譯	三角五分
民族生物學	張資平譯	六角
閑話星空	李光蔭譯	五角五分
近代地理學槪念	陳幼璞譯	二角五分
植物病原論	陳銘若譯	二角
日食和月食	王維克編	三角
諾貝爾科學獎金	宋易編	七角

應用技術

怎樣演說	陳秉焜著	八角
現代看護學	丁惠康譯	五元
女子衛生	程浩編	六角五分

語文學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本)	中央研究院編	六角
讀和寫	沐紹良著	三角五分
詞和句	孟起著	三角

文藝論著

中國文學研究	胡行之譯	六角
讀曲隨筆	趙景深著	五角
咀華集(書評集)	劉西渭著	精五角平三角半

小說

短篇佳作集	丁玲蕭乾等選	一元
髮的故事	巴金著	精四角半平三角
春花	王統照著	九角
老兵	舒羣著	二角五分
鬼巢	歐陽山著	二角五分

春天	艾蕪著	一角五分
羅亭	陸蠡譯	精九角平六角
蘇聯作家七人集	曹靖華譯	七角

散文，小品

北平一顧	宇宙風社編	五角
日本觀鏡	宇宙風社編	五角
西班牙遊記	鄧以蟄著	四角
西行逐日記	葉夏聲著	一元二角

詩詞

粤東之風	羅香林編	六角五分

藝術

中國陶瓷史	吳仁敬等著	一元五角
白龍山人精品畫冊	王氏梓園藏	二元八角

史地

中國近百年史	陳恭祿著	八角
蔣委員長西安蒙難記	劉百川編	三角
陸秀夫年譜	蔣逸雪編	二角
廣田弘毅傳	汪靜之等譯	五角

兒童讀物

朝鮮現代童話集	邵霖生譯	四角
猫的故事	張蓉初譯	四角
小先生	張一濤著	二角五分
名人之芽	田特庵著	四角五分
外國名人的童年生活	沈子善等著	一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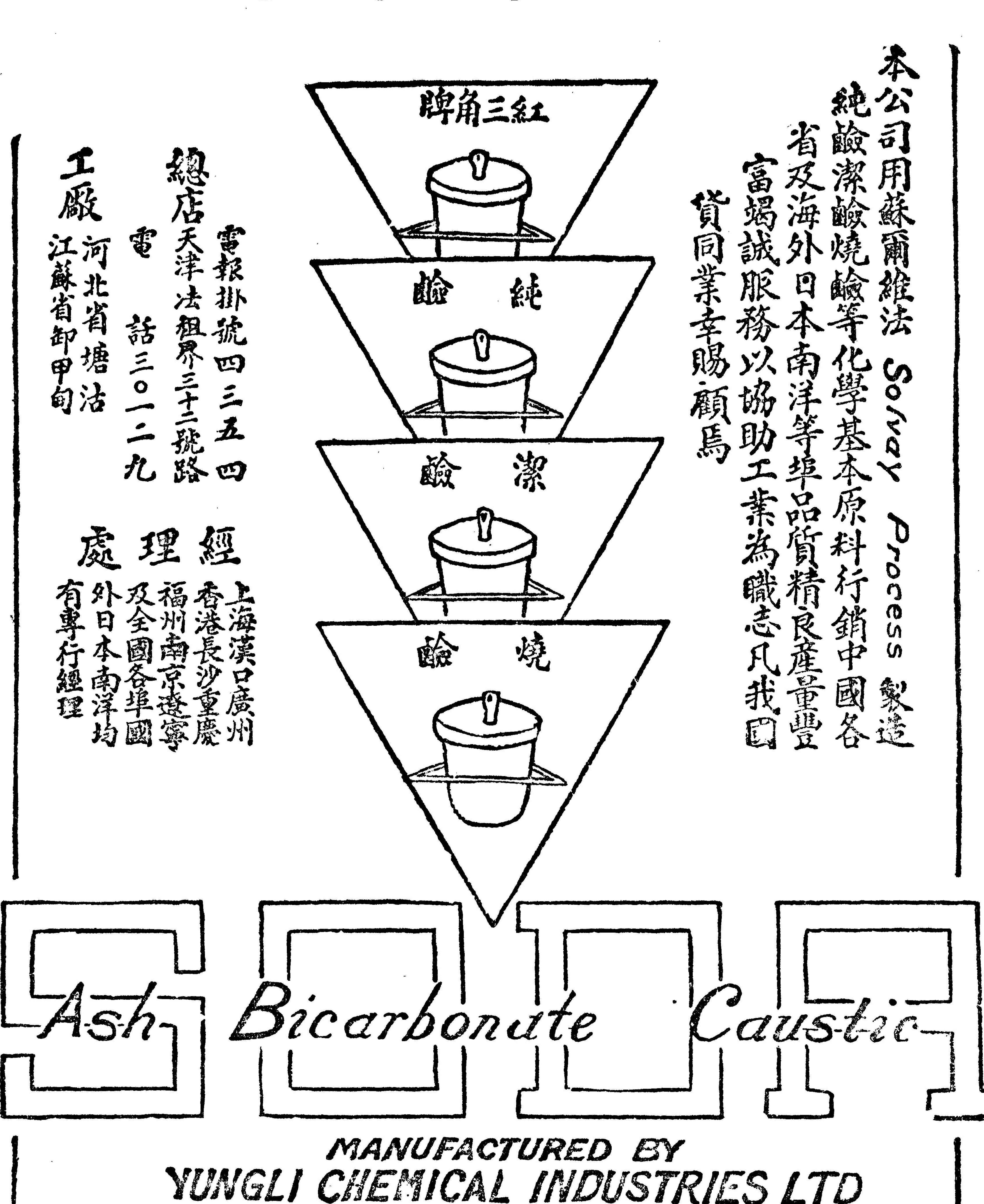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爲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爲廉，因其目的祗在爲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國聞週報特價訂閱展期十天。至一月廿日爲止。展後絕不再展。外埠以當地郵戳爲憑。最後機會。希勿交臂失之也。

特價辦法

一，第一次訂閱或曾訂過而中止者，皆照新訂戶計算，無論長短期，報費一律八五折，郵費照加。

二，已訂有大公報者，憑大公報訂單訂國聞週報，無論新續訂長短期，報費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三，國聞週報直接訂戶續訂者，在特價期中，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四，已訂大公報或國聞週報而欲介紹其友人訂閱國聞週報者，亦可予以八折之優待，郵費照加。

定價及特價比較表

期數	全年五十冊	半年二十五冊	一季十三冊	一月四冊
原價	五元七角五分	二元九角七分五釐	一元六角九分五釐	六角一分
八五折	五元	二元五角八分五釐	一元四角七分	五角三分
八折	四元七角五分	二元四角五分五釐	一元三角九分五釐	五角

（以上郵費在內香港澳門每冊加郵五分國外每冊加郵一角四分）

定報簡則

一，報費郵費，概須先惠，來信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報。

二，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由幾期起，如不註明即自最近一期開始遞寄，否則如有重複，恕不負責，訂單發出，概不退款或改期數，並不得換訂他報改購書籍。

三，如不照上列特價表來款，即根據來款；照數核算，十期內每冊按一月核價，廿期內每冊按一季核價，四十五期即按半年核價，四十五期至五十期者按全年核價。

四，如由本市改寄外埠，須照章補足郵費，甲戶改乙戶者。須有甲戶正式通知書，否則將原訂單寄來，經本社加註改寄字樣，亦能照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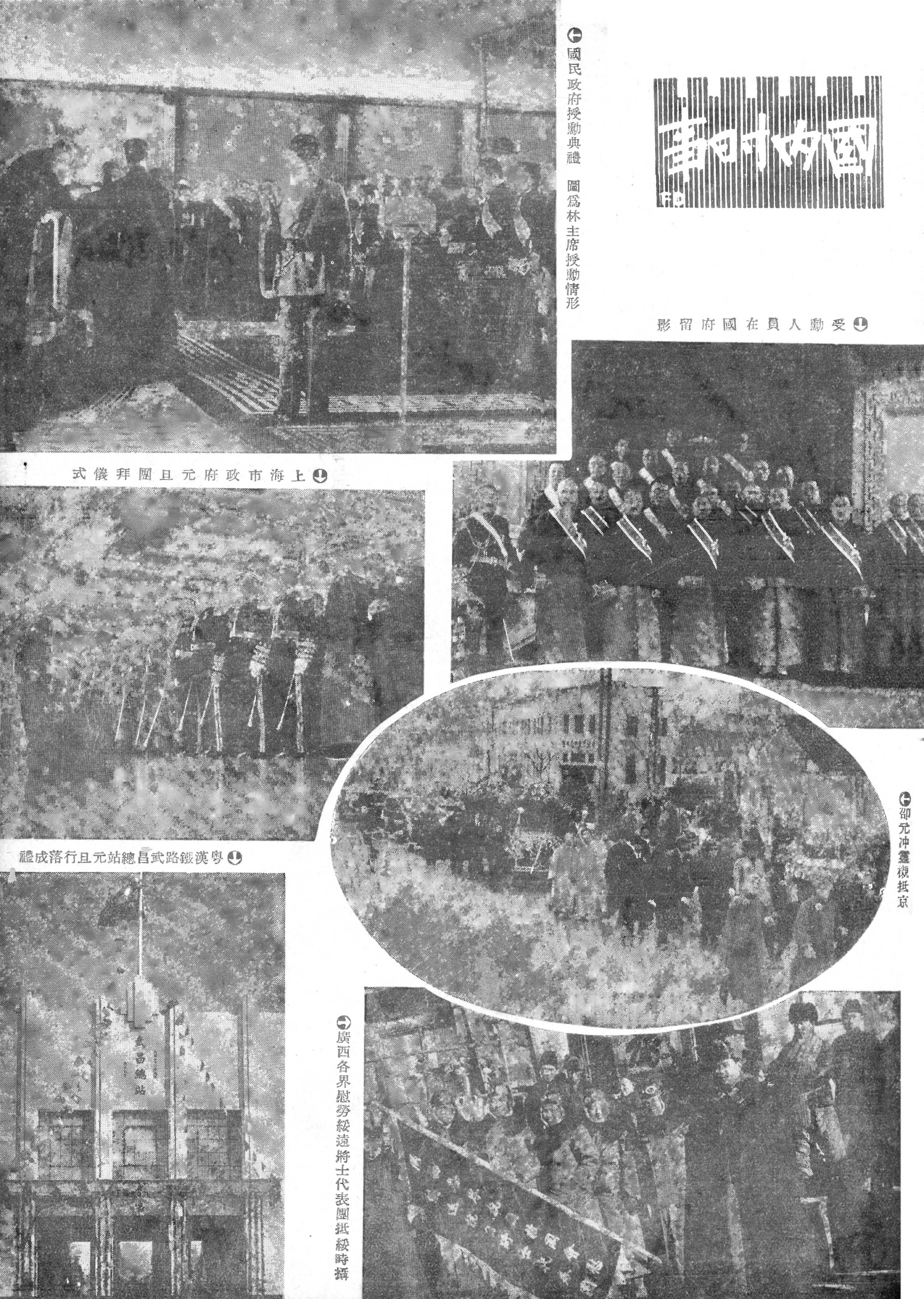
五，特價期內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時，應依照原價繳費恕不通融

各地郵局及大公報分館分銷處與國聞週報分銷處皆可代訂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內時事



國民政府授勳典禮 圖爲林主席授勳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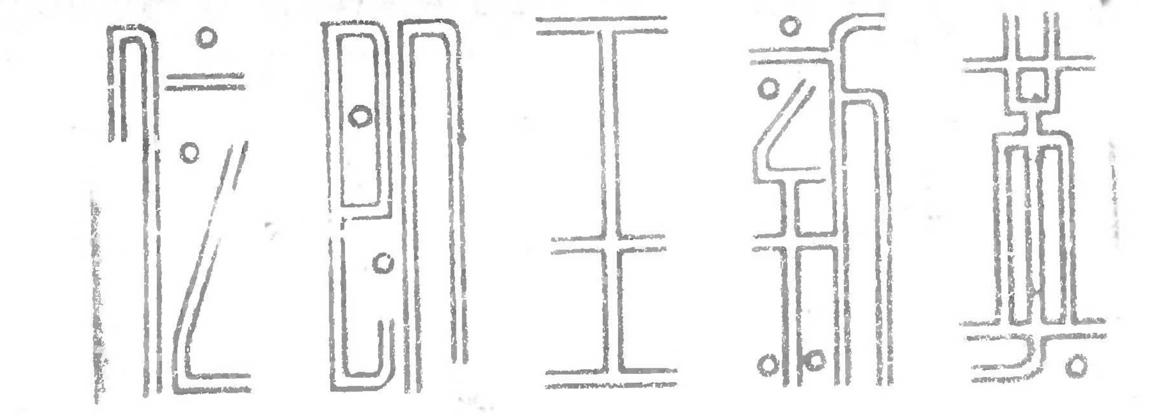
受勳人員在國府留影

上海市政府元旦團拜儀式

粵漢鐵路武昌總站元旦行落成禮

邵元冲靈櫬抵京

廣西各界慰勞綏遠將士代表團抵綏時攝



英新王即位

↓英新王喬治六世行即位典禮後，易便裝與其兩女觀民衆之慶祝。





↑英新王即位前，由私邸往聖雅各宮之一瞥。

↑十二月十日唐寧街相邸前示威之羣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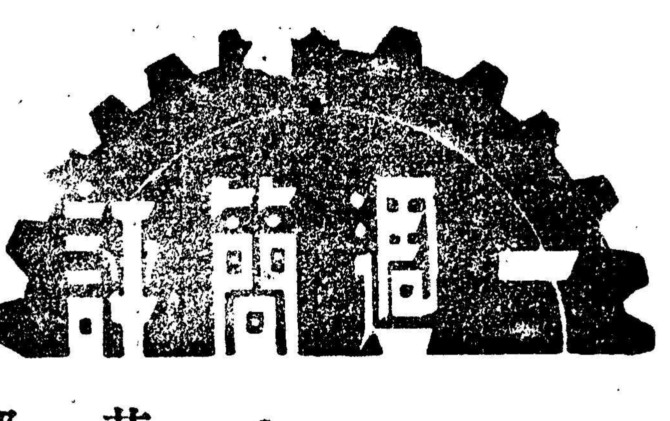
→英遜王抵維也納車站攝。

↓載遜王出國之英艦「憤怒號」於十二月十二日抵法國波陸尼港情景。



←參加樞密會議完畢後之英首相包爾溫。





陝甘情勢

自本月五日國府發表陝甘善後命令以來，迄本欄齊稿時止（十二晚），陝甘情勢尚甚混沌，楊虎城等尚無切實表示。聞何應欽部長曾接到楊于來電：于學忠表示頗好，願勸東北軍將領就範，惟以環境關係，尚不能積極奉命辦理；楊虎城的表示，頗露不滿之意。

楊等既無明瞭的受命表示，復在軍事上作準備，故中央辦法也只有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一面督促楊等作最後之覺悟，一面則在軍事上作戡亂的準備。

現西安城內的空氣，仍甚複雜，宣傳活動，仍是那一套。傳紅軍已到三原，周恩來也在接洽活動，自然更助成情勢的複雜化。共產黨和紅軍是否積極支持楊虎城，現在還不能正確判斷。但可預言，共黨如那樣做，雖使陝甘善後更困難，但共產黨的失敗必將更烈。

目前的形勢是這樣：戰事的危機已到一觸即發的程度，但和平尚未絕望，這一線希望便繫於楊等的最後覺悟。設楊等竟不覺悟，致使戰事爆發，也只是一隅之事，不致牽動大局，這是可以斷言的。（草八）

西亂的張弛

這一週的西亂，越發有擴大國際衝突的危險。

關於西政府扣留德船「巴洛斯」號的事件，德海軍已取報復手段，幸而未鬧大亂。

本週西亂最轟動的消息，是北非西屬摩洛哥地方發現了德國軍隊，且有德方煽動法屬摩洛哥不安分子之說。這種消息，不能不令人回憶到德廢皇覬覦北非的往事。德法關係已因此突然地非常惡化。倘使摩洛哥果有變動，那末地中海的現勢，將被打破。這種局面不但要深切地影響到法國，英國是尤其不能漠視的。所以此訊傳出後，促成英法在外交和軍事上更進一步的密切合作。推測這種情勢，前途實在充滿着不可知的危機。尚幸希忒拉十日返柏林後，在新年招待各國使節時，向法大使担保，對西班牙與摩洛哥領土的完整，並無企圖，形勢始略呈和緩。德要人薩赫特博士日內又有赴法之訊。法德關係的繼續緊張，或可因此避免。

在外交一方面，關於西亂不干涉的折衝，也很值注視。

英法前週所提出的禁止志願兵赴西的照會，葡德義三國覆文，本週均已提出。他們在提出所帶條件外，加以原則的接受，英國於接到答復後，更加緊一步，於十一日訓令駐法義德葡俄五國的大使，向各該駐在國提出新監察建議。她的態度的積極，於此可見。不過這新建議能否為一般所完全接受而及早生效，現在尚不易斷言。還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就是美國對西禁運軍火案，業經美國會通過，幷由羅斯福總統於八日批准。助長西國內戰的因素，因此又少一個。美政府這種賢明政策，是值得稱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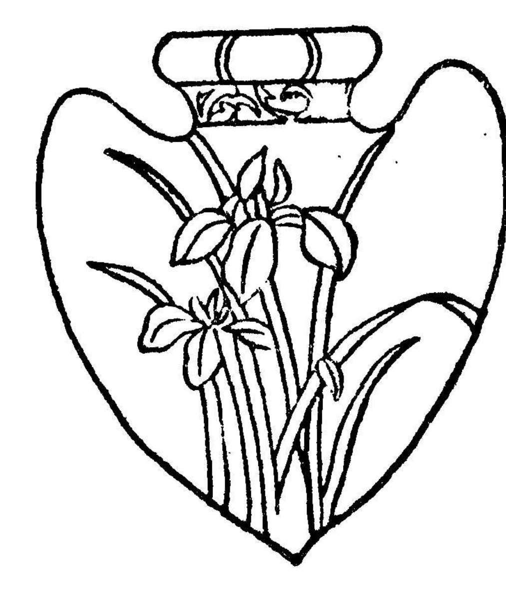
最後，關於西戰的本身，西政府軍長期支撐，現在頗感不易。馬德里目前的戰況很為可慮，倘使西京竟不幸陷落，那末國際不干涉的局面，將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倘使內戰竟長期繼續下去，那末生靈的塗炭，國脈的摧殘，更不知伊於胡底。總之，西班牙現在的演變，在國際干涉之下，已有欲罷不能之勢，牠這個榜樣，是應該在歷史上永遠垂作一種炯戒的。

美總統咨文

美總統羅斯福六日在議會發表每年一度的咨文，內容對於「新政」的繼續維持，予以特別重視，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新政的成敗，一般人對它，雖然觀點很不一致，但是現存的辦法，全是經過試驗後而保存的部分，大抵是不至於發生什麼很不良的影響。在去年十一月大選前，一般對羅氏修改憲法問題的態度，頗多揣測，現已證明羅氏將採取穩健主義，竭力維持民治制度。相信這種態度，是意在增進他的人望。

造艦競爭

英美日三國海軍，現已無條約的限制，據東京方面的觀察，競爭築艦之舉，目前已不可免。我們單就財政一方面着想，覺得這種政策是充滿危險性的。本週美政府提出了龐大的預算案，其中的國防經費，為前此承平時代所未有。日本則因新預算案龐大，日匯軟弱化，而於本月八日起施行外匯管理。這種竭盡國家精髓的競爭的意義如何，真令人不寒而慄。（素）



再寄北方青年

王芸生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二封信。

我寄給你們的第一封信，想來你們已有人見到了。在那封信寄出之後，我就預料它所可能引起的反響：這反響或是你們的眼淚，也許是你們的怒罵。

在最近，除了朋友們應有的話語以外，我接到兩位青年讀者的來信。一封信是從北平寄來的，寫信人是一位高中快畢業的學生，他是反對左傾的，甚至主張政府用嚴厲手段取締。我不同意這辦法，所以無須徵引。另一封信是由南京寄來的，是一位剛從初級師範畢業的青年，他的思想很可代表一般對現狀煩悶而想向左走的青年，我願意把他的來信公開給一般讀者。他的來信如下：

芸生先生：

讀你「寄北方青年」一文，我很感動，可惜這種文章太少了。你似乎專指北方青年而言，然而南方的青年呢？這種暫時的沉默，積年累月，心頭的抑鬱，一旦爆發起來，怕更不是像今日這樣「可擔」的局面了。

我是一個初級師範畢業的學生，剛剛離開學校，社會的經驗有限，但牠給我的影像太壞了。社會彷彿是「一枝老槍」，十年二十年的積癮，不是可能戒除的；即使暫時戒除，生理機構也崩潰不堪了。這種人還有什麼希望？何必再去亂化胡用，遺累子孫呢？我想還不如把子孫好好的教養着，這種「行屍走肉」的老朽，老實把牠送進墳墓去罷！

期待新社會的實現，作我這種想頭的，恐怕不在少數呢？

在今日這種情況之下，現狀又不能改善，處處予人以失望，甚且變本加厲，青年們忍無可忍，自然要果決地担負起改造社會的使命了。這不僅單是一個救亡問題，而是拿救亡來做出發點，以期舊社會的迅速死滅，新世界的加速誕生。

然而社會給我們的呢？除掉威脅壓迫，陰謀搗亂，從沒有作過正當的指示，還說我們浮動，說我們怕讀書，說我們被人利用，我們還有什麼好說。有誰知道許多有為的青年，就在這種社會劊子手下，由失望，而消極，而頹廢，慘酷地被埋沒了呢？

一個青年要想在社會上做事，假使沒有有勢力的親友作「後台」，就休想站得住脚，政界固不必說，即素以淸高自負的敎育界也不能例外。這已造成一種風氣，廉恥禮義在這種場合固無立足的地方，而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要談廉恥也是徒然，青年潔白如紙，要想周旋其間，就非用最大的忍耐不可，年復一年，這張白紙也逐漸變黑。等到澈底黑了，這點「剛愎」氣質也消磨完了，社會給他的定評是「有爲」，反之，「沒出息」。有些「硬化」的人，只好潦倒一世，我小學時代的一位師長，便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

我是學小學敎員的，敎員最要知道的是敎育，四年的敎學敎程，未必就完全有用。書本上的智識，等於空中樓閣，美則美矣，住則不可；又如臘製蘋果，看看可以的，拿來吃就不行了。而且大部人都喜歡表面，環境佈置得富麗堂皇，內容糟糕點可以不問，視察者看看表面也就能舉一反三了。我們沒有學到這套本領，往往吃力不討好，弄得莫明其妙，然而社會給我們的：「辦學不力」，我們又只好默忍。

其次，社會對青年也太不愛惜了，格殺勿論，恐怖的局面，現在依然存在。我想有史以來，救國犯的蓬勃，怕沒有再比中國今日這樣盛行了。而對于正在服務的青年，也一樣地執行着這種變相的殺戮。學校裏的鐘點，弄得我們昏頭黑腦，自己吃點苦固然活該，可憐出世不久的兒童也同樣地遭磨折。在上者不問實際情形如何，不負責任的瞎定，在下者爲維持生命計，也只好死命照着執行。單以南京市辦的短期小學而言，自早至晚，要上十點鐘課，其餘還不在內。人類畢竟不是牛馬，喉嚨啞了，唾液乾了，也自然拆爛污了。不問質的改進，只要量的擴充，一年化上多少萬，不問所得的代價如何，即使辦他幾十年，我想這種國民敎育不知對於國民究有多少裨益否？當局呢？不顧。取之於民，這就是「用之於民」嗎？陳衡哲先生代學生呼籲，我們做敎員的何嘗不明白，何嘗不痛心？不過不能說罷了。至於本身，進修的機會，固不必說，能够休息一會，已經「皇恩浩蕩」了。雖然明知落伍的危險，那也只好聽天由命。青年處在這種沉悶的「鳥籠」裏，消極，是死路一條，當局既然顧不得我們，那自然只好另找活所了。

我們並不是不聽當局的指導，我們忍耐够了，我們不能連最後一口呼吸也被窒息住了。今日的局面，不是青年妄動的結果，而是當局不顧我們的成功。

現在再看看鄉間的情形呢？貴報記者長江先生已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內，將西北社會的罪惡澈底的暴露出來了。其實這都是從內地學去的，這種情形也只有鄉村的小學敎師最淸楚，最體貼。一個鄉長，一個地保，可以操握全鄉的生靈，同時以特殊的地位，還可以勾結上層的區縣長，相互漁民，剝削一切。老百姓在生與死的分野上，消極的，聽之於天，掙扎的，挺而走險，流爲盜寇。盜匪是國家之累，是要淸剿的，數十萬紅軍治下的民衆，便作了今日政府「安內攘外」的唯一犧牲者。

青年是火，只有燃燒，他看不慣這種生活，他無理由禁止自己，時代這樣磨折着他，他還不該起來拚命嗎？

至於侵略者呢：東三省，華北，華南……在永無休止的吞食下，

我們還能忍受嗎？誰敢担保侵略者不侵略，羅馬協定剛剛公佈，墨索里尼指揮下的爪牙還不是照常進行，我們的東鄰誰能相信會就此罷手。談到準備，誰不希望，道高一尺，魔高萬丈，誰還能允許我們從容準備？我們不能讓全國亡了再起來救亡，我們要蔣先生立即起來抗日，大規模的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有進步，一切封建餘孽才能斬絕。否則，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局部的治療，是永遠弄不好的。

我是一個入世很淺的青年，智識有限，觀察錯誤，希望先生能够給我一個光明的啓示。

中國的報紙太使人失望了。今天是花柳專號，明天是性病特刊，好像中國人都是嫖客與娼妓，這種放屁報紙，離開「行將就木」的日子總不遠了。我希望大公報能够多說幾句人民要說的話——這是一個附帶的要求。

再見！敬祝

平安！

石　琳上一月五日

這封信可代表一個青年觀念的典型，它有痛切的煩悶，純眞的情感，在憤懣中未曾失掉自信。又因爲石琳先生業已離開學校，於國家出路之外，還帶有個人對社會對職業的煩悶。我這封信想單討論國家問題，關於個人社會方面的暫置不談。我不是規避，而是爲了論點易於集中。

青年對社會對職業的煩悶況味，我都了解。我的年紀雖不算很大，在人生途上也已嚐盡了不少的甘苦。我若寫一篇自傳，我相信可以普遍博得青年人的眼淚，也許能够給煩悶青年一些慰安，但現在不是我向人訴苦的時候。

單談國家問題，石君的來信中包括兩個要點：一個是青年的政治態度問題，另一個是抗日問題。

我想先談抗日問題。

「抗日」這個口號與「對日不抵抗」是相對的。抵抗是動物的本能，凡是動物對於橫暴的侵襲沒有不抵抗的。我以爲「抗日」這兩個字，它的本身的意義就是消極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爲一種政策，更不能成爲一種主義。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建國問題——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的問題。在建國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和阻碍，我們都應該用全力去解決和掃除。我們四萬萬人一致把這一個大目的擺在心裏，一致努力向前進行。誰要阻攔我們前進，甚或强拖我們後退，我們便向誰抵抗。日本如此，我們抵抗；其他國家如此，我們也一樣的抵抗。不過抵抗究竟是消極的，我們的積極的目的是建國。

建國是一個大目的，隨着這個大目的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却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的需要第一個是國內的統一，經濟上的需要主要的是能自給自存。在經濟上我們離開自給自存的程度還遠得很，還需要我們努力的走。在政治上的國內統

一，現在總算已有了規模。我們應該先把這一點確定了。這一點可以說我們的建國的基點，必由這個基點出發，才有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可能。在這個基點（國內統一）上，我們還有一些缺欠，先應該把它補足。西北角上要用些功夫，整頓華北也是很自然而遇到的問題。我們基於建國的要求，應該把畸形的華北正常化了。綏遠的戰鬪是我們的抵抗和自衛，接着的問題便是肅清察北，調整冀察，殷汝耕的竊據冀東，當然予以驅逐。這些事都是我們建國途中的清道工作，問題並不是抗日，「抗日」二字當然更不能概括我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不必問政府抗日不抗日，但必須問政府是不是要做這些建國途中的清道工作？我不是政府的辯護士，也不是政府的死對頭，據我的考察和了解，政府是有做這些工作的決心和準備的。我敢說，假使政府沒有這種決心，它便不配做我們的政府！

自然，我並未曾忘記了我們的東北。海枯了，石爛了，我們中國人也忘不了這件事！不過我們的建國大業是一個萬里長征，我們要走了一程，再走一程。

談到經濟方面，我們還是個半殖民地的地位。說不定我們的國家將來在政治方面已得到獨立解放，而我們經濟還遲留在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在這一方面需要我們長期的認眞建設，認眞努力。近數年來政府已知在這方面努力，且已有一些成績。當然的，在建設初期不免要有些浪費和幼稚的現象，但那是可以逐漸減少的。有人看了江西公路的狀況或許會灰心，但那只是全局中的初期現象。一年以前，一位朋友對我說，他要寫一篇「建設亡國論」。我當時很鄭重的對他講：「你這話若是說說笑話罷了，可以不論；你若當眞要寫這篇文章，我勸你千萬不可。」朋友明白了我的意思，那篇文章未曾出世。我的意思是這樣：在現階段的中國裏，我們需要政府有爲。「無爲政治」治不了現在的中國。行爲中將不免有浪費或錯誤，却正可由行爲去彌補或糾正。

我們綜觀近數年來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可說完全集中於國防的大目的。這是對的。我們需要自衛，尤其需要有經濟基礎的自衛。我們應該先建設起國防工業，而民族工業也就自然聯帶推進了。譬如我們修鐵路，設工廠，是國防，也就是經濟。我們的建設，必須把國防同經濟兩個目的聯繫在一起。這一點要請技術專家特別注意！當我們設計及興辦一種事業時，要調合國防的目的，同時必須計及以事業的生產來維持和發展事業的本身。蔣百里先生曾幾次同我談起他的「國防經濟學」，他的理論中心，是「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的一致」。他說，譬如蒙古人的馬，西洋人的船，是吃

飯的傢伙，同時也就是戰鬥的傢伙。我們祖先的井田制，是一個經濟的單位，同時也就是一個戰鬥的單位。跟着農業經濟的衰退，我們漸漸失去我們祖先的這一套本領，國家因之也失去獨立的尊嚴。我們現在要講軍事和國防，便絕不能與經濟分開。蔣先生的話，就是我們所應信奉的眞理。

在經濟建設上，將不免借重於外資。這個問題或不免有人懷疑，但它是一條可能的路。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曾經走過這條路，我們當然也可以走。當然，這條路失敗時將會更加深半殖民地的狀態；但它是去成功之路一條可能的階梯，我們要穩健的往上登。成功是我們的前途；假使失敗了，那不僅是政府的瀆職，我們國民也要負責任的。

其次，說到青年的政治態度問題，無疑問的，我們應該共同培植並督促現在國家的中心勢力，正確的走上建國之路。取消了現在的中心勢力，另外再建設一個勢力，那是打不清算盤，它的結果，會證明那是愚蠢。我們建國所應採取的方式，理想的烏托邦我們不應空談，我以爲土耳其復興的歷史是值得我們細讀，並且是可能取法的。從國際關係上講，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東亞有一個土耳其式的中國，不用說是蘇俄的大掩護；用遠大的眼光看，更是日本的利益；至於歐美那就更不必說了。（我這個看法，一部分日本人士或許不大了解，我將根據中日兩國的情形，另外寫一篇文章發表，題目大概是「東亞幸福的途徑」，這裏且不多談。）

其次亟要談的便是現政府的做法問題了。中國的建國大

運動，這個領導權是握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手上的。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這個領導權更加確定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將如何執行這個大任務，那是全國國民應該一致注意的。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再發表一封讀者的來信如下：

芸生先生大鑒：

綏北匪患未平，陝甘將領又告叛變，全國人民，憂皇憤慨，不可形容，向來麻木不仁之國民，一變而敏於感覺，審乎利害。此是一種好現象，自建國二十五載以來所未有也。人民既深知國家生存之條件爲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故凡遇土地受人侵略，政權遭人破壞之時，必出全力擁護政府，以期增厚防禦力量。由擁護政府，從而信任中央掌理軍事政務之領袖，乃純粹出於恐懼亡國滅種之意念。於人既無所偏愛，於黨更無所阿私，此人民之眞意所在，辨察不可不審也。過去黨之地位，惟一不二，崇高無倫。國以黨治，因應若是；然而黨權愈高，責乃愈專。比年以來，農村經濟衰落，工廠效率減低，學風頹廢不振，匪共擾亂未平，其他天災人禍，多不勝舉。藉曰此爲失政，而以責任歸諸專政之黨，其何可辭？在國家多難之今日，民衆心理，正以集中力量，齊一步驟，鞏固國本爲目標，不遑他顧，斷無餘暇，從事清算舊賬。此爲至可慶幸之事。但人民一旦覺悟，備具鑒別能力，則今後所期望於政府者，將更懇切而熱烈。苟謀國致治之道，未能維繫民心，安知不因失望而懷疑，由沉悶而走極端乎？是不可不慮也。如何禦侮制敵，固爲重大問題，然辨其緩急，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換言之，當前之主要問題無他，即爲如何把握此千載一時

之機會，保養此萬衆一心之民氣，弗加摧殘，弗令渙散而已。國家力量，全在人民，苟能猜忌悉泯，一致為國，力量自厚，以之對外，當無不勝矣。間嘗觀察，過去黨的行為，得失參半。事實如斯，未可諱言。孰得孰失，固宜切實檢討，加以調理；至於未來大政，尤當確定方針，明白宣示，使全民曉然於國策之概要，無疑無貳，共同努力於復興邦國之工作，則其進行之順利，收穫之美滿，可以預期。設或以為方今民意，一致傾向中央，莫非黨員歷年活動之殊績，復興工作，基礎已固，自信功成。即此一念錯誤，可重召十年禍患。建國以還有復興機會而不知把握者，豈止一次。言之可痛！今幸機會復至，可貴直同黃金，倘復蹉跎自滿，不知珍惜，坐令消逝，行見整個民族重墮深淵，黑暗沉淪，永無自拔之日！

執事目光犀利，度早已洞察癥結，無俟曉曉；顧心所謂危，終以一吐為快。素仰

執事文章名世，見解透切，私衷佩服之餘，輒貢感想，以質　高明。倉卒以言，辭不稱意，唐突之咎，惟希　曲恕，為幸。此頌

撰祉。

沈觀謹言，一月五日，唐山。

這封信是從殷汝耕治下的唐山寄來的，這一片憂國愛政府的苦心，使我由感動而起深切的共鳴。沈觀先生於誠慮國民黨員或有自滿的心理之餘，說：「即此一念錯誤，可重召十年禍患。」我讀到這個警句時，竟打了一個寒戰！國民黨啊！你對於國家的任務太重大了！你將如何戒慎戒懼的來履行這個莊嚴神聖的大任務呢？我以為國民黨及其黨員應該痛切認清這個大任務，放寬襟度，走一條公正和平的坦途。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我就同朋友們估量，我認為西安事變的結果如實現一個惡夢中的景情，必將逼着國民黨走上一條狹隘而反動的路；蔣先生如平安脫險，重任國家領袖，則國民黨必將更開明的走上民主的路。這條路就擺在我們的面前，國民黨想能認識得更清楚。將於二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第一個遇到的必然是國民大會問題。三中全會應該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並將以前的選舉法再考慮得進步一些。經過這個階梯，我們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個比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而下，可望團結全國力量以擔當建國的任務了。

這是目前最順理成章的一條路，我們有權力要求它的實行！

二十六年一月十日於上海。



最近學生界的嚴重問題

—青年思想上的衝突，憂患，與挽救—

田光程

一

一年以來，在我腦際縈迴着一個問題，這一個問題，越來越嚴重。這便是「青年思想上的衝突，憂患，與挽救」。半年來因爲歐洲左右鬥爭激化，給我們的影響，使青年思想上的衝突與憂患日益加重。最近西安變亂的爆發，使這個衝突頓趨尖銳，它的憂患也隨着發展。結果青年學生界分成左右兩派大勢力，互相仇視，互相鬥爭，互相水火，鬧得學生界極度不安。而它最嚴重的影響，是將來國家民族的禍患。吾人心所謂危，萬難緘默。敢振臂疾呼，請國人注意挽救，求青年界及早反醒！

二

民八五四自覺運動的興起，是青年注意政府參加政治的開端。這時的政治思想雖然性質上有急進緩進的分野，但是兩者的目標都在改造，或革新，所以有一段時期的合作。厥後這兩種思想逐漸分離且逐漸水火。到在民十六年國共分裂，左右思想的衝突，已達極點。十六年以後，左傾的實力雖被壓抑，左傾的思想却日益蔓延。這是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之反映，注意社會思想的人是十分明白的。民二十年以後，隨着國難的爆發，青年人痛感到外患的威脅，同時也痛感到屈辱退讓的苦悶。這種現象正給左傾的人一個號召的口實與抓取羣衆的機會。五年以來，在學生大會中最受人歡迎的是激烈的言論，右傾的言論是永遠抬不起頭來的。一切羣衆組織都把握在左傾分子的手裏，右傾的勢力幾乎微弱得可憐。這是客觀環境所逼成的事實，這種事實只有我們生活在學生圈裏的人最能了解。

因爲歐洲法西斯勢力的猖狂，近年有所謂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聯合的人民陣線與法西斯所號召的國民陣線的對抗。去秋西班牙內亂爆發後，人民陣線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青年是最會學乖的」，（陶希聖先生語）所以學生界也漸漸

有所謂人民陣線的醞釀。前年「一二一二」「一二一六」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就提起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口號。迨人民陣線之說在國內興起後，這個口號更得到有力的發展。如果史家論斷西安事變的起因時，不能不提起前年學生運動對它的影響。就因爲這種不可思議的學乖，左傾的思想成了領導的勢力。相反的右傾思想欲對抗而沒有力量（因爲沒有羣衆），所以造成一面壓倒的形勢。

近年左傾的勢力極力組織青年羣衆，（譬如「民族解放先鋒隊」是北平各校最普遍的秘密組織）所以一有羣衆運動他們很能表現號召的力量。顯然的，前年十二月北平學生運動的勃發，是受左傾勢力的領導。這個運動雖然遭受到當地的壓迫，然而他表現的力量是十分重大的。右傾的勢力也一向有組織，（如用××社的名義）前年學生運動後，關係方面認爲有積極培植右傾勢力以牽制左傾勢力的必要，所以一時各校××社頗多興起（按××社都是秘密的組織），但始終沒有力量領導羣衆。可是它發生了另一個作用，便是學生團體的分裂。去年一年中，各校時時有學生團體的對立（如學生會與學生救國會對立）彼此互相破壞，互相傾軋，甚而互相毆打，鬧得沒有一個學校有一個健全完整的團體，這是彌可惋惜的現象！

最近西安事變的爆發，使青年思想上發生大衝突，使學生團體中發生大分裂。（甚而沒有團體的，也互組團體以對抗）無論這次西安事變是怎樣的魯莽，主其事者是怎樣的不肖，然而這次的事變決不可與已往軍閥的叛變等質齊觀，它是具有政治思想的意義的，這也就是國人所以殷憂怕演成「西班牙第二」的原因。西安事變發生後，聞西安學生會有示威遊行。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曾有響應叛變者八項主張的宣言。各校學生會也或有類似的表示。然而大多數無黨無派的羣衆，是不能同情那種叛變的。前曾言之，幾年以來一般青年是不滿現狀的，然而一年來政府當局的勵精圖治，特別是西南事件解決後國內統一局面的形成，給了大家一個很大的興奮。此後外交國防之强硬表示，頗有轉移大多數中立青年觀聽的力量。大家的意見是：政府與領袖雖然不盡使我們滿意，然而爲抗敵救亡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政府與有實力的領袖。爲了抗敵救亡，是我們擁護政府與愛護領袖的惟一理由。

這種認識半年以來十分有力，青年們談起國事除了有確定的政治信仰與成見的人以外，大致都抱持這樣的見解。這次西安事變雖表面喊着抗×口號，然而大多數人不相信推翻統一的政府與刼持軍政領袖而能抗×。同時且認爲這種叛亂足以推毀國防，助長敵焰，甚而促成國家的速亡。基於這種

認識，大多數中立羣衆不滿意左傾分子所領導的學生團體的表示。而且痛恨這種表示！因此左傾的勢力頓時失掉了羣衆的同情，右傾的勢力得到一個廣大發展的機會。從此兩種勢力進入實力搏鬥的階段，各樹組織，各抓羣衆，宣言的互罵，實力的相毆，各學校鬧得烏烟瘴氣，有心人皆疾首痛心！陶希聖先生很感慨的說：「你們不學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學蘇俄的十一月革命，而會學亡國有餘的西班牙，是何故耶？是何故耶？」這是思想家的感慨，這種感慨吐出現在學生界的危機！

二

在十二月十七日的上午，××學生爲討論時局問題曾召開全體大會，在那次大會中，左傾的分子高喊着：「張學良是抗×的，抗×的我們要擁護！我們要請求南京政府容納張學良的八項主張！」右傾的分子也高喊着：「張學良是叛國的，我們要擁護政府的討伐令！消滅叛逆！消滅土匪」！這種激辯亘延三小時，鬧得每個人頭昏目眩，最後還是在無結果中混亂的散去了。

這種現象不僅是一個學校的現象，幾乎是北平各個學校的現象。

青年思想上的衝突，造成現在學生界的分裂，種下國家前途的隱憂，這是我們萬萬不可輕視的。前已言之，從西安事變以後，各校學生團體的分裂益趨尖銳化。互相攻擊，互相侮蔑，甚而互相鬥毆，團結的精神消滅殆盡，友愛的意義完全消失！最近平市又有新「學生聯合會」的產生，與舊有的「學生救國聯合會」對立。彼此互以「僞」字相加，將形成左右兩大勢力的鬥爭！今日國家外患日益迫急，青年學生界正宜團結，像這種自相水火自亂陣容的現象，不僅爲仇者所快親者所痛，實在是救國力量的自相抵消。西安事變以前，左傾的勢力比較有嚴密的組織，比較有多數的羣衆，所以左右的鬥爭是一個壓倒的現象，不是勢均力敵的衝突。西安事變以後，給了右傾勢力一個大大發展的機會，他們的組織也擴大起來，從此兩方面的鬥爭日益激烈，結果造成今日互相水火的現象。從此看不見一致團結的組織，看不見一致團結的行動。攻訐，辱駡，傾軋，破壞，鬥爭，成了普遍的現象，甚而把整個的救亡目標也放棄不談！這是我們所以凜凜危懼的原因。

今日的青年，無疑的是明日國家的主人，今日在學校互相仇視，互相攻訐，互相鬥爭，將來在國家社會的表現，也誠恐是今日在學校現狀的重演，這是我們目睹今日情況而爲國家前途抱悲觀的原因。幾年來我們看到政治舞台上人物的悲歡離合，想想它與國難發生的關係，眞已不寒而慄。如果現在的青年仍沒有這點覺悟，還在努力作自殘的訓練，誠恐鬩牆未已，國已先亡，那時我們還談什麽救國？因爲這是一個思想的衝突，不是一個偶然的衝突，所以我們沒有法子不爲國家前途杞憂。青年們！我們要拋開成見，爲國家前途，

民族前途三思！

四

幾年以來，政府當局對於青年運動學生組織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各方面是採取高壓政策的。我們拋開這種政策的是非不談，單就這種政策的效果說，反而得到相反的作用。明白羣衆心理的人都相信，羣衆只可以善導，決不可以壓迫。譬如說，前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如果不遭到當局的打擊，或不致再有壯烈的「一二一六」的行動。這是身與其事的人的共同感覺。去年初春，行政院曾明令解散北平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冀察當局尤三令五申要停止一切學生團體的活動，而實際都不曾發生任何效果，反使學生組織日益加多，學生活動漸趨密秘，學生訓練日漸緊嚴。年前十二月十二日，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曾領導全市各校學生舉行一次慶祝收復大廟的遊行示威，雖然處處遭遇到阻碍，然一呼而集者約萬餘人。當羣衆被留在景山時，大家可以萬口一聲唱起同一個救亡歌曲，單就這點表現已足够使人深思近年政府對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嚴密取締，不免引起青年界普遍的反感，與對政府當局的重大誤會。同時給反對政府者一個煽動羣衆的口實。這是愛護政府人反而不能同情政府這種舉措的原因。

我們注意學生情事的人，對於各校當局應付學生組織或學生活動的手段也不盡同情。有的學校極力攏絡學生領袖，使學生團體成了學校的御用機關，引起多數學生的反感，造成學生與學校的衝突。有的學校因爲學生團體不聽學校的指導，而採取壓迫的手段，結果還是造成學生與學校的衝突。領袖固應自省以往學生團體對學校當局的態度不免錯誤，以爲學生團體與學校當局就是站在兩條線上的，沒有法子通力合作。我們實在不明白這種理論的根據。但是如果學校對於學生團體不能予以善意的扶助，而以攏絡壓迫爲能事，也不是合理的辦法。

西安事變發生後，因爲學生團體內鬨的激烈，學校乃以解散或停止活動爲應付的方法。這種方法或可濟燃眉之急，但不是長治久安的方法，這是誰都想到的事實。

因爲我們深知學生思想衝突的情形與憂患，以及政府當局與學校當局對這件事應付的不當，我們很願意把個人體察出來的幾點意見寫出來，權供挽救這種憂患的參考。不過茲事體大，非幾條辦法可以藎奏膚功，有些根本問題甚需要政府當局的考慮與國人的深思。同時更願向青年界呼籲，使大家共同認識今日的現象是一種自殘的行爲，大家需要痛切的反省與覺悟。我認爲今日青年思想的衝突不是絕對不能調和的，因爲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與志願—救亡抗敵—。在這個目標下不僅大多數沒有立場的羣衆可以完全一致，就是有立場的人在這條線上也不難合作。我個人對於挽救的意見可分三方面來說：

第一，先說對於政府的期望。挽救青年思想與行動大分裂的一個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政府積極地衛國抗敵。那一次

羣衆運動是離不開政治作用的，有背景的人所以能一呼千應，有它客觀的原因。九一八事變以後，青年人感受外患的威脅最爲敏銳。他們所見到的是領土主權的日削，與恥辱危機的日重。一般青年在這種情勢下發生無限的苦悶，懷滿腔的悲憤。如果有打破現狀迎合羣衆心理的言論與行動，無疑的要受到羣衆的歡迎。前年十二月在華北危機中所發生的學生運動，是北平學生普遍的行動。它不久可以波及全國各地，也因爲它有客觀的原因。近半年來因爲國家統一局面的形成，外交國防漸漸表現自主的力量，大家略明白政府幾年來的忍辱持重不是沒有目的的。因此大多數人很有擁護政府愛護領袖的傾向。西安事變以後，這種表現尤爲明顯。如果政府今後在外交上能繼續採取強硬的態度，同時並充實國防的實力與積極侮禦的行動，不僅大多數青年要一致擁護政府，就是有背景的人，也沒有藉口活動與利用羣衆的機會，況且抗敵救亡是各黨派共同一致的信念。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藉執行這種共同信念而消弭青年思想上的衝突與憂患。

挽救青年思想與行動大分裂的第二件應作的事就是外交要相當的公開。幾年以來政府對日外交大多採取秘密的方式，其結果又多是喪權辱國，所以深滋青年的惶惑。同時也給有背景的人一個宣傳的機會。懂得外交的人，知道外交活動不能完全公開，但有的外交却利於公開。特別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很需要羣衆的輿論與羣衆的力量作後盾。如果相當的公開，一方面可使青年人了解政府的苦衷，同時又可作政府的聲援。否則徒引起大家的反感與惶惑，激起青年思想的與行動的偏激。我們希望政府今後在外交上表現一種維護國權的力量，同時在有利的場合盡量公開，使青年盡可能了解政府的政策與舉措，它間接的影響，很可緩和青年思想上的衝突。

挽救青年思想與行動大分裂第三件應作的事，就是政府對於學生組織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各方面，採取開明的政策。且不論這些都是約法所予以保障的民權，單就政府的利益說，壓迫取締不是安全妥當的辦法。我們希望政府對學生組織與行動採取一種寬大包容的態度。不壓迫，不破壞，領導他納入正軌。關於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政府應在不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條件下盡量寬容，惟有寬大誠懇才能使偏激的思想不更偏傾，使左傾的分子不更走極端。這是最開明的政策，這種政策最少可以緩和青年思想上的衝突。

我所提出的這三點，自知不是調和左右衝突最根本最完善的辦法。但如不同政治思想集團在抗×的目標下携手合作，是消滅這種衝突與憂患最好的方法。這個問題是尙待吾人思索的。

第二，我們認爲各校當局對青年思想與行動的突衝也頗有盡力的餘地。西安事變以後，因爲學生大分裂的鬥爭無法收束，各校乃以解散學生會或停止學生會的活動爲應付的方法。（停止雙方的活動）我們認爲這不是健全的辦法。至於已往學校對學生團體的壓迫或御用，都是十分錯誤的。我們

認爲學校對學生團體只應該開明的扶持與善意的領導。使學生團體不與學校對立，且能與學校表現合作的精神。如果學生團體有分裂，學校要善意的勸阻，學生思想上有偏激，應該由受青年信仰的教授加以誘導，許多政治意識不健全的青年，他所需要的是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年人的領導，萬萬不可假手任何勢力以作離開教育立場的行動。陶希聖先生有一次曾說：他佩服在思想上有訓練在學術上有修養的眞正革命者，同時不同情那種淺薄的，盲動的，幼稚的假革命者，如果有這種人，我們要好好的勸勸他。同時他又說，今日青年思想上的混亂現象，今日負責任的中年人不能不引咎自責。我認爲陶先生的話是頂有敎育意義的話。總之，我們希望各校當局對學生界因思想衝突而發生的分裂，要以最開明，最善意的方法予以挽救。這是一個艱巨而複雜的問題，需要各方面誠懇善意的努力。

最後，我認爲青年本身有些地方應該痛下覺悟。（一）我們對於政治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既不可盲動，尤不可只講目的不擇手段。譬如同情西安事變的青年，應該覺悟這幾乎是一個錯覺。無論變亂的主動者喊着什麼口號，要知道變亂的主持者根本不會成什麼大事，更談不到什麼主義革命。如果附和他，這是盲動。（二）我們青年並沒有處於實際政治的地位，對於政治問題政治主張最好不存什麼成見，要以虛心研究的態度看一切問題，這樣自不會發生思想上見解上的水火。（三）我們不反對青年人有政治信仰，與政治性質的活動，因爲我們很需要訓練自己。不過我們應該有一個新覺悟，就是政治道德的培養。政治上的鬥爭，要以政治主張政治成績來號召羣衆，不能欺騙羣衆，不能攻擊對方個人的私德，甚而最好不因政治見解不同而傷及個人的友誼。處於實際政治地位的人，在一個現代進步的國家，尙不難達到這個目的。（如英美競選時，兩黨儘管激烈競爭，但均以政策及政治成績來號召，並不攻訐個人的私德。而且一旦選舉揭曉，失敗的黨魁總要向成功的政黨首領致賀意）處於實際政治圈外的青年，十分需要修養這種政治上的道德。今日彼此私德上的攻訐，（如甲罵乙領盧布，乙罵甲領法幣，這是現在學生界最時行的罪名）與夫傾軋，欺騙，破壞的手段，是絕對要不得的。換言之，大家在政治思想上儘管不同，應該在合理的範圍內，各自活動，用不着像今日這種烏烟瘴氣的混鬥，種下國家將來的禍根。（四）我們深深的希望各種政治思想不同的青年人，要以國家民族爲重，在同一的目標下團結起來。今日吾人最迫切的責任是救亡圖存，而救亡圖存又是大家一致的信念。外患已逼於眉睫，鬩牆仍急如星火，誠恐內鬩未已，國已先亡！我們要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覺悟，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下團結起來，先挽救國家的危亡。今日已不容再有內鬩自殘的行爲，安道學生界不能首先實現團結嗎？

二十六年，一月四—五日。北平。



察北風土記

張其昀

察哈爾省以長城分爲南北二部，察北爲塞北之一部分。明初永樂帝曾幾次親征塞外，皆經察北之地。他曾向一位侍臣金幼孜（江西人）說道：『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則又平也。』他又說：『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說：『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眞耶？』永樂帝說明高原形勢，可謂要言不繁。蒙古是一大高原，由多數侵蝕平原（Peneplane）和盆地組合而成。一般言之，甚爲寬平坦蕩，海拔約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上。在此高原之上，偶有邱陵與盆地的變化，但相差也不過二三百公尺，且坡度皆甚徐緩。元邱處機詩云：『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沒大山。』清闞寧詩云：『天如覆釜晴光遠，地似層波去路長。』其他若『躍馬長城外，方知眼界寬』等名句，都是很好的寫實文字。前人嘗謂雪景至於塞外，蒼茫萬里，一望無垠，曾無溪山竹石茅屋板橋少爲點綴，此誠空明洞遠之至，爲雪之大觀也。

邱處機謂地無木植，亦是實情，通俗所謂蒙古草地，地理學亦稱爲塞北草原。其原因在於雨澤稀少，樹木不能生長。河流亦因水量缺乏之故，不能暢流入海，大都半途而廢，瀦於鹽湖。蒙語稱鹽湖曰淖爾，古代地志特稱曰濼。張北縣之安固諾爾，乃遼代之鴛鴦濼，即其著例。張鵬翮云：『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何其賤耶？天下有以少爲貴者，水且然矣。』農田固然靠水，牧場亦賴水利。前人詩云：『遙見馬駝知牧地，時逢水草似漁村。』淖爾不問大小，都是難能可貴，多倫又稱多倫諾爾，諾爾即是淖爾。

蒙古高原的南邊，地勢突然變遷，界限至爲顯明。「出塞」的情緒，即由旅行至此獲有深刻印象而起。塞的本義爲關塞，足見其地勢的險要。高原邊緣常因斷層作用形成峭壁，或稱峻坂，僅賴少數山溝爲上下交通要道，當地稱之

曰壩，如張家口北面之韓努壩與神威台壩，其最著者。從前曾在上述二壩測勘鐵道路線，據報告書所言，工程上困難程度，當不亞於南口北面之居庸關，從壩下至壩上，大有行路難之歎。此地附近的高原峻坂即歷史上著名之野狐嶺。張家口（萬全縣）海拔八百公尺，上嶺至張北縣即昇至一千三百六十公尺。同樣情形，綏遠省會歸綏有大青山聳峙於北，其山口曰吳公壩，亦爲塞外交通要道。世稱張家口曰東口，歸綏曰西口，比較東西二口之位置，及其軍事上的價值，頗有意味。

因高度與緯度之關係，塞外冬季甚爲嚴酷。當十一月裏，江南各地還是秋天，塞外溫度已降到攝氏零度以下。氣候學家以溫度爲劃分四季的標準，即在攝氏二十二度以上爲夏季，十度以下爲冬季，介於其間爲春秋二季。據張家口附近西灣子（海拔一一六七公尺）的氣象紀錄，其地冬季之長達一百八十五天，（自十月十三日至四月十五日）夏季僅三十天，（自七月五日至八月三日）其餘春季八十天，秋季九十天。由此可見塞北之冬竟居全年之半，最冷時溫度降至攝氏零下三十度至四十度。元周伯琦九月一日（陽曆當在十月）還自上京（多倫）途中紀事詩云：『九月灤陽道，塞烟暗遠垌，有山皆積雪，無水不成冰。』塞外十月已入冬令，所詠自是非虛。又前人詩云：『北陸初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尙凝冰。』蓋陽曆四月尙屬冬令，至五月間方爲春季，但早暮猶寒，惟亭午日色較爲暄暖。塞外夏季甚短促，洵爲消暑勝地。

元代以北平爲大都，多倫爲上都，每年四月（舊曆）駕至上都，至八月間開馬奶子宴後即駕返北平，其夕往往有霜。據西灣子紀錄，平均早霜爲九月十九日，平均晚霜爲五月九日，平均無霜日期僅一百三十二天。易言之，一年中霜期之長有七個半月之久，而無霜期即農作物生長時期僅四個半月而已。其最早降霜日期在九月十五日，最遲降霜日乃在五月二十四日，其絕對無霜日期不過一百十三天而已。多倫在長城北三百里，初霜日期自然更早。塞外農事五月方能播種，至九月收穫，每年僅有一熟，作物須以耐寒早熟者爲宜。

土壤分布視乎氣候狀況而定。張家口以北，因氣候寒冷，蒸發遲緩，土壤含腐殖質極富，生產力高，其上層色黑，下層有炭酸鈣聚積，稱爲黑鈣土（Chernozem）。黑鈣土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可是因爲天時限制，往往不能發揮固有的耕種價值。塞北黑土遍地芳草，至最近數十年始着手放墾。自張北縣附近至張北城北二百里，因雨量漸減的緣故，土壤中有機質較少，底土亦有炭酸鈣聚積，稱爲栗土（

Chestnur soil）。栗土帶也是向東西延長，與黑土帶平行。此帶耕地漸見零散，爲移民最北部分，如再加推進，因氣候的限制，已不宜於耕種。至栗土帶以北，雨量更稀，土壤呈淺灰色，含有機質極少，是謂漠境土（Grey desert）。其地因氣候乾旱，雖表層亦呈强烈的石灰性，爲强鹼性土壤，內有小鹽湖頗多，耕地絕迹，但鹹地生草放牧最宜。要之，黑土帶農業較盛，栗土帶耕牧並用，漢蒙雜居，漠境土僅供游牧之用，純爲蒙人區域。民族分布所受自然環境的影響，顯然可見。

草原帶雨量稀少，殊爲農業之障礙。据西灣子紀錄，全年雨量僅三百五十公厘，七月份雨量最多，約佔四分之一，五六七八四月所降雨量約佔全年四分之三。但每年雨量多寡不一，變率甚大，常苦旱災。又在一年之中，各月雨量分配亦逐年多所參差。往往春雨爲難，以致下種愆期，或秋雨連綿則收穫不足。冬季雖無作物，若積雪過厚，草地悉被掩埋，牲畜食料斷絕，死亡甚多，易成雪災。古史紀匈奴事，常稱某年大風雪，畜多飢餓死，國力大損，不復能大寇等語。最近如民國廿四年冬廿五年春，蒙地連降大雪，積深尺餘，災情奇重。

口外三件寶：「山藥蛋，莜麥，大皮襖」。此三者乃口外衣食原料，誠爲人民之寶。莜麥性耐陰寒，爲察北主要作物，用以代小麥麵。莜麥麵頗適口，且耐飢，勞動界食之最宜，惟在磨粉時，須先將麥粒炒熟。馬鈴薯俗名山藥，形如卵，故名山藥蛋，與甘薯同爲根作物，前者多種於山地，後者平地較多。當地習慣以馬鈴薯製粉或粉條，與莜麥麵並食。察北糜子亦甚普遍，糜子一名穄，與黍相類，黍即黃米，有黏性，糜子粒較黍稍大而不黏。性耐乾燥，爲沙漠邊緣之作物，其米炒熟，爲蒙人日食必需品，糜子麵可代小米麵。至於經濟作物，以油菜胡麻爲主，成熟期皆不長，由張家口輸出，供榨油之用。燕麥爲天然生長之牧草，人不能食。蘑菇亦係野生，一名沙菌，所謂「菌出沙中美」是也，運售口內，稱爲口蘑，味甚鮮美。据近時研究，甜菜（即糖蘿蔔）耐鹽力頗高，適於塞外土質，綏遠天主教堂試種此物之結果，亦認爲有推廣價值。

察哈爾嘗稱爲中國之阿眞廷（Argentina）此喩其畜牧業之前途。目前察北牧業之缺點，在平日不知收存牧草以禦歲寒，若能廣種燕麥苜蓿等牧草，則飼養牲畜之數，定可增加數倍。牲畜有牛羊馬駝四種，牛乳可供飲料及奶食，惜目前製造乳酪方法幼稚，不適於大量出口。蒙古羊肉風味絕佳，而羊毛大抵粗劣，屬於製毯用價值最賤之毛，但在世界市場上其需要仍甚大。故乳酪毛織製革等工業之發展，當可爲察北經濟開一新紀元。皮貨行銷內地者以羊皮爲最多，本地人所披大皮襖大都不挂布面。野牲皮以狐皮爲大宗，色紅毛厚，亦爲名產。馬匹則有關軍政，前清時在察北設有御馬廠數處，民國以後仍有軍政部所立之牧場。蒙古馬短小精悍，極耐勞苦，短程每日可行一百公里。七百年前，蒙古騎兵賴以掃蕩歐亞，最近俄國騎軍亦曾參用蒙古馬匹於歐洲大戰，博得極好之聲譽。口外草地在春夏秋三季爲牛馬運輸時期，冬季運輸必賴駱駝，大率每百餘駝爲一羣，稱爲隊商，在汽車路未通行以前，塞北交通蓋是隊商路。

蒙地全部財產，皆寄於畜牧，其他資源極少，可舉者僅有池鹽。察北烏珠穆沁旗即以產鹽之故較爲富裕。有名之達巴蘇諾爾，即在烏珠穆沁右旗與浩齊特左旗之間，每年產鹽至三十萬石，以牛車或牲駄運至多倫，銷行熱察二省，是謂青鹽。五代史四夷錄云：「阿保機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以地望考之，確指此處。白鹽產於蘇尼特右旗二連等處，味淡銷滯，僅供本省之用。察省最大之鹽湖曰達里泊，古稱魚兒濼，又名捕魚兒海子，乃因其產魚類而得名。地當多倫以北大道，元代於湖畔置應昌城，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即是此地。塞外礦業未興，僅張北縣西境土木路有煤田，用土法開採，供附近銷費。復以薪炭缺乏，普通皆以獸糞爲燃料。

察北民族分佈與土壤農墾之關係，已見上述。自前清光緒年間，始開辦蒙墾，分設縣治，至今已成立者有六縣及三設治局。（各縣局概況與交通參觀拙著張垣道里記，載於申報週刊）目前漢人分佈限於已設縣局地方，人口約五十萬。此等墾戶大都爲山西移民，口操晉音，直至多倫附近則操北

平音，與熱河語同調。農民生活甚為簡陋，其地少木材而北風勁，所住土屋皆甚低，不但鄉間少瓦房，即城內亦不多見。以羊皮襖為衣，山藥莜麥為食。所幸地曠人稀，收糧較內地多，若無苛政，民生勉可溫飽。

蒙族又可分為二區，即察哈爾部十二旗羣與錫林郭勒盟十旗。其不同之點，前者已設縣治，蒙漢雜居，各蒙旗設有總管，從前歸察哈爾統管轄，現受省政府委任，稱為內屬游牧部。後者迄未開墾，各旗王公仍行世襲制度。錫林郭勒盟為內蒙古東四盟之一，察哈爾部本無盟之組織，至民國二十三年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始改組為盟，以昭一律。八旗之地，半屬綏遠，在察北者為東四旗，在綏東者為西四旗。西四旗土地現雖改隸綏遠，蒙民仍由察省治理，省政府於各旗設有小學以教育蒙人子弟。八旗之外又有四羣，皆係國立牧場，今直隸於軍政部，因所用牧官牧夫均係蒙民，自成部落，合稱為十二旗羣。各旗交界之所無山河為識者，疊石為標幟，名曰鄂博。總計察北蒙族人口八萬五千人，內察哈爾盟八旗二萬三千，四羣二萬五千，錫盟十旗三萬六千。

漢蒙關係至為密切，經濟上農牧互易，以內地之炒米，麪粉，烟酒，茶糖，綢緞，鐵器等物，易蒙族之各種牲畜皮張蘑菇奶食之類，實為雙美互利之道。所謂游商者，即以車載雜貨往牧地行商，以物易物，凡蒙人家常日用皆仰給於此。大宗貨物則集中於張家口與多倫，再至天津出口。蒙人不擅工藝，即如皮靴氈貨等，亦由張家口作坊供給。蒙人信喇嘛教，多倫之彙宗善因二大寺，為內蒙最大之喇嘛廟，其活佛曰章嘉呼圖克圖，現由國民政府冊封為蒙旗宣化使。章嘉活佛半年駐多倫，半年駐山西五台山，以此關係蒙人多不遠千里至五台山進香。多倫為歷史上之一光榮都市，在灤河上流，元代稱為上都。我們雖不能在此述說多倫有趣味的故事，但要而言之，二千年來尤其近七百年來因經濟上政治上種種關係，蒙古族久已為中華民族之一分子，永遠不能分離的。漢蒙同胞能緊密攜手，是中國前途一大保障。

軍笳之什(三)

——獻給綏遠前線忠勇的將士

周青選

戰士的夢

戰士的夢：是一陣狂風，
捲起塞外黃沙的飛滾，
奪回錦綉河山的沉淪。

戰士的夢，是一曲壯歌，
激盪在空間，不會消磨，
你看，這勝利的，含笑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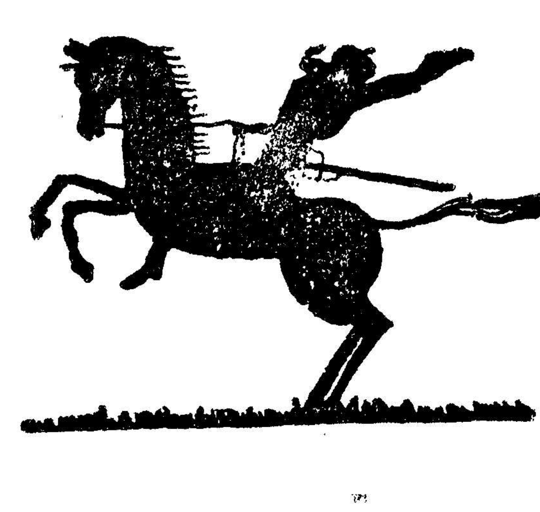
鏜！……

鏜！時代的鐘聲，激越，宏亮，
而又凄楚地響了，從今天起，
從今天起—脫下這桎梏的枷鎖，
不要恐怖，也沒有煩惱，
不必流淚，也無用咀咒，
我們要跟着時代走，
請靜靜地聽吧？那鐘聲—鏜……
鏜！時代的鐘聲，慘厲，流動，
而又猛烈地響了，警告我們！
警告我們——披起雄糾糾的武裝，
有的是血，有的是汗，
更有我們的勇敢，和刀槍，
我們要站在時代的尖端，
鼓勵我們作最後的搏鬥！那鐘聲—鏜……

衝破邊無的黑暗！

無邊的黑暗包圍了我們，
靜靜的郊野，伏着活躍的心！
這兒沒有歡樂，也不知幸福，
更撇下了親愛的父母，和家鄉。
忍耐下飢餓，痛苦，和冰冷的夜，
摸索吧，朋友！那兒有我們的光明。
隆隆的砲聲響了，正是生死的時候，
要生存，就得衝破這無邊的黑暗！

(完)



英法義關係的新動態與歐局

杜若君

一

混亂的歐洲，已在戰爭的危機中，渡過了一九三六年。義大利吞併了亞比西尼亞；德國片面撕毀了羅迦諾條約，國聯的地位逐漸衰落；條約的神聖完全破產；各國積極備戰；國際糾紛日趨嚴重；希忒拉與墨索里尼，挑動西班牙的內戰，燃起了國際戰爭的火把；在歐洲大陸以及地中海上，到處潛伏着戰爭的危機；大規模的戰爭雖未爆發，戰爭的條件卻漸漸成熟了。

過去一年間的歐洲情勢雖很令人悲觀，但在一九三六年結尾的時候，卻透露出一線樂觀的希望。在英法合作和英義諒解之後，法義也有恢復友誼的趨勢；消弭西班牙內戰的外交活動，正在積極進行。歐洲各國在極度緊張的局勢中，似乎又醞釀新妥協。

從義亞糾紛擴大後，英法義三國的關係，就陷在一種畸形的狀態。英義互相仇視，英法貌合神離，法義不相諒解。總而言之，各國互相猜忌，一切的國際合作，都不易推行。但現在英法兩國已經密切合作；自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演說，表示義大利對地中海問題的態度後，英國當局就作對義妥協的準備。接着兩國開始商談地中海紳士協定。英義地中海紳士協定，已經於一月二日簽字，同時法國也準備步英國的後塵，與義大利談判同樣的協定。羅馬的輿論，也有歡迎法義合作的表示。最近墨索里尼在里托利亞鎮演說時，曾表示願以正常的方法，解決國際糾紛。英法兩國為着對義讓步，也將駐亞比西尼亞使館改為領館，對義大利的併亞，作事實上的承認。義亞糾紛擴大後，英法義三國的畸形關係，漸有告一結束的可能。這使一般人感覺到：歐洲在經過了長時期的暴風雨之後，似乎又將入一個暫時平靜的階段。

二

英法義關係改善的展望，不能不令人聯想到斯特萊薩陣線的復活；一九三五年四月，斯特萊薩會議中英法義的聯合，似乎又將恢復。

所謂斯特萊薩陣線，是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羅馬協定中法義的妥協，以及同年二月三日倫敦宣言後英法的合作，作基礎的。原來在巴爾都作法國外交部長的時候，為着防止德國的膨脹，曾有一個包圍德國的計劃；他希望從倫敦起，經過巴黎，羅馬，三小協約國的首都華沙，以至莫斯

科，在國聯範圍之內，結成一個大鍊索，以應付德國的侵略。因此他要促進英法合作，並與義大利蘇俄聯合。不過這種計畫沒有實現，他已在馬賽慘殞。繼巴爾都而起的拉佛爾，依照巴氏的遺志，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赴羅馬訪問墨索里尼，締結法義羅馬協定，結束了戰後兩國的衝突，造成對德的共同陣線。不久，拉佛爾佛蘭丁又訪問倫敦；在二月三日發表了英法倫敦宣言。這樣，英法義三國的合作，便告成立。所以到三月十六日，希忒拉撕毀凡爾賽條約的軍備條欵，重整軍備後，英法義在斯特萊薩會議中，就形成了聯合對德的陣線。

在斯特萊薩會議之後，歐洲的外交情勢是比較光明的。英法兩國在倫敦宣言中，曾發表組織歐洲集體安全的綱領；它們以修改凡爾賽條約，在軍備問題上對德讓步，作交換條件，希望德國重返日內瓦，並參加中東歐的安全保障，及西歐天空公約。在斯特萊薩會議中，義大利接受了英法的意見；德國也有妥協的表示。五月間，法國捷克與蘇聯，締結了互助協定。從艾頓訪問莫斯科之後，英蘇關係也漸漸改善。全歐洲的國際合作，漸有成立的可能。

英法義三國的政策，並不相同；斯特萊薩會議中三國的合作，是不很堅固的。法國希望英義援助它去抵抗德國；英國則不願與德國為仇；義大利希望利用法國的合作，去提高它的國際地位，三國同床異夢；斯特萊薩的聯合陣線，不久就趨於破裂。全歐洲的合作，也因而失敗了。

促成斯特萊薩陣線破裂的，是英德海軍協定，和義亞戰爭。英德海軍協定的成立，引起了法義兩國對英的不滿；斯特萊薩的聯合，因此發生裂痕。後來因為義亞糾紛的嚴重，使英義關係日漸惡化；處在英義之間的法國，對兩國不願作左右袒，結果喪失了雙方的友誼。英國指責法國對義容忍，不忠於國聯盟約；義大利則指責法國與英國合作，反對義大利，違背法義羅馬協定中兩國合作的信義。英法義三國互相猜忌；斯特萊薩的聯合陣線，到此完全崩潰。

在斯特萊薩陣線破裂之後，英法義三國只有各行其是。法國因為英義的援助已不可靠，只有加緊與蘇聯合作；英國為着增加反義的力量，就對德親善；而義大利則出動二十萬大軍，到亞比西尼亞去「宣揚文明」。這時的歐洲是很混亂的；一切的國際合作，都很難推行。

三

義亞糾紛的擴大，使英義的友誼完全破裂。地中海上戰雲瀰漫，英義衝突，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法國因為追隨制裁的主張，引起義大利的指責。義大利因為遠征東非，使它在歐洲的地位逐漸削弱。全歐洲的目標，都集中到義亞問題上。這為希忒拉造下了機會，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就進軍萊茵，片面撕毀了羅迦諾條約；西歐的安全保障，被他破壞。

在義亞戰爭期間，英法曾設法促成對義的妥協，以結束義亞糾紛。英國一方面調動了大批的海空軍隊，在地中海戒備，一方與義大利試行和解。但墨索里尼卻表示：義大利寧作一天的獅子，不願作百年的綿羊；更因為英國輿論反對賀爾拉佛爾的和平計劃，於是英法對義妥協的希望，完全打破。

在義亞戰爭結束後，一般人都期待着義大利返回歐洲，參加國際合作。為着表示對義讓步，英國首先倡導取銷制裁，並將地中海的艦隊，減少

到平時狀態，法國也希望恢復斯特萊薩的三國聯合，放棄了制裁的主張。但因為義大利的要求太高，英法對義妥協的計畫又沒有實現。而新羅迦諾會議，也因而一再遷延，直到現在，仍沒有開會的希望。

英法對義妥協的不易實現，促成了德義的合作。德國為着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不願斯特萊薩陣線復活，所以拉攏義大利；義大利為着想對英法要挾，也願與德國聯合。從德奧協定成立後，德義關係就逐漸改善；到十月間齊亞諾訪問柏林之後，德義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

德義兩國合作，對英法有示威的性質。它們意中警告英法，如果不對德義讓步，它們將聯合採取冒險的行動。同時因為德義聯合的成立，使它們與法蘇之間，形成了兩種互相敵對的勢力。於是歐洲的國際糾紛，更趨複雜。

德義合作後，侵略主義的勢力更加膨脹。德國以承認義大利併亞為交換條件，要求義大利支持德國恢復殖民地的主張。兩國對西歐問題與國際聯盟，以及歐洲的一般問題，已經取得一致的意見。兩國都反對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使得歐洲的國際合作，更感困難。

德義聯合干涉西班牙的內戰，引起了地中海上很大的不安；隨着西班牙內戰的擴大，歐洲的戰爭危機，也日增困重。堅持不干涉政策的英法，雖然有消弭西班牙內戰的決心，但在德義聯合干涉之下，西班牙內戰的結束，是很不容易的。

德國經濟情況的惡化，使希忒拉不能不對外擴張。他一方公然提出收回殖民地的主張，同時為德國準備下大量的軍備，隨時準備發動侵略的戰爭。德國覬覦西班牙的資源，它企圖扶植佛蘭哥的政權，使西班牙變成德國的附庸；德國更計劃侵入捷克。現在歐洲人士，都在担憂希忒拉要對外作冒險的行動。

在義亞戰爭結束後，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勢力，逐漸膨脹；為着保護它的海岸線以及到東非的交通，它必須奪取地中海的霸權。亞得利亞海已經變成義大利的內海，在征服了亞比西尼亞之後，它在紅海與運河的地位，也逐漸強大。在西班牙內戰中，義大利更給叛軍以援助，企圖伸展其勢力於西地中海。義大利軍隊占領巴里列克群島中瑪育加島的事，已經是一件公開的秘密，地中海的均勢，漸被打破。

四

德國恢復殖民地的要求，影響到英法的利益；義大利在地中海的膨脹，使英國的交通要道，有被切斷的危險；德義合作後，法國在對德的陣線上，又增加了一個強敵；墨索里尼曾表示：德義是歐洲的軸心，兩國的合作，是歐洲合作的基礎。歐洲的領導權，似乎將要落在它們的手裏。

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城發表演說時，關於地中海問題，堅決的要求英國承認既成事實，對義妥協。他說：地中海是義大利的生命線，義大利的權益，應當受人尊重。既成事實，既然無法挽回，英義兩國就應當承認相互的利益，成立澈底的諒解。不然，義大利將不惜任何代價，以維持其權益。這給英國以很大的刺激；使英國感覺到，德義合作後義大利的氣燄更高漲了。為着應付義大利的威脅，它只有與法國合作；所以十一月五日艾頓在下院的演說中，特別表示出英法關係的密切。

英法義是地中海上的三大強國；義亞事件的教訓，使英國感覺到：沒有法國的合作，它是不能對抗義大利的威脅的。而為着保障英國「在萊因的邊界」，它也不能不與法國合作。尤其在德義合作後，英法如果不能合作，歐洲的領導權，將落到德義的手中。所以經過兩國當局的努力，英法的合作就實現了。

英法的合作，提高了兩國在歐洲的地位。從前因為兩國意見的分歧，給德義的野心造下了機會。德國的廢約行為，沒遇到有力的反抗；對於義

夫利侵亞的計畫，也完全失敗。現在英法已眞誠的合作，當然可以增加應付德義的力量。

英法合作後，使兩國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轉趨積極。兩國共同建議德義葡蘇，切實履行不干涉的義務；並一致向德義提出停止派遣志願軍的警告。在英法的聯合壓力之下，德義兩國，是不能不重新攷慮其對西班牙的政策。

英法的合作，使西歐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英法兩國外長都曾表示：英法比三國中，如無端遭受侵略，將互相援助。兩國雖未成立軍事同盟，但這種表示，卻使羅迦諾條約撕毀後的西歐局勢，漸趨安定。即使新的羅迦諾條約不能成立，英法的聯合，也足以防阻德國的侵略。

五

英法合作，雖然提高了兩國在歐洲政局中的地位，但兩國當局，並不因此感到滿足。英國反對各國間結成互相敵對的同盟；它對於德義與法蘇的對立，向來保持中立的態度。但在英法合作之後，它就無異間接的加入法蘇的聯合，與德義處在對立的地位，這是它所最感困難的；它所以要設法與德義成立諒解。法國所希望的是包羅全歐洲的集體和平組織；它希望因爲英法的合作，使歐洲的集體安全制度能够建立。所以兩國都希望將英法合作的範圍擴大。

英法兩國都感受到德義合作的威脅；爲着歐洲和平，它們必須打破德義的結合。它們以爲義大利很有回到斯特萊薩聯合的可能；所以兩國都在設法與義大利妥協，分化德義的團結。

德義兩國的合作，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强固；兩國在中歐的衝突，仍沒有完全消滅，它們的結合，只是對於英法的一種敲詐。對於義大利的政策，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基本政策和威脅手段。義大利需要對外擴張，它的政策是富於彈性的；它不會與任何國家發生永久的確切的關係，只要與它對外擴張的政策有利，它可以與任何國家合作。年來義大利不斷的利用混亂的國際情勢，投機取巧。它利用法國的反德情緒，在羅馬協定中與法國結成共同對德的陣線，鞏固它在中歐的地位；並利用法國的友誼，去侵略亞比西尼亞；現在它則企圖利用德義的合作，要挾英法對它讓步；只要英法的讓步能使它滿意，它是可以與德國疏遠的。況且德國的經濟情況日漸惡化，它與德國合作，並得不到什麼利益；而在亞比西尼亞的開發中，它必須得到英法資本的援助。只要英法能對它讓步，它當然不會聯合德國，去反對英法了。義大利絕不能放棄英法的友誼；這從它不退出國聯，就可以得到証明。目前它利用時機，等待英法的讓步。現在因爲德國國內情勢的惡化，希忒拉有對外採取冒險行動，以鞏固其政治地位的計劃；墨索里尼雖然需要對外擴張但因爲義亞戰爭後元氣尚未恢復，目前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它對於希忒拉的冒險政策，是不敢贊同的。所以最近墨索里尼在里托利亞鎮演說時，曾表示：「義大利雖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寓言」，但「目前各項嚴重問題，必須就正常途徑，加以解決；換言之，即就外交途徑，加以解決」。弦外之音，露出了暫時採取和平政策，對英法妥協的意思。

英法義三國，在一九三五年初曾有一度合作；後來因爲東非問題的擴大，使這種合作破裂了。在義亞戰爭結束後，英法曾有與義妥協的計畫，義大利也有與英法妥協的表示；不過因爲義國併亞的承認問題，使它們的妥協沒有實現。現在英法兩國感覺到，既不能使義大利退出亞比西尼亞，爲求對義妥協，只有將駐亞使館改爲領館，對義大利的併亞，作事實上的承認。妥協的障礙既除，三國的合作當然可以進行。

英義兩國本來沒有嚴重的衝突；兩國關係的惡化，是義亞糾紛擴大以後的事。意大利爲着對外發展，不能不奪取地中海的覇權；而英國爲着維

護它到東方的交通，以及在地中海的利益，不能不限制義大利的野心。因此，兩國在地中海上，引起了嚴重的糾紛。但兩國在地中海的政策，並不完全衝突。義大利稱地中海爲生命綫，艾頓則比之爲「大英帝國的一大動脉」，兩國所企求的，都是地中海和平的維持。誠如墨索里尼所說：英義在地中海的利益，「匪特不相衝突，且屬相輔而行。」兩國可以互相威脅，但也可以互相輔助。所以經過兩國當局的努力，英義地中海紳士協定，就最後締成。

據外電傳出的英義地中海紳士協定的內容很簡單；只是聲明：兩國相互保証，維持地中海的和平及航行自由，並相互尊重在地中海的現有地位。這一協定的內容很空洞，不過該協定的精神方面的意義，遠在實際效用之上。它使西國停止了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相互敵視的態度，爲兩國的合作，開闢了新的門戶；爲緊張的歐洲局勢，帶來一點緩和的希望。

在英義妥協之後，法義也有互相諒解的傳說。法國也希望與義大利訂立地中海紳士協定。爲表示對義讓步，並與英國共同改駐亞使館爲領館。羅馬的輿論，也以目前是進行法義合作的最好的機會。目前兩國的合作，已經在醞釀之中。

法義兩國的衝突，在一九三五年的羅馬協定中，本來已經結束；後來因爲義亞糾紛的擴大，使兩國關係逐漸惡化，到德義合作後，義大利已和法國處在對立的地位。這於法國是很不利的。法國爲着鞏固對德的陣線，它必須與義大利合作；而爲着歐洲的和平，它更必須打破法西斯侵略集團的結合。同時英義已經妥協，它不能再單獨與義大利處在對立的地位。所以法國急於與義大利合作。義大利爲着鞏固它在中歐的地位，防止法國勢力的膨脹，也需要與法國合作。法義本來締有羅馬協定，今後只要兩國能夠互相諒解，從前的友誼，就可以恢復了。

法義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是小協約——尤其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仇義的態度。它們反對義大利支持奧匈打破現狀的行動，更反對義大利的侵略的野心。在羅馬協定成立的時候，曾引起小協約對法國的不滿；現在法義妥協，或者要引起它們的誤會。不過目前法國與義大利合作，是分化侵略集團的結合，使義大利參加歐洲的國際合作；與拉佛爾時代，支持義大利的侵略行動是不同的。十二月中旬，羅馬尼亞外長恩多奈斯哥曾赴巴黎訪問，法國當局關於法義合作的問題，一定對他提出保証。南斯拉夫近來與義大利的關係，逐漸改善，墨索里尼在演說中，特別表示對南斯拉夫的好感。最近羅馬尼亞已經步英法的後塵，將駐亞使館改爲領館。這樣，法義兩國合作，小協約或者不至怎樣反對。

現在英法已經合作，英義妥協業已成立，法義諒解也在進行；英法義的聯合，很有實現的可能。這使歐洲的國際關係，和一九三五年初的情形，有些相彷；歐洲又有走向國際合作的趨勢了。

六

英法義關係的改善，爲混亂的歐洲帶來了一線光明；一年以來的緊張局勢，或者有暫趨緩和的可能。

過去一年間，因爲英法關係的乖離，使歐洲的國際合作，遇到很大的困難。集體安全不能建立，侵略者的勢力逐漸膨脹。現在因爲英法兩國對義讓步，義大利和德國的關係，發生影響；德國如果失去英義的援助，她在歐洲將陷於孤立，希忒拉雖然魯莽，在這種情勢下諒想是不敢貿然採取冒險的行動的。

過去因爲英法不能合作，使萊因問題，遲遲不能解決。英法兩國雖然有互相援助的表示，但沒有德義的參加，西歐的安全問題，總不能澈底解決。在英法義妥協之後，義大利或者有參加羅迦諾的談判的可能；如果義大利的態度轉變，德國也可以改變其態度，西歐的安全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德義聯合干涉西班牙的內戰，使西亂的糾紛日漸擴大。但德義對西亂的觀點，並不完全相同，希忒拉企圖扶植佛蘭哥的政權，將西班牙變成德國的殖民地；而義大利則希望借此强固它在地中海的地位，與英法相抗。在地中海紳士協定中，英國對義大利已表讓步，承認了義大利在地中海的特殊地位；所以義大利就有停止干涉西班牙內亂的傳說。如果這樣，德國的地位就陷於孤立，干涉西班牙的事件，或可趨於緩和。

英法義的妥協，是建立和平的階梯。在過去，德法兩國仇視很深；英義不能妥協；使英法德義的聯合不能建立。在法西斯侵略陣線與民主的和平陣線的對立中，德義與法蘇的關係更加惡化，使歐洲的國際糾紛，更趨複雜。但在目前，德國不能放棄義大利的友誼，法國也不能捨棄英國的合作；在英法義妥協之後英法德義四國的關係，頗有調整的機會，同時法國與蘇聯有互助協定，英蘇關係也逐漸改善；英國與德國有很深的友誼，英義兩國也已妥協；英國對左翼的法蘇，與右翼的德義，都能接近；它很可以居中調解雙方的對立了。最近英法兩國，正準備致力於歐洲一般問題的解決；德國也有參加歐洲合作的傳說。如果英法蘇德義這五個國家，能夠找出合作的途徑，歐洲的集體和平，就可以建立。

但是建立歐洲集體和平的最大的障礙，是德國的擴張的野心。四年以來，德國在希忒拉的統治之下，經濟情況，逐漸惡化，社會的危機，日增嚴重；使希忒拉不能不採取對外冒險的行動。最近德國當局下令禁止壯丁自由出境；並大量的購買糧食，作戰爭的準備；似乎要採取軍事冒險，以轉移人民的視線。英法兩國爲着緩和德國的野心，會準備對德讓步；它們計畫和德國商討重分世界資源與開放殖民地的問題，並與德國以經濟財政上的援助，使它放棄戰爭的計畫。但德國所要求的代價太高，而英法所能作到的讓步有限，重分世界資源與殖民地的問題，能否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不過以德國目前的情形，如果得不到外力的援助，並沒有充分的作戰能力。現在英法蘇聯，都反對德國的擴張；義大利與德國也非眞正融洽。希忒拉如果記得威廉第二失敗的教訓；爲着德國的前途計，或者不致莽撞從事。

有許多人認爲：英法義的妥協，是英法兩國對義大利法西斯野心家的讓步。不過德國已經有了對外冒險的計劃，如果英法不對義讓步，使義大利回到斯特萊薩的三國聯合，它或者要幫助希忒拉的冒險行動。那樣，歐洲的危機將更增嚴重。

更有人顧慮到：英法義的妥協，是英法德義兩國合作，建立反蘇聯陣線的準備；這種見解是不很正確的。法國堅守着擁護集體安全的主張，它不能放棄蘇聯的友誼。一九三五年英法義的合作，雖然使拉佛爾對法蘇合作的信念動搖；但在左派領導之下的現政府，絕不至因爲得到英義的援助，就與蘇聯分離。英德義三國或者有利用英法德義的合作，去破壞法蘇友誼的用意，不過法國現政府，絕不至墮入它們的圈套。

不過對英法義妥協的前途，現在還不能過分樂觀。德義聯合後，義大利已經有了作歐洲領導者的野心；它會有四國公約的計畫，希望英法德義四國合作，去反對蘇聯，宰割各小國；它與英法妥協，就抱有促成四國公約的企圖。而英法則希望義大利參加包括全歐洲的和平組織；法國並且希望義大利能援助它反對德國。各國都有自己的獨立的主張，不願陷入別人的圈套；另一方面卻準備了一種圈套，使別人陷入；所以眞正的合作，是很難建立的。同時義大利並不能放棄對外擴張的計畫；它與英法合作，含有投機的性質，希望利用這，使英法對它讓步。如果英法不能作很大的讓步，它是不能與德國分離的。所以在西班牙問題中，它仍然與希忒拉採取一致的行動，對英法要挾。況且英義互爭地中海的霸權，一紙協定，並不能完全消滅兩國的衝突；英義關係，隨時有惡化的可能。一九三五年斯特萊薩的英法義合作，會由各國自己破壞；今後破壞三國合作的，恐怕仍是三國自己。

英法義妥協的前途，雖然不很樂觀，但這種醞釀，已証明三國都有妥協的意思。一九三六年的世界經濟情形，是比較安定的；許多國家，也都企望着政治上的安定。英法義三國妥協的醞釀，或許就是歐洲政局將暫趨安定的預兆。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略(二)

馬季廉

謂德國與蘇俄沒有共同邊疆的理論立即被推翻了。波羅的海就變成東方的比利時。不僅是德國艦隊可由芬蘭灣進攻克隆斯達，封鎖列寧格勒，並且可在這個地方建設一個極為鞏固的陸軍根據地。所以列寧格勒是德國軍隊沿陸路可以不費困難迅速達到的惟一地方。德國軍隊自米美爾（Memel）沿波羅的海各國進攻蘇俄，是德國東征最順利的一條路。一九一八年時德國軍隊在浩夫曼統率之下，即占領科夫諾(Kovno)，里加（Riga），瑞瓦爾(Reval）及芬蘭，後來雖然簽訂德俄和約，他的部下仍然進展到離列寧格勒不遠的南方。今日波羅的海四個小國，仍然不能抵抗德國，這些地方的人民，大半仍是封建的，德軍若要由這些國家假道，大概不會遇到多大阻力。這些國家的法西斯主義的醞釀與組織，大半是受德國的卵翼操縱，如果德軍前來假道，他們自然願作前驅。在這種情勢之下，德軍自康尼斯堡（Konigsberg）經米美爾，里加，瑞瓦爾東征，除這些地方的工人要起來反對他，大半可以順利通過。這幾個國家共有九師兵力，縱欲抵抗，也經不着德國大軍一擊。德國若再使用波羅的海艦隊，在幾小時內可以使這幾個國家屈伏。何況芬蘭的法西斯領袖曼納汗（Mannerheim）及海克賽爾(Hackzell) 還可幫德國的忙呢？德國在世界上占第三位的四百五十萬噸

四，列寧格勒與白俄羅斯

由上述分析，德國能夠進攻蘇俄的區域，只有列寧格勒與白俄羅斯。列寧格勒何以在德國東征中占重大地位呢？

從戰略上講，列寧格勒是一個理想的作戰目標。該城是蘇俄全領土最突出的部分，故可以迅速的被德國占領。該地南面距愛沙尼亞邊境七十五英里，北面距芬蘭邊境二十二英里，北部邊境由芬蘭灣到拉多加湖只有三十七英里寬。所以該處是到列寧格勒的眞正門戶。但不是惟一的門戶。在列寧格勒正面，尚有芬蘭灣。其中柯特林島（Kotlin）的克隆斯達（Kronstadt）海軍要塞，正是防衛列寧格勒的。這個海軍要塞在波羅的海處於優越地位，所以芬蘭灣完全要受此島的控制。而此島的主人就是離該處只有三十英里的列寧格勒。這是列寧格勒在軍事上的地位。在德國方面看來，有兩重意義：第一，這個島是一個直接進攻蘇俄的有力的海軍根據地，這是德國在其他進攻途徑中所缺乏的，而且需要經過長期奮戰及種種困難方能獲得。波羅的海若在德國艦隊手中將變成一個德國的內海，成為德國陸軍進攻蘇俄重要區域一個直接路線。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情勢。所

的商船同時可以在德國艦隊保護之下，將軍隊及各種笨重的軍需火藥坦克車摩托車及食糧等，運過波羅的海，送到前方，甚至列寧格勒附近，這是多大的便利。德國海軍及陸軍根據地可以互相聲援，聯合進攻。因此在戰略上列寧格勒是德國首先要攻擊的地方。

在政治上情形則不相同。列寧格勒是蘇俄政治經濟及精神的中心。其地位僅次於莫斯科。如果列寧格勒被德軍攻下，將予蘇俄的軍事上及精神上一個重大的打擊，將使紅軍前線發生重大不安。在另一方面將喚起蘇俄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德國國社黨計劃，在占領列寧勒格之後，立即宣布成立俄國法西斯政府，這可使整個的蘇俄土崩瓦解。所以總攻列寧格勒是德國進攻莫斯科戰略上的關鍵。

在其他作戰區域中，蘇俄的策略首先是守。德國軍隊不能在各區作戰，必須仰賴法西斯聯合軍隊，對實力優越的紅軍採取守勢，防止進攻。在中間的白俄羅斯區，德國要仰仗波蘭軍隊扼守由華沙至布勒斯特．里杜夫斯克方面紅軍的進攻。 如果德國軍隊在中路突破列寧格勒至皮斯科夫（Pskov）及波洛茲克（Polotsk）方面的防線，威脅到列寧格勒至奧斯加（Orscha）的重要鐵路，南面白俄羅斯的紅軍將受牽制，波蘭軍隊進攻斯穆林斯克當亦比較容易，或則還與向維特貝斯克（Vitebsk）進展的德軍聯絡起來。在極北邊芬蘭軍隊的任務只在切斷穆爾曼斯克鐵路及新建的自北冰洋至拉多加湖的史達林運河的交通。如果包圍列寧格勒的成功，切斷蘇俄至北冰洋各海港的工作，雖是力量薄弱的軍隊也可勝任，其結果將更加强對列寧格勒的封鎖。總而言之，波蘭及芬蘭的軍隊，都只是援助德國左路進攻列寧格勒的軍隊而已。

在另一方面，依照德國作戰計劃，由烏克蘭以至黑海長約五百三十英里右翼的作戰方法之如何呢？如同在白俄羅斯一樣，波蘭軍隊對於優越幾倍的紅軍只能防守。不過這種防守可以變為攻勢。這種先决條件就是多瑙河同盟軍的完成。這個同盟軍就是東南歐法西斯的聯合。一旦德俄戰爭爆發，德國在沙克遜尼（Sanony）及巴代利亞（Bavaria）的軍隊立即要侵入捷克及奧國邊境。下述事件自將連帶發生。奧國的國社黨維也納，斯特爾馬克（Steirmark）在泰羅爾（Tyroel），捷克的南德黨在波希米亞皆要一同起事。南德黨自然要向捷克京城進攻，已與德國携手的匈牙利將從南面夾攻捷克。羅馬尼亞的法西斯黨徒也將相繼響應。在軍事上恢復了歐戰時候的奧匈軍隊。這個軍隊如果自一九一八年聖鳩曼條約及特里亞農條約的灰燼中復活起來，將開始進攻烏克蘭，直趨基輔了；挫折蘇俄黑海艦隊，樹立一個烏克蘭法西斯政府，威脅蘇俄煤礦中心的頓河流域及煤油區域的高加索，這是德國軍人又一個夢想。總之他們要同左翼一樣，要直接深入蘇俄的心腹。

一旦德軍占領列寧格勒，直趨莫斯科的道路即打通了。因為沿着「十月鐵路」（即以前之尼古拉鐵路）並沒有大河及自然的屏障。列寧格勒的

德軍可以進展一百八十五英里，至巴洵高吉（Bologoje），離莫斯科將只有二百英里了。不過這是屬於德國計劃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就是希忒拉乘着白馬進入克姆林宮。這是後話，能否實現，暫且不提。目前要表的是德國計劃進攻列寧格勒及基輔，差不多已經成熟。

總之德國法西斯十字軍東征共分兩大路線，北方法西斯軍以進攻列寧格勒為目的，南方法西斯軍以進攻基輔為目的，茲分述如下。

五 進攻列寧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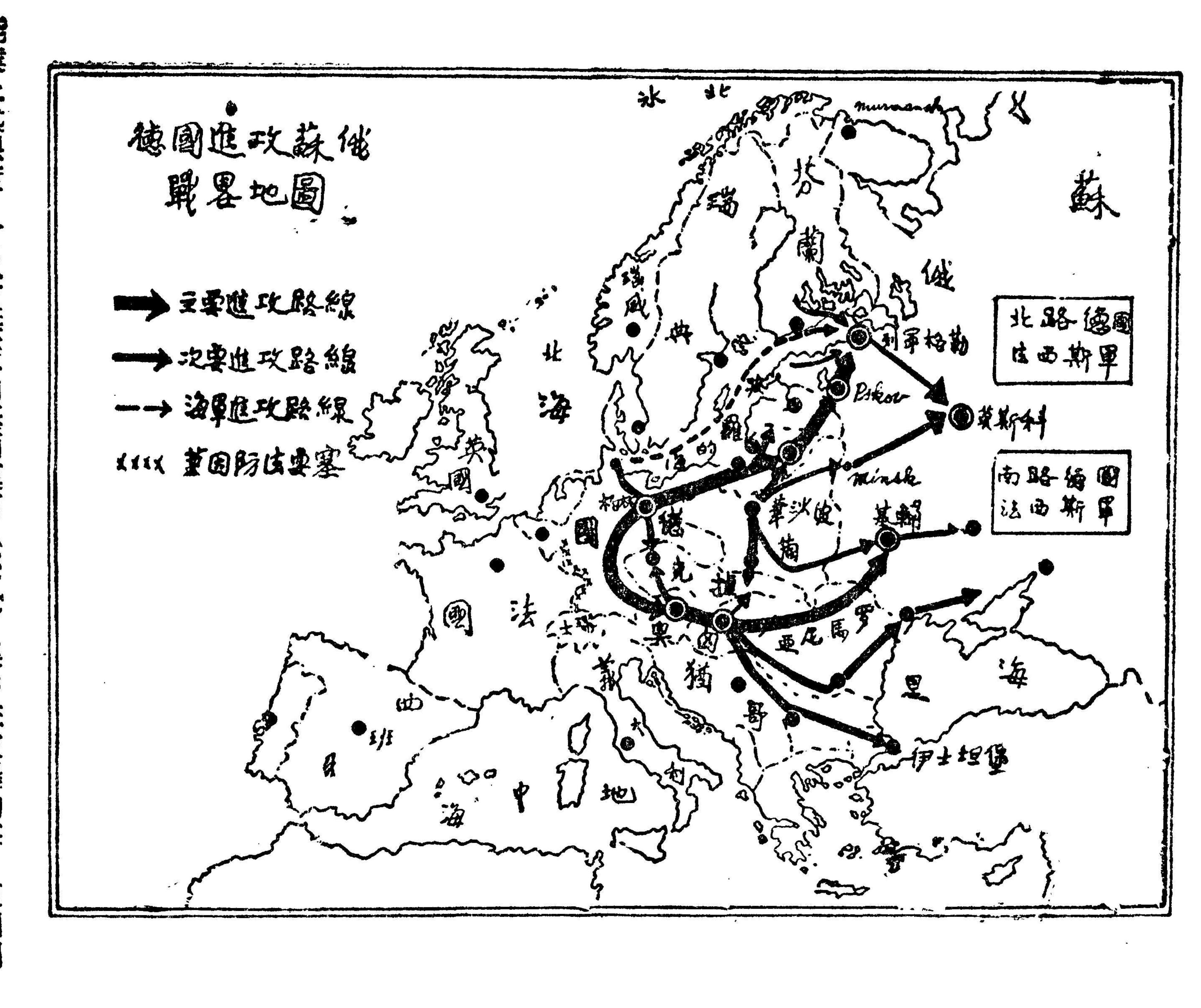
（甲） 海上攻擊

由海上進攻是北路法西斯軍進攻蘇俄整個作戰的基礎。波羅的海是德國在軍事上惟一占優勢的地位，由這方面實行海上攻擊，形成一個軍事上三角形的基線，其頂點直指蘇俄要害，兩個邊線就是空軍攻擊與陸軍攻擊。波羅的海上若全被德軍占領，德國陸軍及空軍網的進攻地位將更加鞏固。因此德國在波羅的海必須維持絕對的優勢。德國第一個攻擊目標為蘇俄在芬蘭灣的海軍要塞克隆斯達及列寧格勒港灣。其次就是要占領波羅的海沿岸，作為海陸空軍根據地及進展之用。德國海軍若占領克隆斯達，就衝破蘇俄前線感覺最銳敏的地方。如果蘇俄艦隊麕集的克隆斯達被德國切斷或封鎖，德國在斯堪的納威及波羅的海政治軍事優勢，以及進攻列寧格勒的陸軍及空軍道路都打通了。從這方面德國還可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不過這第一個目標差不多沒有達到的可能。這個海軍要塞在芬蘭東口，水勢不深，北邊不能航行，南邊沿岸自彼得大帝時建築有強固砲台，是蘇俄的直布羅陀，過去曾有許多强大艦隊遭了打擊。一八五四年克里米戰爭時，英法聯合艦隊，也差不多就是世界整個的海軍，雖然要攻擊這個地方，實際却並未敢攻擊。在蘇俄治下，該島的海軍要塞更大為增強。該島南岸與蘇俄本土沙岸所成之海峽，實在海島與陸上與蘭尼堡（Oranienburg）砲台夾擊之下。加以在該島背後就是蘇俄陸軍及空軍集中的地方，因此克隆斯達是不能攻下的。雖然情勢如此，但德國新海軍部，仍計劃要進攻這個地方。德國海軍將校，如波羅的海艦隊司令拉德大將（Admiral Raeder），北海艦隊司令福爾斯特（Foerster）及希忒拉海軍顧問蕭斯特（Schuster）等，與陸軍中的伯倫堡，瑞琦瑙（Reichenau），包克(Bock）及空軍中的高林，烏特（Udet），米爾琦（Milch）等一樣，都是浩夫曼計劃的忠實信徒。他們認為在上次大戰中，德國只令驅逐艦及潛水艇活動是一個重大錯誤，這種方略要根本拋棄。在未來的德俄戰爭中，德國在波羅的海地位甚為優越，而蘇俄的海軍比較微弱，所以德國的口號是要制霸波羅的海。因此他們決定要動員一切，總攻波羅的海，企圖占領蘇俄沿岸及克隆斯達。

這個戰爭包括兩個預備工作：第一，樹立一個在質量上能以制霸的波羅的海艦隊，第二，控制波羅的海的海軍根據地，以便進攻蘇俄。

自大戰來以至最近，波羅的海在軍事上是一個「無人之境」（No

man's-land）幾乎毫無新式大戰艦。如果突然出現一個能與英國本國艦隊或地中海艦隊相仿的艦隊，在波羅的海即可所向無敵。如果德國艦隊力量能達上述限度，可以直接或由基爾運河（Kiel）集中在波羅的海，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五年七月英德海軍協定之一百與三十五之比，其目的



即在此。現在德國計有主力艦九隻（共十八萬四千噸）。重巡洋艦五隻（五萬二千噸），輕巡洋艦十隻（六萬八千噸），驅逐艦三十九隻（五萬三千噸），航空母艦三四隻，潛水艦六十至七十隻，共計四十五萬噸，若與英國海軍一百二十萬噸比較，不僅在數量上與英國本部艦隊相等，並且超過法國艦隊。加以德國三百個造船廠，每年可造十萬噸，所以德國海軍很容易超過他國艦隊。在質的方面，德國近年新造的軍艦，在軍備，速度，抵抗力及戰爭價值上都超過英法的老艦。德國新的二萬六千噸主力艦，裝置十一英寸口徑大炮十二尊，速度三十餘海里，雖然沒有英國地中海艦隊的霍德號，納爾遜號主力艦强大，但卻較英國同樣大小的主力艦有戰鬥力。前年德國建造一萬噸袖珍巡洋艦德意志號，雖然名曰巡洋艦，其實就是主力艦。因為該艦裝置有十一英寸口徑大砲六尊，六英寸口徑砲八尊，速度二十八海里，航行力一千二百英里，差不多由漢堡到上海不用補充燃料。德國近年建造的巡洋艦每噸用錢七千五百馬克，歐戰時每噸用錢二千馬克。英國一萬噸巡洋艦與德國比較，遠較弱小。德國六千噸輕巡洋艦，亦遠較英國的强大。德國驅逐艦較英國的大三百噸，速度可達四十五·五海里。德國潛水艇平均體積甚小，但因易於潛入水底，同時可以放射幾個魚雷管，及特別適應於某種水勢，故戰鬥力特別强大。德國尚有一種所謂袖珍潛水艇，只有二百五十噸，但因活動力及不易看見，實在是歐戰時擊沒五千四百隻外國船艦的八百噸 U-Boats 的最好的後裔。德國尚有一種叫做

閃電的魚雷艇（Lightning torpedoboats），前後各裝兩個魚雷管，中間設置機件，長僅六十英尺，速度爲四十五海里，以至六十海里！德國這種新式武器不下一百隻。德國這種海軍力量，再加上與英國一百與三十五的比例，實際差不多恢復歐戰前英國一百與德國五十五的比例。德國艦隊現在只集中在一個地方，即波羅的海，而波羅的海的八個國家（蘇俄，瑞典，瑙威，丹麥，波蘭，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聯合起來，也不是德國對手。德國有九隻主力艦，共計十八萬四千噸，在波羅的海，蘇俄只有三隻主力艦，共七萬噸，且艦齡及設計皆很有歲月。德國將來有十五隻巡洋艦，共計十一萬九千噸，而其他國家只有二十一隻武裝輕巡洋艦，共九萬四千噸。其中艦齡有三四十年者，恐怕只有瑞典三隻可以認爲是新式戰鬥單位。蘇俄雖有潛水艇七十隻，大半皆很老了。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說不上有海軍，不過有幾個海防船隻而已。所以蘇俄的海軍總算當中佼佼，但是分散在黑海及海參崴各地。所以將來德國海軍實較波羅的海諸國聯合起來還要强大。故德國海軍的制霸波羅的海，正如同英國海軍制霸北海及地中海一樣。這就是德國要封鎖列寧格勒，征服沿海諸國及進攻克隆斯達的武器。

德國要想制霸地中海，進攻蘇俄，必須還要統制七個海軍根據地。第一，基爾。這個海軍根據地在德國北部海岸，由基爾運河與北海站台聯着。該處在德國海軍大將亞爾布勒特（Albrecht）及蕭斯特之管轄下，現已發展成爲眞正海軍要塞，其新建砲台遠較凡爾賽和約規定撕毀者還要强大。不過基爾的安全仰賴於桑德（Sund）及貝茲（Belts）海峽。這是波羅的海的達達尼爾，是由北海到波羅的海的咽喉。這兩個地方現在正式屬於丹麥及瑞典管轄。德國海軍雖然因爲有基爾運河可以不全依賴這個孔道，但必須要用一切代價來控制這個地位。惟有能封鎖這兩個地方，一旦發生戰爭，方能保證德國海軍在波羅的海的絕對優勢，並可阻止法國海軍來援助蘇俄或則攻擊基爾。所以有人鼓動丹麥及瑞典在貝茲及奥爾桑德（Oeresund）建築要塞；惟一旦發生戰爭，這些要塞恐怕立即交到德國手中。德國對這問題頗下工夫。魯森堡曾願保證德國與丹麥的邊境，作爲他們建築要塞的代價。一九三五年丹麥開始要在桑德建築要塞及水上飛機根據地等。這都屬德國後防的保護問題。第三個根據地爲但澤附近屬於波蘭的吉尼亞（Gdynia）。因爲照上面的假定，波蘭聽從德國命令，所以這個地方德國已經可以用作進攻的根據地。這是一個最新的海港，十二年以前還是一個無人知道的漁村。但今日已成一個一等的新海港，該處海運已經超過波羅的海其他海港。一九三五年波蘭驅逐艦曾赴基爾聘問，德國巡洋艦也到吉尼亞答禮，兩國海軍將校互言樹立親善關係，這好像德國承認只有三隻驅逐艦及三隻潛水艇的波蘭是一個海軍國家！一九三五年波蘭開始在這個地方建築六個新式船塢，這才適宜於戰艦的停泊。所以吉尼亞及但澤成爲德國在波羅的海南岸第二個海軍根據地。其次爲立陶宛之米美爾（

Memel)，該處離里加及瑞瓦爾皆很近，並且今日已大半在米美爾德國法西斯黨的手中。

再次爲注視波羅的海內部的五個「中立」的小島。他們分布在波羅的海東西沿岸，因爲地位的關係，遂成爲理想的潛水艇及水上飛機根據地。在斯堪的納威沿岸有歸瑞典屬的兩個小島，一名高特蘭(Gotland)，一名奧蘭(Oeland)。一九三五年瑞典即在高特蘭建築强大的空軍根據地。德國對這兩個小島的政治軍事企圖與對桑德及貝茲兩個地方並無二致。還有兩個接近蘇俄而正在里加灣出口處的小島，奧塞爾(Oesel)及達哥(Dago)都屬於愛沙尼亞，該國的海軍只有三隻魚雷艇，其京城瑞瓦爾全在德國巡洋艦威力之下，不過這兩個小島已經武裝。在列寧格勒前面，芬蘭灣口有亞蘭(Aland)羣島，地位最爲重要，若在該處設立潛水艇根據地，可以封鎖列寧格勒，就是作爲進攻列寧格勒的空軍根據地，價值亦大。這些羣島屬於芬蘭，自一九二一年規定，芬蘭不能在這些地方設置要塞。近二三年德國海軍人士在這方面鼓動芬蘭法西斯領袖曼納汗去英國商量在亞蘭羣島建築要塞問題，故在一九三四年芬蘭在原則上曾經決定將亞蘭羣島變爲一個潛水艇根據地。一旦發生戰爭，這幾個地方立刻就要懸起德國旗幟。

剩下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蘇俄海軍根據地的克隆斯達，一個就是德國海軍部及他們在波羅的海的戰略了。希忒拉海軍要進攻列寧格勒的入手處爲芬蘭南邊海岸及波茲尼亞灣(Gulf of Botnia)的入口處。如果在這種戰爭中，基爾，桑德，吉尼亞及米美爾等地成爲德國海軍的後防，在北波羅的海的戰爭舞台中，芬蘭的各河口成爲進攻的最前線。這個地方的海軍形勢眞是罕有其匹。在距列寧格勒不遠的芬蘭附近，有很多的小島，暗礁，港灣，而且水勢甚淺，只適於噸位小的軍艦，故對小軍艦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兵站及作戰地方。這是一個天然的海軍地位，在國際地理中很難找到。在北部沿海有很多港灣及登陸地方。在政治上這些地方又屬於芬蘭，這是希忒拉的第二個重要同盟，在軍事上或則較波蘭還更重要。而且現在操縱芬蘭政治的曼納汗，以前曾作過浩夫曼的部下。德國艦隊在技術及策略上正作適宜於這種淺水狹港的戰爭訓練。德國海軍計劃中許多秘密都可由此點來解釋。德國同意一切軍艦噸數只有英國百分之三十五，其理亦即在此。不過德國要求潛水艇噸位之比例須爲百分之四十五，以後要達百分之百。現在德國不建造六百噸至一千四百噸的大潛水艇，只建造二百五十噸的小潛水艇。一九三五年所建之二十六隻，有二十隻就屬於小型潛艇。德國將來大概也只建造這種小潛水艇。這與世界擁有潛水艇最多的法國已不建造五百五十噸以下的，而逐漸建造大的，最大到三千噸的潛艇(Sur cov'f 巡洋潛水艇裝有十四個魚雷管兩尊八吋口徑大砲)作一比較，可知兩國政策的不同。這有一段故事，德國原有一派主張建造大潛艇，另一派主張建造小的，爭執的結果，後一派勝利。這並非德國財政支絀，建造

上感到不便，而完全是因爲若在芬蘭灣作戰，需要這種短小精悍，行動敏捷，不怕水淺的小潛艇。這種潛艇將來恐怕比歐戰時德艦隊的 Sewing Machine 還要危險。當時這種小船只裝置兩個魚雷，一架機關槍，一架八十八米立米達的砲，可以不怕鐵網，飛機及巡船，在北海中橫行。現在德國的目標更近了。德國現在不需要大潛艇，所以大批製造些小的魚雷艇(Dwarf-torpedo-doats)，其速度達四十五海里，適宜於內海戰爭，一到大洋就失了作用了。德國目前造艦計劃，大部分集中在小型艦艇。以前在芬蘭灣不易看見德國艦隊，現在德國艦隊則不斷的在北波羅的海巡行，設立兵站，舉行假想進攻克隆斯達的演習。這是德國由海上進攻蘇俄的形勢。

一旦德國將後面桑德海峽封鎖之後，艦隊即可進攻波羅的海及斯堪的納威沿岸中心城市，將海軍集中在芬蘭及波羅的海南岸之間，切斷芬蘭灣，宣布封鎖蘇俄，占領中立各島。各島及沿海的空軍根據地都準備就緒，在天氣順利，尤其是有霧的時候，由航空母艦及周圍環繞着不可突破的驅逐艦及高速度魚雷艇所組織的先鋒隊，開始進攻。在大霧及敵人警備允許之下，向前推進。迨霧消雲散，航空母艦及附近空軍根據地的轟炸機，在幾分鐘內，飛起結隊向敵人轟炸，軍艦大砲亦同時進攻。在敵人還未明瞭究竟（雖然早有準備）前，德國空軍對於蘇俄的防禦工程，要塞，船舶，空軍根據地等等，予以嚴重的損失。所以這種戰爭中的一切全賴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陸戰的格言是如此。如果這種制人機先的空中戰爭成功，如果敵人的抵抗力量在起始的時候即被動搖，這個戰爭就算勝利一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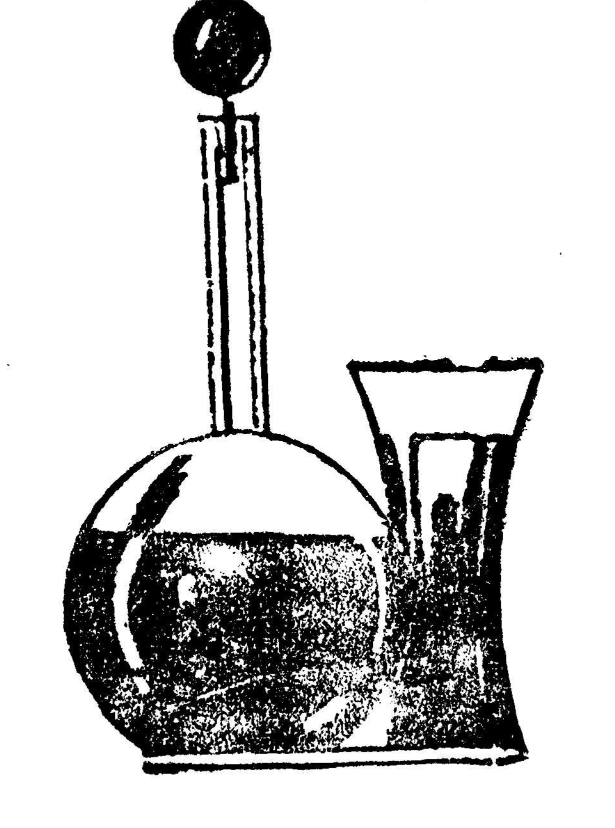
這是空想嗎？不。這是具體的海軍作戰計劃。德國法西斯海軍將校及希忒拉的海軍顧問都相信有進攻這種强大現代式的蘇俄海軍要塞及列寧格勒的可能。他們也相信這樣進攻蘇俄，逆料要遭遇蘇俄潛水艇及飛機的强烈抵抗。如果給與他們充分時間，他們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攻列寧格勒。很明顯，這種非常戰爭與另一個戰爭不能分開。那就是空中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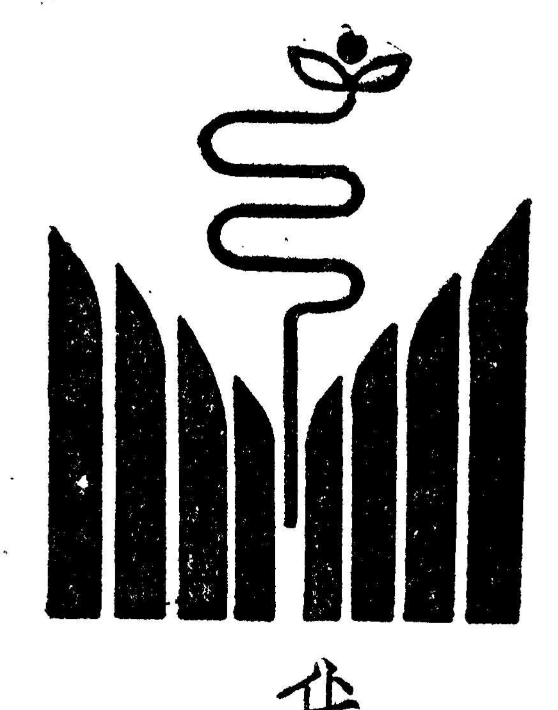
乙 空中戰爭

在空中戰爭中，高林及他的空軍自然要担任主要角色。沒有德國空軍，德國海軍計劃即難以成功。克隆斯達很容易抵禦舊式的純海軍攻擊。這是沒有疑義的。如果高林的空軍能作巡洋艦的先鋒，將自基爾至青尼亞的陣地先掃除清楚，在數分鐘內使克隆斯達及奧蘭尼堡陷於紊亂，如果同時在海軍要塞的後防及在列寧格勒人口稠密及防禦工程的地方，由幾隊德國空軍拋擲炸彈，發生恐怖，還可突破第一線，德國空軍即可蜂擁而來。所以因爲地位上的關係，海陸空三路整個作戰計劃，彼此不能分離，而且是輔車相依。如果對於攻俄戰爭期其必勝，這三種軍隊必須要有極周密的指揮。大概說來，空軍是作戰的先鋒，海軍是中堅，陸軍是後路。即自空中進攻說，波羅的海及沿岸與各島又成爲開始進攻的天然根據地。這就是說

，在波羅的海的德國海軍包圍陣之中，必須還要樹立一個空軍包圍陣線，在地理上與前者平行或緊相聯接。

這個空軍包圍陣線，現時德國正不顧政治外交種種阻碍，努力建立中。其起點爲德國本部的空軍根據地，接着德國北部沿海，如基爾附近，洛斯杜克（Rostock）附近，希爾特（Sylt）島，斯特丁（Stettin）及東普魯士等地，都建築有强大的空軍根據地。由東普魯士向波羅的海方面分成兩枝，左翼派斯堪的納威沿海，右翼伸入東波羅的海各地。自一九三五年來在這個區域的空軍根據地及飛機降落場，雖然在政治上並不正式屬於德國，但却發展異常迅速。這些地方或則根本即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或則德國在幕後用政治或金錢來施行牢籠。例如德國在希爾特及洛斯杜克的水上飛機根據地，就使丹麥完全落在德國勢力之下。一九三五年秋間，德國轟炸機在洛斯杜克舉行演習之時，就自由在丹麥南部空中飛行。高林將德國劃成六個空軍區，北德區域的空軍司令官，就是一個海軍中將。其衙署就設在基爾海軍司令部內。瑞典自一九三五年來，減少建造軍艦，積極擴張空軍，轟炸機的數目，現已大行增加。新建的航空站很多，以前歐洲航空網很少越過丹麥，現時可以直達芬蘭。瑞典的飛機製造業實際已接受高林的津貼。德國何以要鼓勵北歐商業航空的發展，用意很是明顯。因爲一旦發生戰爭，高林在一定時間內可以奪取這些航空網，予以軍事化。數千德國飛機及駕駛員可以在這些地方分佈。最重要最强大的空軍根據地，自要設在芬蘭，因爲芬蘭是德國東征最前面的跳板。由芬蘭到列寧格勒的飛行路程，只要幾分鐘。一旦發生戰爭，這個有三百萬人口的小國立即變成一個空軍粲土了。一九三五年在芬蘭的阿布（Abo）沿岸曾開設一個大航空站，即在芬蘭內部，小的飛機降落地也非常之多。在列寧格勒不遠的夷瑪特拉（Imatra）瀑布區域，更成立一個大的空軍根據地。傳說一九三五年，芬蘭的曼納汗，高林及匈牙利之貢布士等，對於進攻列寧格勒及克隆斯達會在羅明頓（Rominten）有極詳細的會商。（未完）





我所見到一九三六年間的創作

李影心

一

創作是一種屬於深奧的探測。它的構成與所含最爲複雜與費解，且是，從來由它而惹起的爭持辯論也最多。每個人有他一己的看法，且因理解的特殊，往往會造成他創作上的依據。然而，儘只看法特殊，理解各異，它的終極目的則總歸有個共通一致。創作是一種藝術，和其他藝術製造同樣，文藝創作以人類之生活，思想，感情爲展示的對象，刻描繪製，眞摯深湛，然却不拘泥於時間與現象；它昭示了眞理與德性，達到甚高的嚮往，含有一種超人類智慧的啓發。我們知道，從遠古以降，人類便有所謂藝術，雖是年代間隔，時間終於掩不滅它的光輝；它寂寞的萌芽與成長，結出深醇碩大的永生果實，不怕外來的摧殘與宰割，而可愛的園丁，對於他，我們是應該怎樣的稱頌和敬仰！如若不是他的熱心灌溉與潤澤，我們實焦灼於它的成熟。對於文藝創作亦然。一部偉大的創作慣常會突破了時間的栅欄，翺翔於凌空，且即在較後的世代也會發現它的蹤跡。它不朽。而察其不朽的基因，倒並不全在題材的眞實，技術的生動，（雖則這二者確是構成傑作所不可缺少的原素，）更在作品裏所透露的作者與人生的整個融和。一個偉大人格的全般精神活動往往會織就一部作品的完美；他的努力與勤苦建樹了他的造詣。唯其如此，當我們考察到創造品時，我們特別關心到它的作者；且唯其作者主宰了作品，所以文藝創作活動，實際上就是若干作者在他們各自那分成就上所呈現的存在。

如我們前面所說，創作在其所含的意義上最爲複雜，它聚攏了所有不同派別，不同趣味的作家，展列他們各自的心裁，而又終於達到一個共同的結論。歷史上的例子如古典，浪漫，自然，寫實，乃至象徵諸主義，各個作家不問他們手段如何不同，然在最終的目的上則全然一致，無稍差異。他們皆表彰了人類的向上憧憬，且把人生之更大的完善與美好預許支付於屬於理想的遠方。喬叟（Chaucer）有一句名言，說「不同的道路引着不同的人們都向羅馬去」，我們知道目前中國文藝創作界便正好是有不同的人們走着不同的道路，把一向落寞荒僻的文藝原野點綴得異常繁盛豐茂；然而我們禁不住要問，這些不同的人是否都能抵到羅馬，這些不同的路是否都能通達羅馬？如果羅馬不是一條歧路，也不是一條死路，如果羅馬不是一個終程的止境反而是正常大路的起點，我們理會，多數人所以不能接近羅馬不是由於程途距離得過遠，倒是人們的體力不强，中途跌落；或是，他所走的不是一條通路。自來創作便被目爲少數人的事業，時間的折磨，它在很長的日子裏却總是僅有一些極稀罕的結晶遺留，那原因恐怕

要在這裏。目前有人想把創作的標的普遍的擴大，使寫作成爲多數人共同的努力的印記，然怎樣維持那個較多數，則除非是培植有力的人才及認清所要走的路以外，恐怕毫無辦法。然而，不幸，我們新文學創作方面發展往往遭遇過多的荊棘，且常會誤入歧途。最大的危機要在停滯，傾覆，甚至退落。多數人皆把文藝創作用來當作一種工具，一種武器，主意固是相當的好，然卻抹煞創作自身之最大的意義。創作也要求一種效果，但不是急進的，它得通過合理的程序；由於它是藝術。一般人常會把創作在藝術上所應有的含義忽略，甚至顚倒事實，反因爲果；他們各自走向不同的路，而誤認這不同的路便是他們想像中的羅馬，而不去追索這想像中的羅馬和羅馬在眞實中的存在有着多遠的距離。他們把手段當作目的。這誤解可以整個的毀了他們各自的前途。

眞純在從事創作田園墾殖的工作者應該爲一種光大的旅程着想，養成勤勞的忍耐，把注意和關心的眼光射向遠方；他不妨把期望延長一些，卻把跋涉的脚步弄得用力一些，快捷一些，使目的地的到達見諸完成是由於寧肯多吃一點苦，卻不是爲的減省一點力。一個實際的工作者無妨有個急切的目的，他得用他那不圖取巧的手段來換取；而在創作上，即有些勤快或更費力的手段，亦得顧及到最終目的的一致。創作有個最大的繁重吃力的目的，它的克竣完成不容一點僥幸。對於那麼一個龐大嚮往的追尋，每個作者皆得承受一些忍耐，培植一份信心，且得化費一種努力。然而究竟，這是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並非是每個人皆能應付得來的，且是，任何力量恐也難能禁止得住中途的失敗；從失敗者方面看來，他寂寞一點，但即是這樣獻身的精神，畢竟也是一種寂寞的光榮。他的卓絕毅力仍值得鼓勵，他的勤苦失敗也值得同情。由於這徵示了希望的火焰並未全然絕滅。目前問題在怎樣助長這希望，想如何把未曾熄滅的火焰點引成爲一柱明亮的光輝，且期待由於希望而相與俱來的事實。

這就是何以，當我們對過去一年來文藝創作方面作一總括的探索時，雖不時懷着一種苛望，仍然滿覺得歡欣快慰，由於儘自文藝田園仍覺荒蕪，途徑上依舊存有不少棘荊，但在裏面卻孕育了若干可期望的行將成熟的果實。需要熱切的栽培與愛護。對於目前中國文藝創作，就在那麼囂嚷浮燥的局面下，我們的期望或許是過高一些；然爲了今後中國創作的進展關懷，爲了全人類藝術創造的前途着想，這樣「好高騖遠」實際上倒不是壞事。因爲，究眞來說，目前中國文藝創作方面，實呈現着畸形，有希望份子只在無聲無嗅中出現，而佔有創作界大部份的存在，表面上雖極熱鬧實則內容異常空洞貧乏。因而，我們希望一般人對創作的觀念有所修正，放掉那些趨時的，投機的，湊趣的見解，稍稍着眼到創作在藝術這一名詞下所應有的着重成分；且爲偉大理想完成的堅忍，認定創作是一種屬全人類的事業，不忽略它的嚴肅意義，養成更認眞的傾心。每個作者似乎皆應把創作當爲更崇高的標的。資質，能力，與環境不能容許任何不同作者走同一的路，然偉大的憧憬，卻可能使不同資質，能力，與環境的若干作者達於相近的歸趨。所以，當我們發現到超卓性格的相異各自時，實則是找到了所有偉大人性間最終的共同。然而；在目前我們的作家中，是存在了怎樣模糊的類似！他們追求共同，不論彼此是在走着同一乃至相反的路；他們絕少表現各自；結果，時光的速度會腐蝕了所有陳舊的一切，他們喪失了那點共同，缺乏一種永恆新穎的立異，用來支撐各自的存在。而這點類似

正好促使他們的速朽。卓絕的作者之所以能有以立足，不在他把外在的共同表達得如何深切，如何眞實，而在用一種較高的努力，儘量傾側內在各自的差異；他在創造。而唯其是創造的光輝，在藝術上才會不滅；唯其是創造的光輝，才能永在，洞明。

二

無疑的，過去一年中國創作界最爲繁複，動亂，它所呈現的是一個多方面的姿態；且承繼着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文藝創作的收穫也是那麼蕪雜，那麼繚亂，有沙也有金，需要精密的篩濾。就在一年來近百數作者動手執筆所寫的成千篇作品中，我們却不欲爲這個比較闊大的數目所震驚，且寧願多加一點節制，用一種較苛的尺度對整個進展及動向加以衡量，反不希望使一種急暫的趣味品評，輕輕放過全般成就的比重。然在事實上，逐一論列將會陷於繁重的累贅與難困，屬文的迫促，僅能許可我們對較重要的發展與趨勢某數點，說明我們的態度與看法；這樣入手，容或有所偏持，然我們仍試想避免漏誤與乖錯。

欲想說明一年間文藝創作之主要的徵示，首先使我們聯想到的，是「現實生活」這一語詞的所有與分量。誇張的說，中國新文學幾年來最大的進程，要在使文學與實生活相連結；一般文藝創作皆奠基在生活上面，乃至現實生活上面，它的意義特別加重在反映眞實的人生。所以它所採取的方法儘多數是類似寫實的。從生活，特別是從現實生活上面着眼，創作從來毫無合意的解說可以把無窮蘊實藏掘取的資源抹掉；對於寫實，一個作者有他那最合宜的任務與最適當的努力，無庸我們過慮。多數作者皆把他們的筆尖觸到生活之每個角落，使現實所屬有的領域普遍的擴大，以一種逼似寫實的渲染呈現了人事關聯之深刻的眞實，且常由於一點陌生或新奇的材料覓取與着手，惹起廣大的注意與推崇。他們各自嚴密的展開了激動的人生場合之最鮮明的狀態，無論所描寫與表現是根基於生活的經驗或是通過了理智的想像得到相同的完美，我們有意說，這大半由於作者對生活之全豹獲得一種深切的理解與融會，因而在他的創作內，方能達到甚高的諧和，他的展示，不是屬於片面經驗的敘說，也不是屬於片面想像的塗飾，而是顯現了在一個卓絕人格的支配下，現實與理想打成一片的一致。這一點，唯其難能，乃覺得可貴；而問題則在作者對藝術及生活雙方的眞摯努力。這也就是何以，雖同樣在現實的立意下出發，而又終於形成過於差異的間隔，使同以寫實的爲標榜的寫作，會達到極端相反的成就。我們願在此另外說明一種趨向，不斷發生於歷年間創作範疇的，用來指出隱藴於內的不良影響的滋長會使若干作者皆在同一疏忽下，被阻於短僻的創作進程。某些作者誤解了寫實的這一名詞的所有意義，且過於忽略了對創作的應有認識及其與寫實的一名詞性質上的關聯，看重片段，煞抹了全般首尾的相接，看重時間的凝固，抹煞了空間一切存在的流動性；他們的寫作，猶如無限的攝影，含有多量平面的靜姿，却缺少一種立體的動態，塗繪了浮面的細緻彩紋，却缺少對深切輪廓的鈎抹與雕塑。他們把現實生活的某些片段一覽無遺的照樣臨摹，忘掉通過藝術的處理與剪裁，如若他們確曾費過觀察，由於遺漏那與觀察互爲助長的選擇，他們各自技術能力的缺陷，也難獲得相當崇敬的效果。

就在那紛沓的創作收穫上，不管寫數的多寡，篇幅的長短，一年來文

藝寫作多數皆相沿着現實與寫實兩條相向的途境有所發展，形成成就上的分歧。猶如長篇，（註一）短篇創作由於組織上的經濟，反有着更超越的激增，使多數作者皆易於着手；短篇創作特別爲了它那短小精幹的性質，達到更眞捷的效果。一個顯明的例證，便是短篇創作在目前差不多成爲大多數作者所共同奉仕活動的尾閭，他佔有文學界的主潮。而說到文藝創作，我們所探索的對象便特別顧單獨着重到一年來雜誌期刊上所載的短篇小說。從寫實的立脚，尤其是從現實的生活立脚，多數作者皆極努力認眞的在用一支有力的文筆發掘，生活眞實的內蘊，其中特別如蔣牧良，艾蕪，葉紫，陳白塵，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青年作者，各根據他們自身所熟習的事蹟，展開變幻錯綜的人事演進；以進步的觀點及認識，顯示滿有希望之未來生活道路，爲極值得敬視的努力。他們或是由於特殊事項乃至異域風土刻描見長，或是以多方不同的題材故事的發掘立異；而實際，則見出相等同樣的着力。有如艾蕪一貫以西南邊僻的特殊人物事蹟爲把捉的對象，白塵在其過去作品內大半描寫了監獄生活，這不過是由於所表現的一切在作者本身的記憶或想像裏有個比較熟識的接近，造成一種特出；而推其所以能獲得較大的意義，要在他們精細用心的觀察生活，選擇材料，而最終，通過成熟的技巧。同樣情形，如寫夾在時代激流裏的鄉村變動各色呈現的蔣牧良葉紫，寫各式各樣不同的低級生活所有意義的如周文，歐陽山諸人，皆可在極端現實的立意下，說明他們的成就。

然而，即在忠於現實的寫實目標下，一個作者的立異乃是他最大的成就，倒不完全在題材的眞實，反更在他的自己的態度與看法，他的文字運用或技術，如我們在前面所欲着重。一位藝術家，不同於新聞記者，他只在看，而且在想，他不只在敘說，而且在感受。任何人事牽制，表面上皆與他無關，而實則一切變動皆分有他的悲哀，或喜悅；他整個迸出欲忍不能的深醇情感，那怕浮面上是呈現那麼冷靜，他在創造，而這，正好比擬於人生的或强或弱的彈指在偉大心絃上所按動的音響。就這雙重相關的意義來說，目前若干進步的青年作者所達到的成就應爲共同類似。他們對社會的看法是共同的，對人生的理解也缺少差異，在一條極普遍的概念公式下，會將所有不同事件不同描寫的作品歸攏到同一意義；概括的說，若干以進步理想爲題材的作品，皆不會忘掉轉變，革命，鬥爭，反抗，甚至把臨尾交付希望與明天之類作爲圓場。如若不是出於過於巧合，我們疑惑，這樣情節多半倒是揑造的！對於作品，作者有權利任意安排他自己的理想，代表他的看法與態度；然所有作者態度與看法的同一，則除去顯示出對社會未來的普遍關心或將會醞釀成爲一種風氣以外，就創作方面講，實透露多數作者想像的單純與貧儉。而且一如想像的單純與貧儉，多數作者在表現上的着力也覺薄弱。他們類皆缺乏一種機警生動的文筆，忽略了創造一種個性偏重了作風。目前多數文藝創作的描寫文字，大都平庸，很少注意到文字自身的美麗，比喻的動人，乃至全般描寫之組成的嚴謹，穿插的精鍊與綿密；因而如文字平易簡直，描寫缺乏變動，在目前一般刊物所載的短篇中，觸目皆是。這類技術運用的共通，說明多少作者是「風格的因襲」的類屬下，停滯了更大的進展；他們的作品與其冠以「創作小說」的名義，不如更易以「述說故事」，當更爲適宜得體。

連帶的，同樣由於惑於寫實因而過分漠視了技術，少數作者，更患染不一種文字修辭上的不潔。我們不大清楚，某些作者文字上缺少鍛鍊是否

由於他寫作時間的忽促，但是多數作品字句間的粗陋實係溯源於作者缺乏精詳修正的忍耐，如若不是由於支配文字的力量不够。他們看重量的增加，疏忽質的進步。由於生活或其他理由，他們把寫作期待得過於急切，在動手上草率一點，在完成上馬虎一點，因而結果是通篇呈現紊亂，生硬，笨重，累贅，描寫杳雜吃力，敍述則可怕的沉長，極難使人滿意。他們不是創造，而是在濫造！

二

一年來創作界的新傾向，和寫實的現實主義相並發展，然實則是寫實的另一支派的，為奉仕國防文學的主張要求而給與實踐的一般作者表現抗敵救亡的寫作。「國防文學」為一極動聽而且應時的口號，和一般口號同樣，它的立足由於其自身所含的主張，它的存在為的是要求一種影響或效果。它有它構成的動機，它的建立反映事實上的需要，如若不是為了少數人的企圖。「國防文學」在輿論上希冀形成民族解放戰線上的統一，在實質，它號召一切不同思想或流派的作者，共同針對民衆之普遍的抗敵救亡而有所寫作。這是一個巨大雄偉的目標。然而成為問題的是，如若一切作者皆被牽制到為國防的主題而寫作，這是不是會和過去一般急進的標語口號同樣，為了一種急暫的需求輕輕擯棄了創作在其所有意義上的更大發展，使作者描寫對象的可能有限制的縮小到極度的狹隘？今後事實或許會使所有作家皆同在國防的意義下而有所努力，然它不是由於要求，而是循了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他們各自的努力將更會達於崇高的造詣，卻非一般狹隘的公式理論所能啓示的；且即在這樣共同的途程上，卓絕作者也會顯出他們各自的特異，放射出永明的光輝。他們成就是必然的，卻滲入偶然的機遇的配合；幫忙他們有所發展的，是實際的着手，卻不僅是由於偏狹的理論的限定。「國防文學」或其他類似意義的名辭，對於文藝創作，不是一個空洞口號存在的問題，而是怎樣實踐的問題，一個可能的發展問題。它反映文學界中一般作者對民族存亡的關心，對民族解放的期望；然而最終，這卻不是可以引起若干人無味饒舌的集中標的，它的途境需要多少對抗敵救亡懷有熱忱的作者的開拓，它的實踐應滿含卓絕作者對艱辛勞怨的忍受。

所以，一個語辭終究是一個語辭，唯有整個動向才能顯示最確切的標的。這就是何以，對於民族及目前環境的關懷，在一年來所崛起的若干創作的熱烈表現中，我們見出一種進步的成長，而這成長，無論是多麼脆嫩，其意義總比空喊或爭辯口號大得多，實際得多。如若這裏蘊含希望，我們特別願把期望放在這些作者身上，這些在他們筆下各自呈現一種抗敵救亡力量的作者身上。他們不忘掉一個國民的責任，然在本分的創作活動裏，卻完盡了一位藝術家的任務；就由於這一點，他們值得承受更大的崇敬。有如聖陶，以一支勤快的文筆，在一種永卓的愛國熱誠的支配下，啓示了健全的國民性在青年心理中的生長，（如「老沈的兒子」）且同樣刻描了團結一致的救國運動在民衆間所生的同情與力量，（如「寒假的一天」）獲得極高的評價。茅盾的「兒子去開會去了」一篇創作，以羣衆運動世代承繼，說明時光折磨與人事演進互為對比，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見出龐大永生的力量在不斷繼續，滋長，且理會，篇章課題的嚴肅，為徒以狹隘的國防為主題的寫作所不能及的。在另一些屬於抗敵救亡的創作中，

大都把描寫表現的對象集中到反帝反漢奸，使寫作發展爲民族解放之自力更生的動力。一般的講，這類作品多半顯示了主題的鮮明，有個尖銳的中心事項：從非人道的殘暴蹂躪殺戮（如舒羣的「蒙古之夜」，羅烽的「呼蘭河邊。」）到受厭制者之激於義憤的反抗，（如宋之的「□□紀念堂」後半所表現）從無限止的深入破壞（李輝英的「野戰演習」，程兆翔的「測繪隊」。）到漢奸浪人之普遍的活躍。（如沙汀的「毒針」，林娜的「呆狗」。）皆刻描了清晰的線索與輪廓。若干作品且同樣達到情緒的高潮。一如王統照的「火星」，寫在走私加速度的激流威脅下，緝私處職員由於大力的壓制不能認眞的執行他的職務，因而自怍的感到火星的跳動；李稚青在「校門前的壁畫」中寫愛國情緒在小學生天眞純潔的心靈上所生的同情反響與熱烈擁護，那麼眞摯，那麼生動，顯然承受不願國家民族淪亡的偉大信念的激動。這是最基本也是最高貴的民族意識的强烈表現。

表現了民族意向與力量的文藝創作，不特値得崇敬，且應尊貴。如若這一豐滿的富源値得大量的攝取，問題在應避免無味的牽强附會。一篇創作寧可是直捷屬於抗敵救亡的作品，或不妨抗敵救亡的背景；如若穿插，作者意應弄淸楚彼此的調和與配合，是合理的，却不是出於强制的安排，其次，在爲民族運命關心而有所寫作的作者，由於對藝術的忠實與懇摯，應不抹煞抗敵救亡所有的嚴肅意義。一切在新文學發展下不斷變相出現的算數與湊趣的作者，在這一範疇上是應該斂跡的。它的路途的展開必需沿着正當的趨勢，一切新的嘗試皆應通過合理的斟酌。

四

不論是現實生活或民族動盪中所呈現一切姿態的寫實，優秀作者在他們各自的創作內其實並未呈現着顯著的分野，達於所有通一的歸類。他們在共同之外反映特出，除去一致單獨顯示例外。如若他描寫表現的對象偏狹，實則那是一種醲醇的偉大人格的著重，他展開了人類整個活動的一隅。從這一隅中，我們是出揭去浮面隱飾而透露的深刻的內在，無論人情有多變殘忍與譎詐，無論生活是怎樣黑暗與醜惡，而終歸，最偉大的人性的同情與溫暖定會消融了一切人與人間的隔閡，最聖潔的爲全人類爭取光明的理想必能推翻人爲的缺陷與不平。世代交替，人類物質提高，精神墮落，然而智慧與感情却是千古不滅的。表彰了人類智慧與感情的藝術，隨了人類的生長繁殖也會千古不滅；在最高造詣的藝術，一如創作，它的登峯造極和共同類的存在無稍軒輊。

這是一個理想。追索這一理想的到達，在目前或許是過於不可能；然如果一個理想蘊示一種希望，含有一種鞭策，它即使再高，也不應抹煞。一年內幾位絕卓作者各自的努力，在其創作裏已說明了極可期望的進步，邁上一步更接近的階梯。如一切有着燦爛前程的作者，他們創作根據多方，而最大的根據又是他們自己。由於各自含有更深的不同，他們觀感人生，終於形成背道相馳。在既成作家中，巴金一貫以熱情是稱，他的創作充滿對於陰暗環境的不能抑止的憤懣與反抗，且同時反映進步理想對爲人類解放而有所工作的苦難者所給與的倔强與力量，在「雨」中，在「髮的故事」中，皆說明生活在其所有意義內的衝動與刺激。張天翼在其創作裏展

開廣大的人生視野，在任何情形下也不會忽略他那對世態諷刺的表現特殊，這樣例子如「砥柱」，使由於對人物事態加與的誇張與諷譏，達於甚精緻的獨到。然而同樣展開人生視野，如靳以，便以性格的偏重，與張天翼在創作上所達到的造詣相異；他剖示智識階級中的生活矛盾，不用正面的嘲笑，（如「雅會」）刻畫了人倫至性流露的真純，不含一絲造作與矯飾。（如「犢情」）【註二】他寫作的效果同樣撼動讀者，在作品裏面卻絲毫不雜有作者存在的顯現，由於他保有一個態度上的超然，我們有意說作觀照的寧靜。反而，也是這種觀照的寧靜，有如沈從文，他表現的努力更高，他作品裏所給與的撼動卻不僅由於置身物外的眺望。這位在都市居住十年的鄉下人，對人類美麗與智慧，諸般德性皆有所愛，有所崇拜傾心，因而在其寫作內充分表達與頌揚；（註三）他的憧憬形成他的信念，他的表現見出他的努力。一如「蕭蕭」一篇，寫鄉村童養媳為了作錯一點事對於整個平靜生活所給的不大的擾動，那麼平凡的故事的寫成，在當前普遍的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創作界中，卻應有它的分量與地位。它說明人心向上與善良，在人情的溝通下，人為道德的枷鎖如何會被打破，人性深醇所生的溫暖與普遍，會將所有禮教風習下的人事隔膜消融。「蕭蕭」裏透露出守本分者的良善本質，一種樸野，真摯，溫厚，和平所屬有的天地，它代表一個天真的永生的夢境，如若不是人類幸福的凝想縮影。我們願尊敬作者對藝術的那點自覺。多少作者已從失去原來平靜的鄉村生活上見出殘破，凋落的局面，多少作者又或在刻描承受各式壓制下農民所有姿態時表達了生存意志的堅強，他們皆得有或大或小的成就。而我們的作者，既不想向現實要求立即兌現，又不甘心斲毀個人的理想迎合趨時，他把他對人類美德敬仰的情緒懸得更高，他接受人生與真理的契合。異於常人，他把生活理解得最為透澈，他倒寧願揭示那最孤僻其實也是最豐富的蘊蓄。這裏，如果時間不能接受他的啟示，問題倒不儘在他對時間的冷淡，我們隱隱見出一支明煦的光輝逐漸放射它的奇麗的光亮，而空間的闊大正好助長了它的普照。

然而，永生的光輝在廣大的羣體中是那樣的罕見，我們担心，如若不是輝耀洞明，較小的屬於希望的光芒往往會被時間的陰暗所蔽。它透出它較淡薄的明亮，然而禁不住更大的隱晦；但在追求光明的人，他永不會忘掉那最淡薄的光芒的發現，由於這同樣給他們一種欣慰，一種期待，由於最小的光焰，也滿有變成最大的火炬的可能。在目前幾位特出的青年作家的創作中，我們便發覺了裏面滿含有屬於藝術永生的可能的光芒，值得期望。蕭軍以新奇的題材與新奇的技術相間揉合，形成作風的卓絕，有如「同行者」，他的文筆飽含一種豐盈的希望。又如蕭乾，以一腔對社會的熱誠安排佈置他的寫作，以一顆枯澀麻木的心支配他的文筆描寫；他體味人生之正常與缺陷，保持一種超越的啟示，卻終於由於氣質的近似，塗飾了文字的光采。有如「鵬程」，那麼堅強凝持的剖示了卑鄙者靈魂的腐爛，造成通篇的完美，便知作者表現的優異，確實值得鼓勵。如若風格在創作意義佔有是個珍貴稀罕的成分，則蘆焚在若干寫作上所消費的心力將會屬於極悠久的玩賞，代表一種奇異的結晶。從「里門拾記」中，我們體味出作者那分精鍊簡爽的筆緻在其寫作上所着重的意義與分量，那樣新穎，那樣獨特，顯然他吸收乃至再現一種強烈的感受，發出奇麗的星光，造成永在的流連。

我們所以在文藝創作中特別着重到個性，由在最終的成就，卓絕的造詣極少相類。偉大作品的完成見出偉大人性的整個呈現，而唯其藝術是創造，它所顯示的是一個藝術家，在他的全般精神活動裏所偏重的與任何同伴的差異。所以，唯其清新才會隱示生機，唯其獨特才能接近卓絕，目前，我們已察覺少數永生光輝在卓絕作者間大量的透露了；且是，在幾位比較陌生作者如葛琴，羅淑，靑子，陳藍，端木蕻良 ，……諸人寫作中，也蘊有新奇的希望的光芒，我們爲這點生氣興奮。因而，當另一新的年度的開始，願不憚煩絮的在此說明我們對於過去一年文藝創作所生的理解，且對今後創作界，以及凡願在爲藝術之眞純永卓而有所努力的作者，敬致最大的無限的期望。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深夜，天津。

（註一）在目前現實主義之激越的發展下，長篇創作由於事實上的相近及方便，最適宜於寫實的題材。一個作者可以根據他的觀察認識，便表現得以充分運用，造成他整個精神活動之更大的辛勤勞績。這一年所刊行的長篇極少，而在這寥寥幾部爲我們所知的印集中，却皆爲現實剖解，且鈎抹了它的稜角；如沈起予的「殘碑」，有一個寫革命過程中一些靑年的生活故事，林森天以南洋教育爲題材的經緯，構成他的「濃煙」，再如，隅棨的「急湍」，以五年來民族顚覆爲背景，刻描多方人事動態，且連繫了繁複的牽制，帶式宏偉的企圖，爲極高的努力。一切，由於時間及篇幅，惜乎不能多所論言。

（註二）載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大公報「文藝」。

（註三）見於他爲蕭乾作「籬下集」所寫的「題記」，商務出版。





評張譯「還鄉」

蕭乾

還鄉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哈代 Thomas Hardy 原著 張穀若譯
葉維之校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編輯
一九三六年商務版 六八二頁 價伍元陸角

由於典故的繁多，文字在詮釋自然和人生的企圖下，運用得又特別艱深曲折，翻譯哈代成爲一件至爲困難的工作。他自己既是詩人，寫起小說也還掩不住一個詩人應有的綿密細致：那種對草木蟲鳥的愛好，對天空變幻湛深的觀察，對人間瑣事的輕喟微嘆。在他所有的長篇小說裏，這種味道最濃的——因而也可推作最成功的，是『還鄉』。雖然依舊是命運那黑袍老人的顯聖，在這裏，他動用了一個極神秘感人的象徵——渲染着一片寂寥荒原的野火。【註一】如一個忠實畫家，他攝取的全是 Wessex 一帶的實景，然而超過一個畫家，他又以耍木偶戲者的想像，在本書中把荒原變成爲人事變幻中的一員重要的角色了。

一 一宗功德

多少年來，我們聽到哈代的名字，及他那些建築家，詩人的頭銜。他的『苔絲姑娘』先後有了三個譯本，然而『還鄉』却始終無人染指。這是我們譯界許多重大缺憾之一。自然，中國人已够認命的了，我們並不再需要哈代那十九世紀定命論者的說教，但他的小說至少可以給我們當代作家們這樣一個切實的啓示：一個觀念，左也罷右也罷，只要落在一個創作家的手裏，就必須先成了靈，有血肉，繪聲色，甚而穿上衣飾，才能爲讀者所接受。『還鄉』的思想的確算不得健康，【註二】然而這部充滿灰色雰圍的書到今天還爲人廣遍地閱讀着，而且，在另一個秦始皇出世以前，也還不見得消滅，這不是一個明白彰顯的事實嗎？僅僅爲了啓發這點教訓，譯譯『還鄉』便已是宗功德了。

在這評文的開端，筆者應先向張君道賀，因爲本書譯者的淵博學識和辛勤工作已征服了原著風土典故的繁重，他的『道地』譯筆又使一種陌生變爲熟稔——不怕有人惱，這譯文大部是比當前許多『國産的』創作對我們更熟稔許多。這部書，連同『德伯家的苔絲』【註三】的譯出，都具有兩重意義：謹慎地逐譯了兩部英國傑作固是一大功績，同時，還可算譯譯工作中的一個嶄新試驗。

異於一般譯譯，本書譯者的理想是『用道地的中文，譯原來道地的英文，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用合於中文文法習慣的中文，譯原來合於英文文法習慣的英文。』【註四】譯者認爲一般半中半洋的『直譯』是『只用手不用腦的譯譯。』張君除了採取『道地』譯筆以外，並且還勇敢地用中國北方的方言（山東東部）譯原文 Dorset 的方言，因此，『傢』，『啥』

，『俺』一類土頭土腦的字眼在本書中到處可見。筆者在這裏還想指出本書另一個特殊的美德，那是註解的詳盡。這種傻功夫，是濫譯粗譯家所絕不肯賣的力氣。爲着學術工作的認眞風氣，這力氣是應被推崇的。

二　另一個極端

正因爲這是一個嶄新的試驗，所以它走的恰是另一個極端。在某一意義上，我們幾乎可以担保這譯文將爲許多人所鍾愛，爲了年來國人有些厭倦囫圇吞棗的『直譯』了，冗長的名字，彆扭的對話，龐雜着需要推敲分析的複句。如今，握到一本這樣艱深的舶來的傑作，讀來却如吃麵條那麼順嘴。僅僅這點『流利』，便足給人以莫大喜悅了。譯者在『自序』裏提及直譯時，雖謂『他們說，可以保存原文的語氣，風格等等』，但他却很輕蔑地把這種保存判爲『沒有什麼意義』，那即是說，對于張君，直譯是一無可取的。如果在一部精心譯作中，還准許我們挑一個毛病時，筆者認爲張君在摒除直譯的短處之餘，不曾屏心靜氣地考慮，更沒設法保存直譯的優越處是極可憾惜的。

三　不可企及的優越

在許多場合，本書都證明了直譯所不可企及的優越，那麼近情近理，伏伏貼貼。第一，這種翻譯工作需要的了解體會較直譯爲深。當朵蓀說『It is necessary to go』的時候，一個直譯者只要譯成『我必須去』便好了，然而張君却體會了朵蓀的少女性格，並描摹她那種急於和韋狄結婚的心理，把它譯成『我非自己一個人去不可麼，』（頁一三一）這裏面不是已有了呂瑞慈教授 I. A. Richards 所謂的『語氣』和『情感』了嗎？第一，故事本身以外，譯者對原文的了解也必很透澈。許多直譯出來必將成爲『死謎』的句子爲張君很從容地化開了，像“The untameable, Ishmaelitish thing”之譯作『不受鋤犂，見棄人世的光景』（頁四），在註釋裏又把 Ishmael 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記出。像“Scyllaes-Charybdean position”之譯爲『前又怕狼，後又怕虎』（見頁六一六註）也具見苦心。

註疏極詳的論述著作我們見過，但外國文藝作品的翻譯，後面附帶長度約原文五分之一的註解的，筆者這是第一次看到。讀到書尾還看到『待考』處十一條，對譯者這種近於金石家的縝密周詳，絲毫不苟，只有佩服了。無疑地，譯者縱不想在國內自詡哈代專家，他爲我們預備的註釋却早已超出一般閱讀的需要，而臻於『哈代研究』了。本書註釋的對象大概可分三個階層：裨益普通讀者的，是那些名物和英國風土人性的解釋，如五朔節，如主婚禮（頁一一八“To give away”），此外山東土白的註也極重要。比普通讀者的興趣再濃些的，（自然，對註解的興趣愈濃，故事的進行愈容易被打斷！）將留心那些鄰於『箋証』的註了，像『聖喬治戲』台詞的節譯（見頁六二七註），或追溯『德高道廣的靈魂』的來源（見頁五八〇註）。必須把注意由故事本身而移到研究哈代上，才有耐性讀那些呢，如關於第一章各家評論的比較。（見頁五七一）但我們也發現了一些這三層讀者都不會關心的註釋，除非他根本不在讀這本書，像：

『柱子頂兒上，有些互相交鎖的圓圈，上面裝飾着小花兒：在那一層圓圈兒下面，是一圈兒乳白色的山楂【註】，山楂下面，是一圈兒響鐘

【註】，青鑰下面是一圈蓮香【註】，蓮香下面是一圈兒丁香【註】，再下面，是一圈兒剪秋羅【註】，水仙【註】等等……』（見五三〇頁）

在註裏，我發現的，正如一切普通字典所告訴我們的：『丁香，原文Lilac學名Sysirga vulgaris』，『水仙，daffodil，學名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花黃色，單瓣或複瓣，』這種不厭其詳的註解不但妨礙閱讀的進行（既備了註，譯者自然希望讀者翻看的！）而且，對於一些自尊自信心强些的讀者，連水仙丁香都註了出來，未免使他們起反感。筆者認爲『詳註』在精神上是一種美德，它代表學者的認眞；然而對於需要直覺地欣賞體味的文藝作品，爲求讀者心神的集中，最好還是盡力省儉，使註解成爲閱讀的嚮導火炬，而不是障礙累贅。譯者在『自序』裏說，『如果有人想借此研究研究英文，或者研究研究哈代，那我相信我這些注釋可以帮他點忙。』張君爲讀者設想的太周全了，其實，這到應該托付給『英漢對照』的譯者，張君的工作是領我們認識一部傑作呢，那工作本身意義已够重大了。

四 還是改竄了

雖然譯者用的是『合於中文文法習慣的中文』，本書離這理想並不是毫無距離的，譬如『I have outlived my faith and purpose』之被譯作『好啦，我已經活過了我的忠心和意志了。』（頁二七九）那個『Outlive』似乎就應該再消化一遍的。然而更使我們失望的，是如一般『意譯家』，本書改竄原文的地方還是很多，像：

（一）"In that rookery of pomp and vanity, Paris, I believe."

譯作：『我想是那銷金窟，繁華城，法國的京城巴黎吧？』（頁一四

這裏，『法國京城』自然是譯者添進去的了。多麼蛇足！

（二）She had pagan eyes, full of noctural mysteries.

譯作：『她那兩隻眼睛，是異教徒的神兒，又深又黑，富有夜的神秘。』（頁九〇）

在註裏，張君已承認『又深又黑』是他杜撰的了，然而我們並不能看出太多的需要，值得觸犯這『不忠實』的重罪。

（三）"Beware of the fury of a patient man."

譯作：『留心老實人的憤怒。』（頁四三二）

明明是 Patient，而譯作『老實』，這似乎不安。『耐性』和『老實』不是一樣道地嗎？況『老實』給人的印象多少近於呆獃，然而姚伯並不。

（四）"We Were each married to another person."

譯作：『咱們兩個，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了。』（頁四七三）

這個譯法的『道地』可不能使我們服氣。第一，這是蝴蝶鴛鴦派小說裏的對話，不是一般中國人的口語。第二，這樣太糟蹋了哈代那句樸淳有力的原文，第三，也太曲解游苔沙和韋狄的性格了。然而全書裏，這種譯筆還極多，如把 Out of place 譯作『如魚失水』（頁四八五），都似乎太信筆，太不顧及原文了。

五 迎舊拒新

如果我們記清譯者在本書中那個極端的試驗：『用合於中國文文法習

慣的中文』，一切毛病原極自然。爲了挨近他這個理想，張君在本書中使用了兩種一般譯文裏不常見的文字：成語和土話。如果『還鄉』的全貌，在意象和情節上起了質的變化時，無論功過，我們都得歸在它們的頭上。譯者的企圖是把作品盡量拖得離我們近，然而這樣是否將使譯文本身愈距原著遼遠呢？試看

（一）I would keep you away from her till the universe come to an end,if I could.

譯作：『我現在要是辦得到，我要叫你和她永遠隔開，一直等到海枯石爛的時候。』（頁四五一）

（二）Misfortune had struck them gracefully, cutting off their erratic histories with a catastrophic dash, instead of, as many, attenuating each life to an uninteresting meagreness, through long years of wrinkles, neglect, and decay.

譯作：『實在說起來，這番不幸把他們這種不合規律的生活，用慘劇給他們突然割斷的，叫他們不至於和許多人那樣，因爲凋殘遲暮，白髮龍鍾，遭人冷落，年復年年，把生命弄得味同嚼蠟，反倒得說，是來得很適當的哪。』（頁五三三）

（三）Yet, what a difference——

譯作：『然而這毫釐之差，可眞是不可以道里計的—』（頁二七三）

（四）Emotionol smuggling

譯作：偷香竊玉

（五）He had nipped in the bud the possible meeting between Eustacia and her lover this very night.

譯作：『那天晚上游苔沙和她的舊情人重行相會的可能，剛一發生一點兒萌芽來，就讓他給風吹雨打了。（頁三一七）

（六）自然，全書各章的標題更譯得地道了，許多是很像章回小說的回目如：

1. EUSTACIA DRESSES HERSELF IN A BLACK MORNING (BK.V.Vol.7)

譯作：『晨光陰慘裝罷歸去。』

2. TIDING OF THE COMER (Bk. II, Vol.I)

譯作『村夫談歸客　消息動芳心』

3. SHE GOES TO BATTLE AGAINST DEPRESSION(Bk. IV, Vol. 3)

譯作『出門遊逛解煩悶』

這些例子皆說明了譯者曾怎樣勇敢地湊近他那『道地譯』的理想，不幸這譯法對於原著是一種無可挽救的損失。“wrinkle, neglect and decay 是怎樣簡樸有力的三個字呵，然而譯成『凋殘遲暮，白髮龍鍾，遭人冷落，……』這樣整齊陳舊的『成句』時，譯本的讀者將疑惑哈代是那麼愛咬文嚼字的一位打油詩人了。“Nip”和“bud”原是一個連貫的而且頗新鮮的『喻辭』Metaphor，譯者把『萌芽』翻出來，那動詞却另外杜撰了，而且多麼齊整而流俗呵！此外，像 Black Morning 原都是寓意很深的『喻辭』，富象徵和 Suspension，即使對於英文的讀者不太生疏，『黑色的早晨』於中國的讀者一定比『晨光陰慘』美多了，含蓄多多了。怎奈張君有一個牢不可破的『道地譯』的理想橫在心頭！

六 由還俗而流俗

提起含蓄，這原是哈代的風格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是譎譯狄更思，這樣自由的譯筆對原著損害處也許還小些，哈氏的文字却經不起這樣『拆開來譯』。然而通過全書，譯者的辦法便是用『合於中國文文法習慣的文字』譯哈代那並不止『合於習慣』，却還閃爍着作者創作機智的文字。我們可以不諱地說，譯者把這書譯得通俗Popular了，然而也譯得流俗了Plain, if not vulgar！許多哈代本人一定很得意的描寫語句，譯出來却成爲俗不可耐了，如：

（一）『The perfervid woman by this time half in love with a vision.』

譯作：『這位富於情感的女子，如今竟有一半和一個「影裏情郎」發生戀愛了。』【頁一六三】

（二）But had She been going, what an opportunity would have been afforded her of seeing the man whose influence was penetrating th[illegible] summer sun!

譯作：『不過她要去能去作客，那是多好的一個機會呵！她一定能够看見現在感動她有如夏日的那位人物了。』（頁一十〇）

（三）A beauty with a white face and a mane as black as night

譯作：『一匹很美的，白白的臉，漆黑漆黑的鬣。』（頁三七〇）

够了，由這三個例子，我們便可以看出張君譯此書的步驟：如果有『成語』可用時，自然最順手了，遇到沒有適當的成語時，便把原文翻得愈白愈好，甚而不惜改動原文，以俯就中文『習慣』。然而這是多麼殘忍的『民族觀念』呵！明明是附麗着不少詩感，且也許還可以引起『荒原』聯想的 As black as night ，竟用『漆黑漆黑』給調換了，Penetrate 那樣一個刻畫火熱深遠的喻辭，而且那麼新鮮，竟用那極輕微習見的『感動』給交代了。至於『影裏情郎』把游苔沙，一個性格不平凡的女子，染成一個怎樣唱『毛毛雨』的俗物，那只有任讀者體會去吧。

七 土頭土腦

前面曾說到本書對話之譯成方言可以帮助人物性格及口吻的渲染，然而這也是一件極冒險的工作。譬如把游苔沙的一句『Ah, my life！』譯成『喲，我的媽！』多少便使那人物的影子現得土頭土腦些。這種口吻的不合，有時比直譯—任讀者自己捉摸—對於情節的妨害也許更大些。如同：

（一）What was the fellow's name who was keeping you company and causing you to add cruelty to her to you to wrong me.

譯作：『叫我當王八還不算，還把她氣了的小子是誰？』（頁四五五）

把『Keeping you company』譯成『叫我當王八』，不但於原文距離得說不下去，即以情節來說，也不可解：姚伯並沒有確定他妻子與那個人的關係深淺，而且，像他那樣讀書很多志趣高尚的人，這話他說不出來。這是另一個社會裏的人吵嘴時必出的『惡言』，姚伯雖然氣急了，原文和他一向的性格都可證明他當時說的話還不至那樣粗野甚而自賤。

（二）Pooh, my dear; you don't know what you like."

譯作『呸，親愛的，你這是不懂得你究竟愛的是什麼○』（頁四八二）

這個 "Poor" 字譯「呸」本極恰當，然而旣是那麼顧全中文習慣，張君把『呸，親愛的』放在一塊不覺得有些可笑嗎？「呸」代表的情緒可是卑夷，叱斥，或震怒。

用方言還有一點應顧慮的：如果把讀者由一種生疏帶進另外一種，雖然程度有深淺，『不懂』則一，這工作還算不得成功。尤其在中國，這個方言紛歧的國家裏，拿起一本『閩語』或『番禺語』的聖經 Bible，比讀希臘文的也真切不了多少。在這情形下，使用方言似乎應在兩種情形下：一，應選擇較普通的，二，可能中，要註解出來。張君選的方言不算難懂，然而有些字却忘了註出來，而這些剛好是比較不常見的，如：

（一）It was no wonder that wildeve, ignorant of the new man at the back of the scene, should have supposed Eustacia to be playing a part.

譯作：『因爲韋狄不知道背後新出來了一個作梗的人，所以無怪他又以爲這是游苦莎故意拿糖了○』（頁二一四）

先不提這譯文本身的忠實性，僅『拿糖』這個單語便够費解的了，除非在北方住過的人是不容易懂的。普通爲使意義明顯，寫作『拿搪』尚費思解，何况是拿『糖』呢！

（二）Fair ones with love-locks

譯作：『留着「劉海兒」的美女』（頁三六○）

據筆者所知，「劉海兒」（戲金錢的年畫）究竟是怎樣一種髮飾，似乎也不是異地人所容易知道的。

（三）自然，譯者創作的那個新字：『怹』（四二二頁起，讀T'an）也具地方性極强烈的。和『您』一樣，這字原比『她』字尊敬些，所以姚伯用這個字稱他母親，然而有時『怹』『她』混用起來，使讀者也摸不清它們的分別何在了！

（四）He is better, though still unwell, Humphrey, replied Eustacia.

譯作：『他好一點兒了，赫飛，不過還是不硬朗○』游苦莎答道○

照譯者『自序』所說，這裏採用的當然是北平話了。然而據筆者所知，北平語中『硬朗』這個字是對老年人用的，像姚伯那樣大的小夥子是該用『壯實』來形容的。

八 雙重的使命

翻譯對於整個文化的使命似是雙重的。單就故事本身說，我們原不必這樣斤斤計較。安徒生的童話坊間版本多極了，正如那些希臘羅馬的神話，凡能用英文寫得通順文章的，誰都有資格 "Retold"。兒童讀物自然也不是可以馬虎的事，但他們的小說着重的是事實的敘述，情節的興味。比那深奧些的文藝，則事實以外，更還須移殖新的情感。這種新的情感，粗獷的或細膩的，全隱蓄在新的文字表現中。林琴南先生雖然譯了那麼一大堆書，他給我們的多半是事實的知識 Factual knowledge，使我們知道西洋有個莎士比亞，有個司考德，有個大仲馬，並告訴我們『威尼斯商人』是怎樣一齣喜劇，茶花女的命運如何悽慘。即伍光建先生的許多譒譯，給我們的也不外那種事實的知識。節譯，重述，和全部意譯的差別僅是量的，後者不過敘述的更完全些。這種量的『完全』還配不上『忠實』，如果

論譯的『忠實』是對原著說的。故事以外，曾經使讀者更直接些地親近了異邦作家的心靈，而且藉翻譯使國內創作的風格情調發生了質的變化，使新文藝由五四狀態而進展到目前階段的，這功勞仍得歸給一些情節以外還尊重原作的文字排列運用，那些費力不討好的直譯者；是他們使不能直接讀洋文書的國人——讀者及作者——在我們已有的思致及描繪的方式上面又加上許多來自遠地的，間接且還影響到我們的氣質。

張穀若先生譯『還鄉』的認眞是我們佩服無地的。由那頁『待考』，我們便知道了他莊嚴的學者態度。只是對於直譯他似乎沒怎麼深加攷慮便下了個『毫無意義』的結論。這一念之差，使他的這本迻譯雖有了一切『意譯』應有的優越，卻沒能包含直譯的長處，因而他把一部洋書變成地道了，也把一個深刻作品變得淺薄了。這試驗的結果重新剴切地告訴我們：既是翻譯，就得尊重原著；內容和形式如果是皮肉不分的時候，像那位『裁縫哲學』的作者所說，翻譯便不能全然無視原文的風格情調，硬享受創作者的自由。『地道』的文字喚起的自然是『地道』的意境情緒，便這樣張君把讀者應保有的『心理距離』(Psychic distence) 縮得無一隙之地了。他使我們接近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卻把我們從哈代身邊隔遠了，甚而離哈代原有的人物也遠了。

一九三七，一，七，上海。

註一：原文係 Bonfire ，張譯作『烟火』自另有道理，只是太容易與 Fireworks混起了。久居北方的張君對此點當能感覺到。

註二：在『還鄉』裏，哈代先指使游苔沙 Eustacia 充反抗命運的角色，直到她躊躇着應不應該同韋狄Wildeve 逃跑的那個『寄西馬尼園之夜』，才這樣對命運俯了首（頁四九一）——也就是哈代在本書中强調定命論的頂峯：

『我能走嗎？我能走嗎？』她呻吟着說道。『他不够叫我委身於他那麼偉大——他够不上我的願望那麼高大……而我自己又沒有錢，自己一個人走得了！就是走得了，於我又有什麼幸福呢？我明年仍舊得和今年這樣强挨下去，明年以後，仍舊要和以前一樣。我是多麼多麼想要做一個要强的人來着呀，，可是運命多麼老是折磨我呀！……這樣命本是不應該加給我的呀！』她在一陣悲憤的反抗中，顛狂昏亂說地道：『哎，把我安到這樣一個惡劣的世界上，有多殘酷哇！我本來是有作許多好事的能力呀，可是我的力量管不來的事物把我給損害了，給摧殘了，給揉碎了！嗳呀，老天爺呀，我對你一點害處也沒有哇，那你想出這麼些酷刑來叫我受，你有多殘忍哪。』

註三：Te s of The Durbervilles也是張穀若先生譯的，比本書出版早兩個月。筆者本打算合起來評，但因兩書譯筆風格相同，爲簡便起見，僅就一書說話了。

註四：引自『德伯家的苔絲』上卷裏的『譯者自序』。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國際諷畫

英義締地中海協定



海權的爭霸

英國人對墨索里尼說，「我們的船在這個小池裏，是不至於衝突的吧○」 Punch

德義的使命

德義携手將同斬馬克思主義的妖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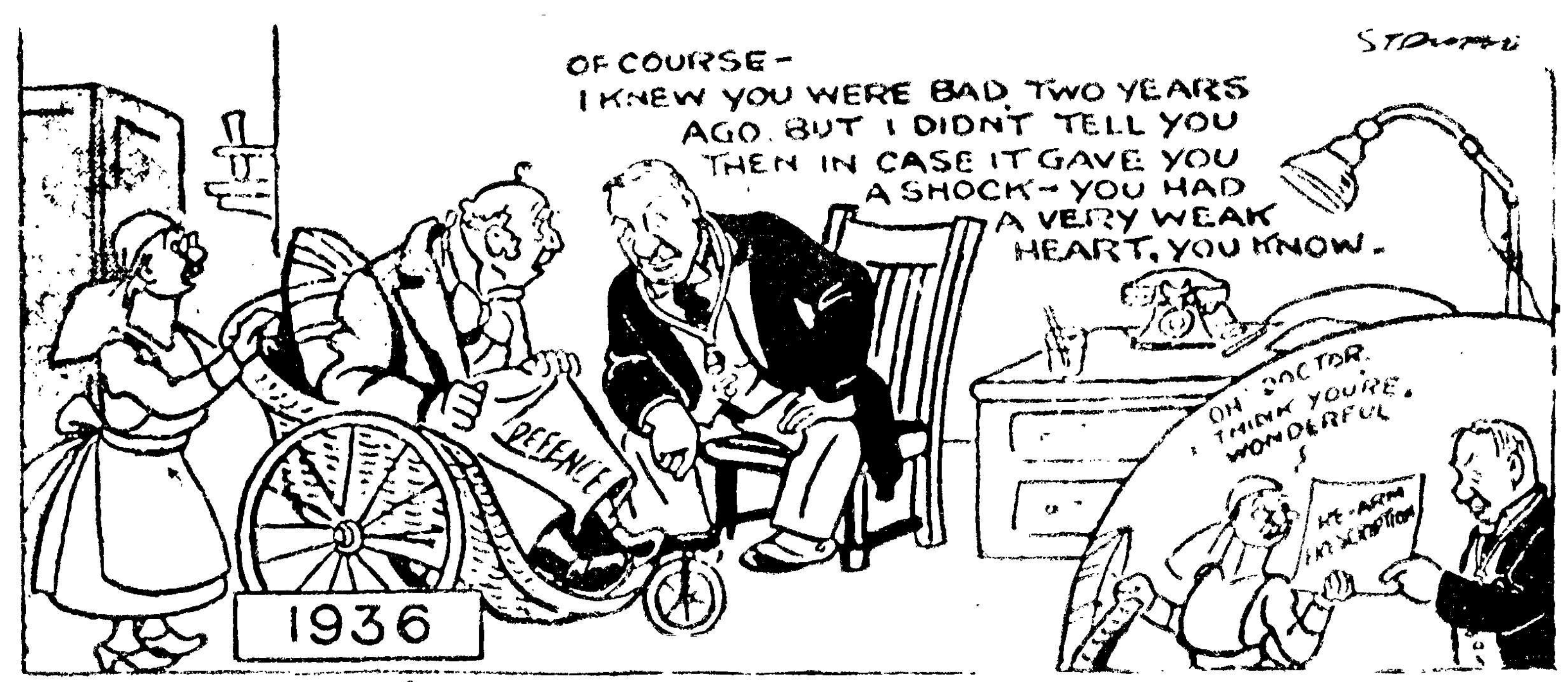
原見柏林 Kladderadatsch 報



俄報之德義關係觀

原圖見「艾斯科日報」，稱希式拉穿上義大利的靴子，也適合沒有○





英閣的國防政策

(一)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國防病人對包爾溫大醫士說，「大夫，我覺得身體很虧呢○」包大夫，「咳，眞痲煩，吃我那原方，包你沒錯○」

(二)一九三六年：包大夫說，「兩年前，我便知道你太虧了，但是那時候我沒有告訴你，恐怕使你失驚○你知道，你的心臟太弱○」

另一幕：包大夫開了一張整軍的藥方，病人欣感地接受了○英漫畫家Strube氏繪



英法與戰債

自世界蕭條發生以來，歐洲各國對美國停付戰債，最近英法忽有恢復戰債談判之說，其意義頗堪尋味也○ 圖見紐約時報○



歐洲的兩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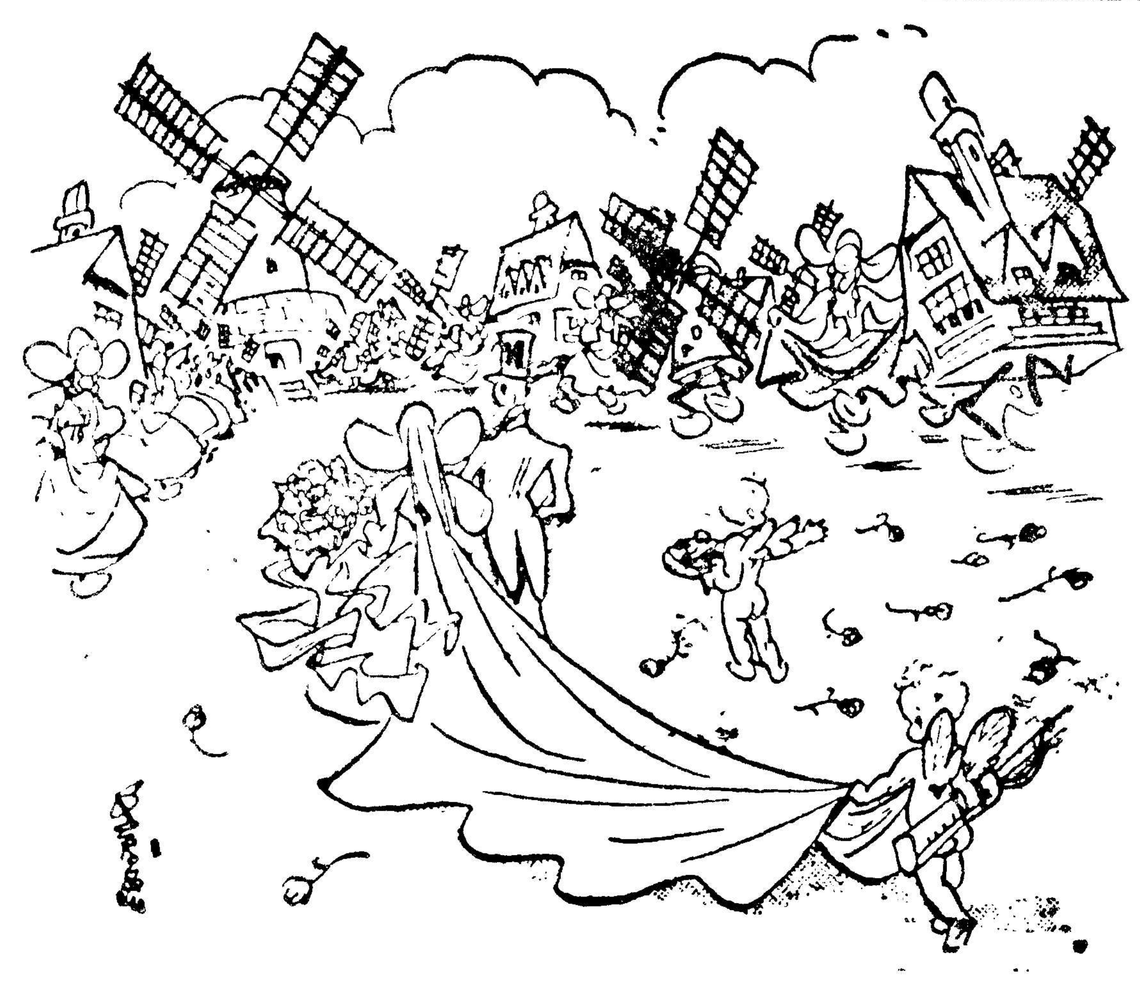
見美國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報

悲慘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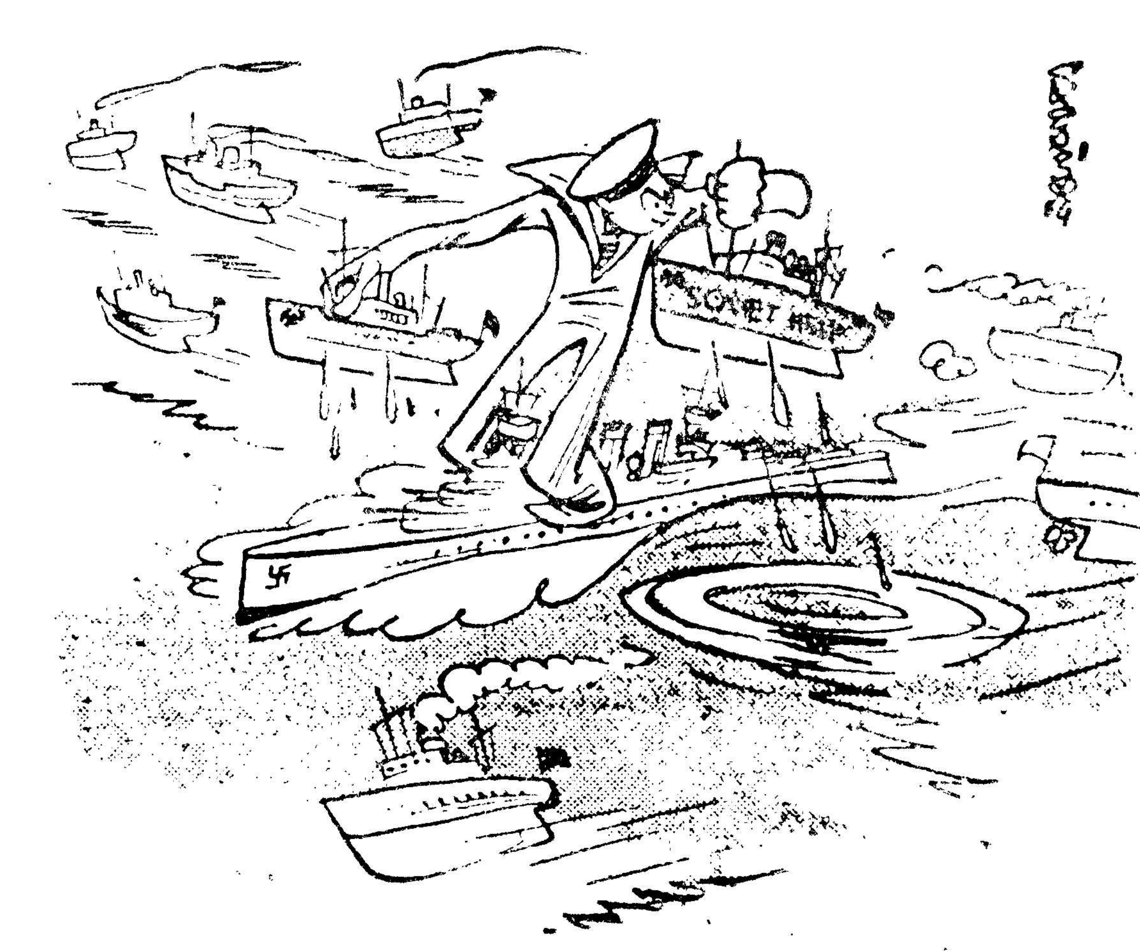
現代的拉阿孔

西班牙現呻吟於左右兩派內戰之下，正在作最後的掙扎。（請參閱本報新年特大號「詩與畫」一文插圖） Cn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荷蘭女儲君大婚

上海字林西報



西亂中各國海軍的鬭法

上海字林西報

吾王萬歲！

此圖與下圖均見英國 Punch 畫報，係英王愛德華八世即位時發表。今覽此圖，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聯想事件

最近美政府下令，禁止外交界服務人員，不得政府的同意與外國女子結婚。這件事不能不令人想及英王的婚事了。

原見華盛頓郵報



人民的信任

Punch 先生對英王說，「我們對你的信任是沒有底止的，你知道民間的疾苦，較任何君主爲甚。」



日本外交陷於窮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日滿支評論」

山崎靖純著

外交陷於窮地，這又成了日本朝野的一大問題。

無論如何，日本的外交已全面的陷於窮地。對華外交，對蘇外交，對英外交，對美外交，以至近日連對法的外交，都沒有一點成績。在這中間，只有一樁事情，便是國民做夢也想不到的所謂日德防共協定的出現。這個協定是甚麼意思，我們還不明瞭，反正就算是日德兩國開一門親吧・——在使對華對蘇對英對法的外交更加惡化的犧牲之下，並且使歐洲的糾紛也關聯到日本的危險之下。

繼日德協定之後，便有日義親善。這又是在滿洲國和義領亞比西尼亞交換承認的諒解之下而出現的。並且在希望解放的一切有色民族對日本失望的犧牲之下而出現的。

可是，拿出這樣大的犧牲所結成親善關係的德義兩國，都是前此表現領土的野心，國交的無信，和人種的偏見，在世界上無與比倫的國家。希忒拉，墨索里尼，那一個不是至前日爲止，還是唱着黃禍論，侮蔑日本的代表的人物。我們對於日本這類不自然的外交，實不能不衷心祈禱其無有。

「國際間無道德」，福澤諭吉尚且這樣的說過，然而那是以前的事實。到了今日，人類都聰明了，對社會的表裏和誠僞，辨別得出來；加以在這交通，通信，生產手段等可驚的發達方興未艾的現階段，對於蔑棄道德的，在國際世界能長此容許嗎？誠然，至今日爲止，國家或者就是道德的單位；可是歷史的新的進展，不又正在要求這個道德單位的擴大嗎？恰和經過家族，部落，都市等道德的單位擴大至國家一樣。

所以在新時代裏唯一正當的繁榮之途，

國際新語（蔭恩）

一九三七年的預言

一九三七年巳經開始，據一般人的推測，都說今年是最危險的一個年頭，但是究竟怎樣呢，我們不妨看看英國著名曆本奧爾德慕耳(Old Moore)裏的預言是如何說法。下面就是它對於一九三七年的預言：

正月是比較黑暗的一個月份，將要死掉一個大政治家；英國戶口調查局將要報告出生率減低；同時金融方面，將稍現緊縮——這是聖誕節後例

其重點實繫於如何使他民族亦獲得解放。依歷史表面所現出的種種情形，固然屢屢使人們錯覺霸道的勝利，但結局，最後的勝利，仍然是屬於把握着新的解放原理的正道的國家。

在世界變革的所有的禍亂之中，只有一條使日本無過的最善之途；是甚麼呢？就是沿着歷史的進展，成爲冠絕世界的具有開明性的國家。唯有這樣一個國家，才能夠發揮新時代裏引人親近的無限魔力。到了這個階段，我們便沒有一點談論防共的必要，日本國民且無論，中國民族關於聯俄抗日的感情，也就自然消滅了。

無魔力的國家，在外交上也決無成功。

（紫軒）

菲島的國防建設

Philippine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Naval Accord in the Pacific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出版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菲島現正在積極的編練新軍，以防日本侵略。日本對於侵略大陸，還不能滿足她的欲望，所以又宣布所謂「南進政策」，因此菲島採取了平和時期很少見的擴軍程序。他們的目的是想在十年的短暫期內，至少能練成新軍五十萬。

現時菲島的軍力有曾受過美國軍官的訓練保安隊七千人，他們是一種遇見騷亂時維持治安的武裝警察。此外有斥堠隊六千人，他們是訓練極精良的民兵，薪餉歸美國陸軍部支付，制服也同美國軍隊一樣。至於現時駐菲的美國軍隊卻有五千人，包括空軍在內。

第一批的菲島徵兵，定於今年元旦召集，包括自二十歲至五十歲的男子四萬人。他們將受五個半月精密的軍事訓練。第二批在本年七月間召集。菲當局希望用這種辦法能練成兵士四五十萬人，以備捍衛國家之用。當局現正在趕築營房，在去年一年中，並曾訓練保安隊的軍官和後備員若干人，使他們能負訓練新軍之責。

去年菲總統奎松曾向羅斯福總統請求，派遣一個軍事教練團赴菲。羅氏於徵得議會的同意後，便派遣麥克亞瑟將軍 Douglas MacArthur 渡菲，予菲陸軍以技術的協助。麥氏的薪俸仍由美政府付給，而沒有菲列

有的現象。

二月的情形，也很悽慘，商業衰落，失業的人將更多起來；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將產生一個青年的政治家；美國的財政情形，雖然不十分穩固，可是羅斯福堅定的動作，卻能有所補救；一個轟動社會的離婚案件，將要發生；工黨因意見分歧，將現分裂，結果失去一個領袖；遠東情形，更見緊張，同時希臘，埃及，和西班牙，也不甚安寧，西班牙的內戰，沒有終止的希望；英國北部，將要發生一件大鐵路慘案。

三月充滿了水災，山崩，以及其他意外和災害的事情。遠東局勢，更見緊張，所以英美俄的外交家，將大忙特忙；目前僅存的大戰中有名人物其中的一個，將應上帝之召，而永離塵世；軍費預算，將更見擴張；同時將有橫渡大西洋飛行計劃及一驚人的

實陸軍大元帥的榮銜。現在菲方有一種計劃，打算把保安隊和斥堠隊合併起來，俾菲島完全獨立後，能擁有常備軍一萬五千至一萬九千名。該隊的隊員負有教練徵兵之責。這種常備軍將要受高度的機械化。目前菲島全境的路政，很爲發達，新路且正在趕築中。空軍也很受注意，菲島現正在籌設裝置飛機的場所。

菲島新軍隊有一個很可注意的特點。菲當局計劃要把常備軍和徵兵全做到能够自給的地步。菲島陸軍總司令桑道斯將軍 Paulino Santos 自一九三〇年起曾任過懲戒局長 Director of Penal Institutions，在菲島各地設立犯人墾植村，教他們以耕種和手工的技能，結果異常美滿。桑氏現在對於新軍，也擬採用屯墾的制度。菲政府的軍備計劃確能得到人民的贊助，菲人對於服軍役一舉，全都十分踴躍。

關於海軍國防問題，菲政府想模仿義大利，建築一個小型的艦隊。一般對於美國在菲島所設的海軍根據地，當然有許多的揣測。按照泰定，墨杜菲法案 The Tydings-Mac Duffey Act 在允許菲島獨立後的兩年，美菲雙方便可開談讓渡的辦法。據目前的估計，美國在菲島的資財，約值六十萬萬元美金，所以美國對於菲島，是不甘拱手讓人的。美國在菲，不能不維持較大的軍力。但是美國終將逐步的退出菲島。新練軍隊的經費，將歸菲島政府自己担負，在最初幾年，每年的軍費約需美金八百萬。（歷樵）

德俄關係的又一解釋

Germany And Russia

The Comtemporary Review, Dec. 1936

G.Soloveytchik 著

近年德國與蘇俄關係的緊張，與希忒拉攻俄的企圖，是舉世共見的。但也有人以爲希忒拉本欲與俄維持友好關係，後因法俄携手，甚至於成立互助條約，希氏才開始作反俄宣傳，以冀打斷法俄的合作，將來如果法俄互助條約能够取消，德俄的友誼是仍可恢復的。此派說法可以本文爲代表。

希忒拉在紐倫堡的反俄演說的最值得注目之點，不是它的態度的强横，語言的激烈，而是此時有兩件事，大家完全被瞞過。這兩件事是一，差不多和紐倫堡大會同時，第二十四屆「東方貿易展覽會」在柯尼斯堡開幕，它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德俄的貿易；二，當時希忒拉又表示願以三萬萬馬克的信用借

新影片產生。

四月也是一個悽慘的月份，災害自然是免不了，同時因爲俄國恢復憲政制度政府，英俄關係，漸見好轉；英國國會，將有變動，擴張軍備計劃，更見積極推進；此外，將有大暗殺案發生，蘇格蘭場將大忙特忙。

五月也不是快樂的月份，火車輪船，俱將有意外發生，一隻航輪，將在海上出事，損失極大，所幸有幾個勇敢的人，救出許多人的生命；英國教堂大主教之一，將因病逝世；法國總理里昂伯倫，因爲金融問題，所處地位將益感困難；歐洲獨裁者之一的安全，因感受威嚇，將加倍警戒；英國的巡洋艦，將較前增加。

六月的情形，比較好轉，愛爾蘭與紐約間，將有一快輪出現；高爾維（Galway）將變爲全歐洲航空的中心點。

款貸與蘇俄。如果蘇俄接受此項借款，其中百分之四十將用以買德國的軍用品。這以反俄十字軍領袖自居的希忒拉，一方面高唱組織反俄十字軍，一方面又願以信用借款給予敵人，要他來買軍火，豈非矛盾之極？

德國對俄借款多次，在本年三月底，希忒拉貸於蘇俄五萬萬馬克信用借款，遠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希氏以二萬萬馬克信用借款貸於蘇俄。一九三四年初，蘇俄以現金及外國貨幣償還德國六萬萬馬克的借款，於是德政府又急於進行新的信用借款，一九三五年四月，兩國在柏林簽訂協定，此次借款的條件更有利於蘇俄。後來德政府又借出五萬萬馬克，一九三六年二月，希忒拉又要以同數借款貸予蘇俄，但到四月，一個為期五年的二萬萬馬克借款方告成立。最近，希忒拉又貸出三萬萬馬克。由此可見在這幾年裏，希忒拉是急於維持與蘇俄的商務關係。作者因此提出兩個問題：一，假如希忒拉眞的要毀滅蘇俄，為什麼屢次的貸款給她？二，假如希氏眞的害怕蘇俄的攻擊，為什麼以價值數萬萬的機器給蘇俄，要她來發展戰爭工業？

作者的解釋是，自一九二一直到一九三四，德俄的關係始終是友好的。一九二二的拉巴羅條約，一九二六年的柏林條約，是維持德俄友誼關係的基礎。希忒拉上台後，又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批准延長柏林條約。此時德國全以法國為擴軍的目標與口實，國社黨要人雖曾作反俄宣傳，但無害於兩國友誼。而且希忒拉於一九三四年一月還在國會上演說，表示對俄的好意，二月間接見英記者浦來斯（Ward Price）時，亦力言無進攻蘇俄之心。一直到六月任舒倫堡為駐俄大使時，柏林公報中，仍聲明，德國對俄政策決無變更，德俄友誼將繼續維持下去。

但到了是年七月，形勢突變。法俄關係越來越密切，互助條約在進行之中，希忒拉開始大聲攻擊蘇俄。希氏所憤恨的，不是法國與蘇俄携手，而是蘇俄背叛德國，親近法國。這樣德國一向扶助的蘇俄突然變為世界的危險物，並警告法國與世界。希忒拉一向忽視的紅軍也一變而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了。

作者以為希忒拉所企求的是法國的孤立，而不是蘇俄的毀滅，假如希氏能拆散法俄的結合，他將願與蘇俄重拾舊歡，甚至訂立協定，亦未可知。在蘇俄方面，只要法國無異議，德俄的妥協自然是歡迎的。不過，未來德俄關係的發展仍須受許多不可知的因素的決定。（奉生）

美洲新團結

Behind the Pan-American Front

The Nation, Dec. 12, 1936

Stephen Naft著

七月，英法俄的關係，將益見密切，英法兩國，對於地中海發生的海軍事件，將提出抗議，形勢頗見緊張；亞陸北部邊境迭出事故，日本人將提出強硬責問。

八月內政治舞台，紛爭愈多，日本與菲列濱政府間關係的日漸密切，使美國感覺十分的焦慮，同時國聯也將忙起來；太平洋熱帶某地，將發生大地震，生命財產，損失極大；埃及內部，將生變亂，亞比西尼亞雖在羅馬管理之下，也不很平靖；名政治家及小說家，將有死亡。

九月，將有一大飛機失事，落在一家房子上，死傷很多；同時又有一隻游艇，遇大風失事，也死了很多的人；政治舞台，平靜無事。

十月，中國問題又成功了注意的的焦點，因為日本推行她的侵略政策；南非和英屬羅台西亞（Rhodesia）

月初汎美洲和平會議在阿根廷首都開幕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氏曾親臨致辭。羅氏的演說，一方面可以說是對歐洲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的當頭棒，一方面却也代表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前美國素以美洲的盟主自居，並且利用門羅主義爲口實，對於美洲其他各國的內政，橫加干涉，因此引起各國的怨恨。現在羅斯福氏却一反美國舊政策，站在絕對平等的立場，願和美洲各國攜手互助，成立多邊公約，共抗外來侵略。美國外交政策的這種新轉變，固然由於羅斯福氏的眼光遠大有以促成，同時也是時勢所迫，不得不然。在科學昌明交通發達的今日，大西洋和太平洋已經不是美國的萬全屏障，歐亞强國的飛機潛艇，時時足以威脅美國東西海岸。幾年前義國空軍司令巴爾波（Balbo）將軍會率飛機數十架，由義飛美；而德日兩國的飛機母艦，也能直駛新大陸示威。所以中南美各國固然需要美國保護，而美國也同樣需要南美各國的援助。

在這種客觀環境下，美國已放棄了她在西半球武力侵略的帝國主義。美國現在已經撤回駐在海地和尼加拉圭等國的海軍，放棄在中美各國的財政統制權，並且廢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法律。羅斯福總統又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在華盛頓正式宣布「此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絕對和武力干涉主義不容」。美國國務卿赫爾也會聲明「在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世界各國絕對不必存着美國會有任何干涉行動的恐怖。」他又表示美國此後將採取一種「善鄰政策」，並承認「任何國家皆無權干涉他國內政外交」之原則。這種種情形，和一九二八年前屆汎美會議集會時的局勢，是何等的不同啊！當時美洲各國對美國皆抱着恐懼和仇恨的心理，現在可都一掃而空了。

我們只要看最近羅斯福總統遊歷中南美時各國政府和人民對他歡迎的熱烈，就可証明上面所說的話。現時中南美各國，對於美國，皆已捐棄舊隙，重修新好。至於中南美各國之間，則除了：（一）巴西和阿根廷兩國互爭南美霸權，（二）厄瓜多·秘魯·哥倫比亞三國的邊境糾紛，以及（三）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兩國的邊境爭執尙未完全解决外，其他也已沒有絲毫足以引起國際危機的事實存在。

× × × × ×

最近這一次汎美洲和平會議的召集，其最大目的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也可從羅斯福氏的演辭中獲得若干線索。羅氏的演辭，竭力擁護民主精神，立憲政治，共和政府，個人自由，及社會與政治平等之原則。他的演辭，也可以說是對於法西斯主義的一種警告：一面警告歐洲的法西斯國家勿思插足於美洲，一面並警告拉丁美洲各國勿投入法西斯主義的懷抱。

事實上中南美各國，近年頗有法西斯化之傾向。薩爾瓦多和尼加拉圭兩國，業已承認義大利併吞亞比西尼亞及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智利也有此種企圖。除了墨西哥·哥

及其他地方的合併計劃，將要發動；間諜案件迭出，英國發現空中走私；西澳的獨立運動，將積極推進。

十一月，時疫流行，英國許多有名望的人物，都將因之而死亡；商業情形，更見惡劣；失業的增多，政府設法協助移民至各海外領。

十二月，政治情形不安，英國北部發生饑荒；英國一個有名的科學家，一個政治家，及一個有名望的教會人物，將相繼死亡；聖誕節時，電力傳影（Television）將很盛行；一個大金融團體將忽然倒閉；南非洲人投票權的新規則將實行，黑種人中表現不安的現象。——譯自字林西報。

倫比亞和哥斯脫利加三國外，其他拉丁美洲各國直接或間接亦皆同情於西班牙國民軍，各國駐西使館，都已成爲兩國右傾分子的避難所。

至於拉丁美洲各國內部，則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兩國皆爲一黨專政的軍人狄克推多政制。巴西和智利亦有法西斯黨團之組織，並由德義人士爲之指導。只要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兩國政府是左派份子組成。委內瑞拉自從獨裁者哥美士氏（Gomes）死後，左派雖逐漸抬頭，但政制仍飄搖無定。其他智利，厄瓜多，秘魯，阿根廷和烏拉圭諸國，雖皆有憲法，但皆成具文，一切政令，都掌於獨裁政府。

不過南美各國的法西斯分子，內部尚未能完全統一，因此力量較微；而且在軍隊方面，也不完全同情於法西斯主義。同時左翼的聯合反共人民陣線勢力，也有與日俱增之勢，尤其是在阿根廷，智利，秘魯等國，更爲明顯。

總之，美洲各國法西斯主義和民治主義衝突的危機，一天加重一天，尤其可慮的，是歐洲法西斯國家將乘機侵入美洲，橫施干涉。如何避免這場悲劇的出演，恐怕就是此次汎美會召集的最大使命了。（丹楓）

汎美會議與和平

Peace and the Americas

Current History, Dec. 1936

R. S. Kain 著

自第一次汎美會議在華盛頓舉行以來，迄今已將五十年。此次第七次大會，經羅斯福的提倡與努力，終於在去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首都（Buenos Aires）舉行，討論目標，完全集中於和平問題，其內容歸納說來，可分下列六點：（一）和平的組織——包括改良現有的反戰條約，採用全美法庭，加緊全美各國間的關係和與國際機關如國聯，世界法庭，及國際工人聯合會等的合作。（二）中立——包括管轄中立及交戰國權利與義務的規程等。（三）軍備限制。（四）法律問題——包括銀錢及私人案件的外交交涉等。（五）經濟問題——包括稅率及關稅協定，動植物交換的衛生規律，貿易平等，財政合作，移民及交通等問題。（六）文化合作——包括提倡加密文化關係及發展道德上減縮軍備的精神等。

近幾年來，美洲各國間發生糾紛，時有所聞，所以華盛頓方面，特別起草一汎美中立條約，提交大會討論。條約內容，略謂簽字國間如起糾紛，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假使和平方法失其效用，也應事先正式宣戰，方能兵戎相見，否則，雙方不宣而戰，則其他中立國家對交戰國可以實行拒絕借款及供給軍火；在相當情形下，甚至還可以斷絕商業關係。但與非美洲國家發生糾紛，則不在此例。這個條約的目的，就是在消滅目前美洲各國間的糾紛，而造成一種和平的空氣。此外，它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可以聯合美洲各國，一致抵抗外來的侵略。換句話說，不啻將原有的單邊的門羅主義，改變成一個新的多邊的門羅主義。

關於經濟問題，在烏魯圭京城會議（Montevideo Conference）中，由美國務卿赫爾的鼓動，已正式通過減低國際貿易壁壘，和建立平等的機會。此次大會，又重行提出，以便能夠確切實行。此外，美國內務部還建議由政府資助各國，互相交換研究師生及改良交通問題。同時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墨西哥也提出減低關稅，擴大國外市場，尤其是美國，以推銷牠們的土產。

此次汎美會議，固以中立政策，集體安全，及經濟合作爲主要目標，但其能否實行及實行之步驟如何，則須視該會與國聯關係之前途如何爲定，而美洲各國對國聯的態度，也有一提的必要。有許多美洲國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瓜特馬拉（Guatemala），及洪杜拉斯（Honduras）等，都主張與國聯分離，而自組一個美洲的國聯；而另一部份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及秘魯等，則主張自組一個地方性的團體，而必須包括在國聯的範圍以內。其餘的國家如美國及巴西，則贊成汎美組織與國聯間對和平及經濟的合作，而必須有所限制，所謂限制，就是汎美聯盟必須有完全的獨立與平等。而且在赫爾提議之下，還通過如果決定和國聯合作，則必須以不碍及汎美組織的完整爲條件，以求對內對外，都能顧全。（薩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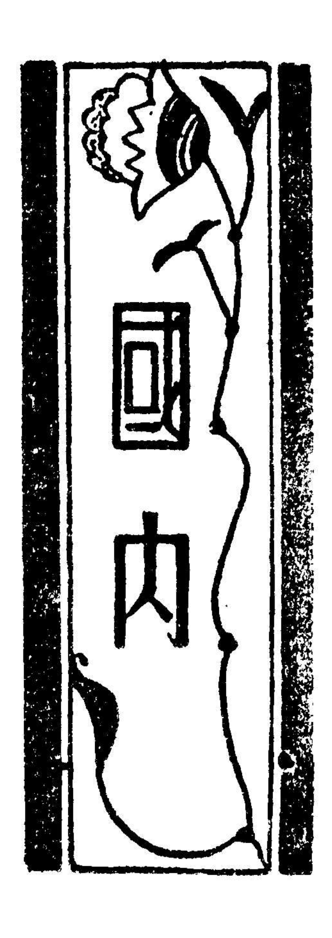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一月六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止

陝甘局勢，迄無穩定曙光；中央所定善後處置辦法，楊虎城等尚無接受表示。軍事行動，似在積極佈置中。中央現仍在盡力促楊等之覺悟。西潼間交通，現又阻斷；各方呼籲和平代表不絕於途；然依目前情形觀察，樂觀之空氣蓋極微弱也。中央除一面應付陝事外，一面已積極籌備三中全會。汪精衛返國已過香港，蕭佛成李宗仁等，屆時亦將北來出席，吾人甚盼各地領袖如宋哲元韓復榘劉湘等均乘機到京，共商大計，以展開一新局面。

國外方面：西亂愈見嚴重。德軍開入摩洛哥，益增歐局之不安。一時德法關係，驟見緊張，法艦準備開地中海示威；英國朝野，對此事雖亦鼎沸，但較法注意之程度，顯有不同，故暫不致引起嚴重問題。日本國會，定二十一日重開；各黨均準備陣容，以便舌戰；其焦點將集中於外交問題，旁及預算案，電氣國營案等。美國會已於五日正式開幕，首即通過對西班牙停止軍火運輸。又日本因輸入軍火品過多，輸出銳減，去年呈空前之入超狀態，日幣價劇落，大藏省爲緊急應付，已實行外匯管理矣。



陝甘情勢愈見混沌

政府五日發表陝甘人事命令後，何應欽會專電于學忠，楊虎城遵令辦理，以重政府威信。何已先後接得于，楊覆電。楊於政府威信一點極知注意，于表示尤好，聞于學忠於西安事變前確未參與，事後亦極不謂然，現在甘省安謐無事，外傳種種實不確。陝省情形較甘混沌複雜，當局仍和平導化。張學良根據中央最近指示，曾親筆函諭部將，務遵令進止，原函派王化一，吳漢陶九日晨乘包機送西安面交。

張學良仍留居孔宅

張學良現仍留處京孔宅，關於其之主刑，經國府明令赦免後，其從刑部份，外界多認爲亦不存在。據立法院刑法委員會諸專家稱，張之從刑褫奪公權五年部份，係依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處斷。該條第四項下段又云：『依第二項宣告褫奪公權者，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據此解釋，則主刑之赦免，仍應褫奪公權，至爲明顯。欲求恢復公權，自應另照訓政時期約法中復權手續辦理。嗣又談及撤職留任事，據稱，此種懲罰辦法，在我國歷代政治史上，不之先例，即寓有帶罪圖功之意，惟將來受此項懲罰者，具呈上級官署時；其職銜上按舊習應加『撤職留任』四字，以示區別。

西安最近情勢一斑

大公報西安特派員，於十一日晨由陝到滬，其所述陝甘近況於次：『西安空前事變，自張學良恭送蔣委員長返京後，原應告一段落；但因發動者之目的未遂，故局勢迄未能展開，

事變時成立之機關，迄未取消。一切設置均由該機關發佈實行，各報言論均不能自由，對中央及各地慶祝委員長脫險及處置陝變消息，一律禁止登載，省外報紙到西安後，悉被扣留焚燬。加以軍事調動頻繁，人人無不恐懼萬分。加以共黨毛澤東之參謀長周恩來代表駐居西安，成立所謂「紅中社」（紅色中華通信社），宣傳紅軍主張，人民復恐遭紅軍之蹂躪，以是謠諑繁興，大有風聲鶴唳之勢。去年十二月底，張被判徒刑之消息到達西安，當局反對中央之態度，益爲顯明。楊虎城氏於元旦在西關飛機場舉行閱兵典禮時，並向衆聲明，決聯合紅軍。省外人士之欲離陝者，務請於三日內東歸，否則不負保護責任。至四日該地軍事幹部復招待西安各報負責人談話，報告中央處置陝變辦法，表示不能接受。故已積極準備軍事等語。同時即將軍火連夜西運，調集東北軍接防西安以東之防務，楊虎城部則經由咸陽北調。四日即與馮欽哉部發生衝突。此爲西安作戰計劃之初步。蓋以馮部不服從楊之命令，楊會再三派代表前往疏通，請馮欽哉部保守中立；馮氏不但不聽，且將其代表拘留，並將楊之軍法處長處死，故楊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馮部解決，以爲抗命之準備也。西安人士至此，紛紛離陝東下；但隴海路不能暢通，僅賴長途汽車以維持西安潼關間之交通，全省二百餘輛營業汽車均移於西潼間往來開行，猶覺不敷分配，每日離西安東返者不下四五百人。記者於五日晨由西安乘汽車東返，行二日始到潼關，沿途檢查凡十數次，至爲嚴密。渭南附近築有三道防禦工事均已完成，東北軍之最前哨在赤水，汽車於經過頭道防線時，登雙板而渡戰壕，赤水爲渭南華縣間之一大鎮，赤水橫穿村中，架有石橋，亦被拆毀一段，架板而行。此間人民均逃避一空，僅有三五老婦留居，以守門戶；過此二十餘里，仍有一小河，各村鎮居民業務如恒，毫無戰時氣象。記者六日午到潼關，住一宿，於七日晨登隴海車東歸，車上十分擁擠，不分等次，至無立足地。車中所談，非西安事變時經過，即爲乘車途中情形，由晨至夜，猶刺刺不休，精神至爲興奮。此時據後來之人談，西潼路自六日即禁止女客東返，七日起交通且已斷絕。並據軍事機關傳出消息，謂有陝北赤匪四萬已開至三原，但記者在潼會晤中央軍各將領，對張楊之軍紀，雖均表示不滿，但極希望楊能接受中央命令，以政治方法謀解決，以免減削國家力量。記者則留徐於十日午後乘滬平車南下，行前隴海兩次車均到，乘客甚爲稀少，三數日來之擁擠情形，是足爲西潼間交通斷絕之明證。至於蘭州方面，因西安方面將交通封鎖，詳情雖不能悉，但西安蘭州間公私無線電均能暢通，並無若何變化云。

各將領促楊于覺悟

豫皖綏靖主任劉峙，十一日分電于學忠，王以哲，誠懇勸告，希其體念時艱，遵照中央指定地點，以次移動，慰安天下，奠定西京，兩電如次：（一）致于學忠電：頃讀中央電令，准情酌理，寬漢卿以既往，策兄等於將來，權衡至當，煞費周全，即使兄等易地以處，應無踰此，丈夫等浮雲于一瞬，共皦日以盟心，見善則遷，知過必改，固不容或有廻護，致乖初懷。尙希體念時艱，深維國本，慰安天下，奠定西京，爲漢卿愼保令名，爲斯民稍存元氣。幸勿守硜硜之小諒，惟斤斤於一時。東北部隊，頻歲以來，崎嶇道路，類皆以家室自隨，流食困苦，三摘用瓜，思之撫然。吾兄愛國愛黨，夙具熱忱，愚直之言，幸惟垂察。（二）致王以哲電：略謂方今國際形勢嚴重至此，自非全國一致精誠團結，斷斷不足救亡而圖存。現中央准情酌理，已有極平允之處置，尙希本愛國之素懷，作先路之倡導，遵照指定地點，以次移動，慰安天下，奠定西陲，消禍殄爲和氣，樹不世之名勳，匪異人任也，翹雲在望，切企好音。又樊崧甫電楊虎城云：「西安綏靖公署楊主任虎公：西安異動，社會騷然，人民杌隉，散匪跳梁。在上者忙於應付，未暇兼顧，以致人民顚沛，慘苦難言。夫政見雖偶有不同，而愛國愛民，心理當屬一致。公治陝日久，情切桑梓，睹此浩刦，必愴然心傷，敬乞嚴申紀律，通令所屬及東北各軍，即日恢復原狀，昭蘇吾民。甫因誼屬同袍，故敢冒昧上言，苟蒙採納，無任感禱，樊崧甫陷（三十日）印。

中日商談無續開訊

日來迭有日方擬定期繼續進行調整中日關係之傳說，據熟悉外交情形者觀察，調整中日關係，在原則上雙方均願進行，惟今茲日人對綏邊匪僞策動未已，日機并在青島散發荒謬刊物，均足阻礙交涉前途之開展云。又七日東京讀賣新聞載稱：外務省六日訓令川越大使，向中國建議賡續舉行中日談判，並以在本月二十一日國會休會重開前爲宜云。但七日有詢諸外務省發言人者，據答上項消息毫無根據云。另一消息，謂日本當然希望中日談判賡續舉行，但何時適當，似尙未決定。日本認爲目前仍須靜觀中國之政治趨勢云。

日將發表外交方針

東京八日同盟社電：二十一日議會再開時之外交方針演說，外務省對該內容特採愼重態度，故自新春以來，連日舉行首腦部會議，檢討原案，對該問題中心之對華對俄政策，將表明如下主旨：（一）對華政策：最近鑑于世界一般傾向國家主義，致確保日本國民生存之局面，不得不求諸東亞，因此日本由安定東亞勢力之立場，意將極力向確立安定東亞邁進。依據共存共榮之大目標，極力提携，以謀東亞之安定，惟爲達此目的計，不能不先矯正兩國之國交關係。（一）

日俄關係：蘇俄方面對日德防共協定誤解爲宛同以本國爲假想敵之軍事同盟，于日俄關係與以毋須之刺戟；然該協定僅係以第三國際爲目標者，毫不以蘇俄聯邦爲對象，故確信蘇俄視其經過當漸能諒解其眞意也。日本始終爲謀東亞之安定，並始終根據萬邦協和之根本精神，期與蘇聯確立親善，藉解決漁業問題國境問題及其他諸懸案，逐漸企圖兩國關係之正常化。

川越向日記者談話

川越七日對朝日新聞駐南京訪員發表可注意之談片。川越謂西安事變，爲時雖僅兩週；但適値最危急之時，中國國民政府之善後辦法及其人民對政府之信賴，均極堪注意，此爲中國大進步之明證。中日關係預料困難雖多，但若遽斷爲將益趨嚴重，及含有巨大危機云云，實嫌過早。中日談判或能於短期間內賡續舉行。目前中國政府人員及軍民之全部精神，均集中於對日，彼等恒謂今日之中國，宛似明治維新時代之日本；現正致其全力以建設現代國家，彼等對國內復興事業誠摯努力，實堪稱道云。

近衛文麿外交論文

日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爲日本新進政治家最有望之人物，撰文刊載大阪朝日新聞，討論中日問題，極惹一般注意。近衛首述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狀況，互相關連，對人民之生活精神影響至巨，並指出對華外交爲日本外交政策之中心。繼謂然就中日關係言，不特未達提携之目的，且事實上背道而馳之趨勢，反日趨明顯。其原因雖有種種，但其中最重要者，則在日本對華觀念之原則，尚欠澈底；因之對於各事，亦乏適當處置。近衛繼提出日本對華政策之信條，謂吾人衷心所蓄調整中日關係之目的，即應使中日朝野不稍存猜疑敵對及誤解之念。吾人提議提携，並非威迫一方爲他方面犧牲，雙方應各以祖國之立場，伸手合作。換言之，相互提携，係以中國人愛中國，日本人愛日本爲基礎。苟將愛日本及愛中國之心擴而大之，則將成爲愛亞細亞民族矣。斯謂中日經濟提携，當然亦不外乎此種原則。近衛復詳述中日提携之具體計劃云，日本所望於中國者，不外乎兩國提携在良好的親善聯合之關係中，共同爲東亞和平福祉而盡力，即就提携利於中國及中國人民而論，已可具有持續之性質。例如中國之棉花煤鐵礦及其他富源，幾無盡藏。欲謀開發，則藉日本資本技術之助，與中國勞力合作，即不難實現，如此，不僅增進中日雙方之利，且可益敦兩國睦誼，蓋切實之合作，其效力遠勝於數百次談判，數千次聲明也。今日之日本固不以殖民地視中國，所望於中國者，僅在以日本之有餘易日本之不足。換言之，即國際互助耳。近衛之結論，謂目前日本之先務，在解決兩個前提，即（一）消釋中國朝野對日本之猜疑。（二）對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予以同情及實際裨助。關於消釋中國人民之猜疑，有待于國民外交者尤多云。

朝日新聞評論外交

中日關係今歲將如何演變，成爲日本週來一般討論之問題。朝日新聞六日社評，題爲『中日關係之展望』。略謂去年除夕，成都北海兩事件之解決，使中日局勢減少緊張。但謂中日關係既已因上述事實而見改善，今歲當可更望收穫，則猶嫌過於樂觀。該報繼指出去歲中日談判失敗之原因二點：即（一）日本所作可以恐嚇迫使中國屈服之臆想，不僅證明無效，且由此種觀點，可見日本對中國有不懼日本之理由一點，亦未加以注意。此種錯誤，實由於對中國認識不足所致。（二）日本回復正常外交之意見，反使中國地位爲之增強；換言之，目標既在調整兩國關係，則僅應將可由尋常外交途徑解決之問題，提出討論；但事實則不然，此爲日本方面之失策。該報結論，主張日本對中日關係之國策，可由正常一元化之外交實現，但須附有下列兩條件：（一）日本應盡力謀與蘇聯維持滿意之關係。（二）華北方面現所求者，僅爲將目前局勢維持若干時間，而非作永久之計也。

綏遠前線仍極沉寂

綏東綏北，近仍毫無軍事行動；匪僞軍邇來調動轉忙，大約因李守信等所部，頗多不穩，某方乃將其調回多倫沽源一帶監視。其新調部隊，亦未到齊。前方屢傳最近某方即將策動德王等企圖再犯綏東。然依目前觀之，在日國會復開之際，外交尚舉足不定，恐不致冒昧嘗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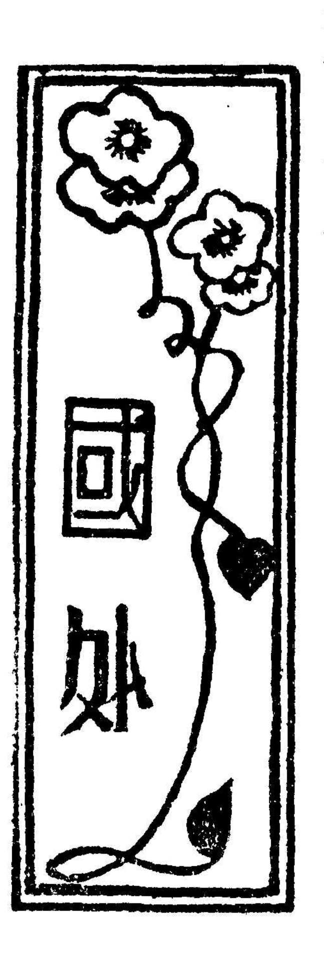
大部僞軍調集商都

據由察北得來消息，哄傳化德某特務機關長，奉到長春指令，即刻督促李守信德王等指揮僞軍前進，攻取紅格爾圖土木台等地。此項消息傳到後，迭據前方報告，匪僞軍迄無大規模調動；証之事實，李守信部方在大批譁變，並與南壕塹張萬慶部互通聲息，喊出「回家」口號，一批已越草地入熱河境。且德王，王英部待機反正者，皆不乏其人，匪僞正有自顧不暇之勢。刻下某方軍二百餘人，分駐商都南壕塹，一聯隊由多倫撥調張北，僞熱河及興安警備軍多數駐守商都化德南壕塹三處。而以重兵鎭守察北要衝，極似正在鎭壓不穩，調整陣線期間，進攻綏東。某方原無時不在積極準備中，此時但言攻紅格爾圖土

不爾合，恐只掩飾空虛，與奮軍心之計，有之亦不過小紛擾。匪僞侵綏軍事重心，原在張北，數敗之後，已移多倫。現張北多倫大築工事，商都第一線，化德第二線，數十里戰壕已完成，用作戰防守。惟觀其爲培植王英，不惜蹂濫民命，增調王靜修于芷山等逆部赴援，某方正軌軍節節西開，巨量飛機，坦克車，子彈補充前線，再度侵綏之心，亦與日俱增。

某方槍決匪僞首領

據新反正某軍官向人談匪僞軍內部情形及王英態度，其言信而有徵，爰錄之如次：「王英爲人，優柔寡斷，好大言，喜逢迎。其在河套時，襲乃父之餘蔭，左右多食客，對王恭維備至，王更不知天高地厚。其體格高大，面貌魁梧，人亦忠厚，此次在察北號召僞匪，爲禍綏東，王之本意，原亦擬趁機反正。其左右多宵小，專以金錢之攫取爲目的，無國家民族思想，包圍王英，脅肩諂笑，每日逢迎，率以爲常。當進犯綏東之始，某方命令既下，即有人爲王策劃，令其向某方多索飛機與坦克車，集中商都，然後盡殺某方人。商都城內彼時駐李守信部不足一千，王部之力足以解決之，脅同李部反正，以所得之飛機坦克車以及一切軍火奉獻國家，誠千載難得之機會，王意大動。正準備舉動時，其部下宵小遂羣起包圍，多方阻止，王一時輕信讒言，遂不敢動。迨至攻紅格爾圖之先，又有人爲王建議，勸其不必冒此大不韙，縱陷紅格爾圖，其地既非政治區域，亦無意義。又說王道一之復轍可鑑，如有疏虞，將何以善其後，王意復動，但又爲宵小所阻。其後在商都集結，全部開赴綏北，預定計劃係越陰山之背，竄入綏西，在包頭附近擾亂，不意國軍已收百靈廟，使僞匪計劃完全失敗。在綏北王英亦會有反正意，曾派其參謀長寇子嚴奔走接洽，無如左右從中破壞，寇子嚴竟亦無法轉圜。現在王英歧路徬徨，深自不安，某方利用之僞匪首領，如見其失勢，或無號召能力，則秘密處決。如王道一，趙大中，金甲山之流，無慮數十，均係秘密於夜間槍決，商都城郊，智井，石窟，均爲此輩漢奸葬身之地，秘密槍決後，即掩埋於此中也。



德軍隊侵入摩洛哥

西班牙戰事，因德義等國之不斷以實力援助反政府軍，致性質日益復雜而嚴重。德西兩國之彼此扣留船隻，尤引起歐局之不安。最近德軍又正式侵入西屬之摩洛哥，英法諸國聞訊震駭，亟謀聯合應付辦法。此事之如何開展，殊値得深切注意也。

英內閣討論應付策

倫敦九日路透社電：此間各報，對於各方面消息，涉及德國在西屬摩洛哥非常性質之活動者，皆用大字登載。法政府已接報告，謂西屬洛摩哥已準備兵營，供德國軍隊之用，故已向西班牙國民軍領袖弗郎哥將軍，提出抗議，促其注意現存之法西協定中，已明白規定不許外國[illegible]駐於摩洛哥領域云。又據拉巴特地方所認爲可靠之消息，稱過去數日中[illegible]有德軍二三百名在西屬摩洛哥各口岸登陸云。柏林消息靈通方面，則謂此項傳說，實過於荒謬，殊無加以正式否認之必要。據聞英法兩政府關於摩洛哥形勢情報之交換，進行已逾兩月，昨日英內閣在唐寧街十號開會，討論國際事件，尤注意於西班牙時局最近之發展，據說法國之所以憂慮者，大部份理由，實因德義兩國在西法所屬摩洛哥土人中之宣傳；蓋以此項宣傳，已使西屬摩洛哥人，懷有一種希望。以爲西班牙如由弗郎哥統治，彼等將更有所獲，甚至能達到自治目的，亦未可知。並在法屬摩洛哥方面，亦已引起不安靜之影響也。聞休達地方，除籌備德人之到達外，並已安置砲位，英政府現未對此形勢，加以考慮。並擬繼續等候本國方面之情報，倫敦對此事並不視爲十分嚴重。同時又傳德國漢堡地方之與爾登葡萄牙輪船公司，已決定將其航線展至北摩洛哥並擬停靠阿爾奇亞之各口岸云。

德方猶爲否認聲明

巴黎十日路透社電：今日法國負責各界謂德人源源入非洲西班牙屬摩洛哥境，已引起甚嚴重之局勢。柏林方面否認摩洛哥有德國軍隊存在，益使衆心惶懼。據此間切實聲明，德人在摩之勢力，足爲法國防務佈置之嚴重危害；蓋此種佈置，乃以北非之交通無阻爲根據，而與西班牙內戰絕不相關也。法政府現正與英政府密切商榷此事，此爲法政府所深以爲慰者。聞英政府決於本月杪取切實行動遏止外國干涉西班牙之內戰，縱不能全止之，亦擬求其不再增甚。外間盛傳英外相艾頓現正計議召集六國會議，以期於挽回干涉西班牙內戰危險獲一妥協，此說今尚無從徵實。惟衆意英法兩國之高級指揮或將作軍事上之談話也。同時據德國通訊社發表一文，德官方對西班牙或西屬摩洛哥駐有德軍一節已作第一次正式否認，據謂：茲因外國各報紛傳德軍開入西屬摩洛哥之種種消息，特囑通訊社聲明西班牙或西屬摩洛哥均未到有德軍，柏林政

界稱此項消息，乃有人續圖毒害國際關係，而爲神經過敏者之製造品。當德方否認公布之際，德政府機關外交通訊亦載一社論，而與以前所言西班牙之事變乃國際布爾希維克黨工作之結果云云相反。今日該報述及此事，稱爲內戰，並謂終止西班牙慘禍之唯一途徑，厥爲回至天然出發點，即承認西班牙之戰事乃西班牙人民之純粹的內務是也。

法艦隊將開地中海

法國已警告德國，倘再派兵至西屬摩洛哥，法國或者亦將不得已而考慮軍事行動。外部發言人今日向美聯社訪員稱：目前法國在摩洛哥尙無任何特殊之軍事行動，惟德國如增派軍隊，法國或將考慮。同時該發言人謂倫敦方面已互相諮詢，希望可以改變義德兩國干涉西事之政策。布雷斯德及多倫二處軍港中，則已有戰艦七十四艘，準備赴地中海秘密演習。官場方面向堅稱此項演習，爲例行公事，並非向德耀武。惟據倫敦消息，法國已向英國建議，在西屬摩洛哥聯合作海軍示威，英國則拒絕此議。謂政府尙未承認現在之局勢，已嚴重至示威程度，至於法艦之出發日期，及所取路程，目前猶守秘密。但悉大西洋艦隊三十八艘，將在喀薩白朗加及遠加沿岸演習，而多倫艦隊六艘，將在法國沿岸科西加島附近演習。據悉法國鎭守摩洛哥總監諾蓋斯將軍將於十五日抵此，討論「一切關於摩洛哥之事務」，而國防部長達拉第，則將率領參謀部人員於一星期內赴摩洛哥檢閱防務，達氏此行，確爲德國派兵之直接結果。同時海軍部長杜派克亦將檢閱摩洛哥「危險地點」附近之軍港，此間官場否認法國已派兵十萬至非洲之說，謂目前法國決無以軍事行動干涉西屬摩洛哥之事實，對於該處負責之國家，亦決不令事態發展至如此程度云。

美國會已正式開幕

美國第七十五屆國會已於五日正午在傳統的紛亂狀態中開幕，參院由副總統加納任議長，開幕時旁聽席座無隙地，繼即由多數黨領袖羅賓生宣布參院中最先討論者將爲中立法案。衆院開幕時，旁聽者較少，先選彭克海爲議長，繼即核准外交委員會之人選，準備趕速通過緊急中立法案。至於少數黨方面，共和黨及進步農工黨各已宣布政策。共和黨領袖史耐爾稱，該黨之政策爲在憲法範圍內，謀建設的進步，「蓋反對黨若僅以機會爲主，決不能受人敬畏。吾人之責任，爲對於一切立法建議，詳細硏究，擁護其穩妥建議者，而以正當辯論之方法，反對其草率不完全者，佔極大多數如本屆民主黨，必須有勇敢之反對黨與之辯論，始能得正當之效果云」。進步農工黨領袖則請兩大黨應付最高法院問題，謂法院屢次判決重要法律失效，實爲妨礙農工階級利益云。參院開會二十分鐘，即告休會；衆院則至下午二時二十二分始散會，並定於明日十二時半舉行參衆兩院聯席會議，確定羅斯福總統之當選票數，並聆聽總統之每年咨文，新政領袖今日允不提新稅案，惟國會所應付之問題，仍對於全黨國民有關，現在準備考慮者，已有二千餘件。最先提出者，爲民主黨衆議員勒特洛之議案，主張美國宣戰，應由全國人民投票表決云。

修改憲法禁運軍火

華盛頓六日國民新聞社電：羅斯福總統，今日以週年咨文，向國會宣讀，昭告人民「第二期新政」之目的。衆院會場中聽衆擁擠，總統以淸朗之聲調，謂無須修改國憲，即可使全國復興法合法。按此點殊關重要，總統謂環境已强制使彼要求：（一）延長以前國會所賦予而即將滿期之權利。（二）進一步之中立法，以應付因西班牙內戰而起之局勢。（三）追加本年度之預算。美國歷任總統向以書面咨文致送國會，羅氏則上次即親自宣讀，此次仍依其前例。聽衆除參衆兩院議員外，旁聽席上滿坐閣員，外賓，名流，平民，最可注意者，爲最高法院諸法官，無一到者，故未聆及總統對於彼等解釋憲法之率直批評。總統謂「美國民主政體之運用，決不可因拒絕自由政府必要之權力而受危險，故司法方面亦須爲民主政體之成功而努力，現在行政與立法雙方，已能密切合作，吾人雖不求法院產生向不存在之權力，然在憲法範圍以內之權力，固應使其盡量生效，而增進大衆之福利也。」總統主張聯邦法律應補各州法律之不足，以謀解決因近代發明而起之超越州界的社會及經濟問題。至於憲法問題，則總統以爲目前之急需，並非修改憲法；而爲淸明之解釋。總統亦反對毫無限制之過量生產，及專利把持之抑低生產。蓋國家之利益，全恃政府扶助私人實業，維持穩妥之物價，而不使其有猛烈之升降云。最後總統論及外交問題，謂寡頭政治之國家中，黷武主義已氣燄萬丈云。羅總統致國會之咨文宣讀畢，參議兩院即於昨夜以絕大之多數通過禁止任何人以軍械子彈戰具輸往西班牙或轉運至西班牙之決議案，違者重懲，所謂戰具者，即義亞戰爭中羅總統禁止出口之各品也。案內述及西班牙之戰事爲異常野蠻之戰爭，有延至西班牙邊界以外之虞。此案經過短辯後，即予通過，其迅速爲前所未有。

日本實施外匯管理

日大藏省爲强化一九三三年八月公布之外國匯兌管理法，八日發表立即實施之省令，澈底管理爲進口支付及其他用途之外匯。國內各方雖有不

滿之反響，當局則因下列種種原因，毅然施行：第一，歲杪日圓匯率暴跌，新年迄未回漲，苟不加抑制，有益趨不安之傾向。第二，因將來進口關稅之增加，及下屆財政年度之鉅額軍費，遠過國內軍需工業生產力所能吸收之數；勢必增加外貨之進口，尤以軍需品之數為鉅。第三，因外匯資金之不足，迫使日政府准軍需品優先進口，並加緊日常必需品進口之限制。大藏省新通令雖規定本年七月三十一日廢止，但屆期是否不再展延，尚屬疑問。

◇日大藏省公布辦法◇

東京八日同盟社電：大藏省發表，謂政府為應付日本匯兌之現狀，定於一月八日公布根基於外國匯兌管理法之大藏省令，即日實施，其內容如下：（一）進口貨價結帳，為決算之匯兌交易及領取信用狀，要政府許可為原則。（二）上項規定取締之匯兌交易，應包含外國匯兌之買入，在外國出賣日匯，向外國匯款及委託支付，及於本令施行前預定之外國匯兌等。（三）有以下各項情形時，實行匯兌交易及領取信用狀無需政府許可：甲，交易成數每月不滿三萬元。乙，根基於得政府許可或不要許可而領取之信用狀實行匯兌交易。丙，本令施行時輸入完了之貨物，或關於由外國運出貨物之兩月期匯票決算時。丁，於本令施行後一週內由外國運來之貨，為決算匯票起見，實行其在本令施行前預定外國匯兌。（四）以無匯兌輸出貨之款項作為輸入貨物之付款時，須要得政府許可。（五）輸入貨物者為實行輸入所必要之決算起見，處理在外國外貨證券，外貨存款，外貨放款等，或以此等外貨資金為担保在外國借款時，應要得政府許可。（六）外國匯兌銀行須要確認其顧客之匯兌交易及領取信用狀是否合法。（七）外國匯兌銀行因海外指名對銀行付款時，其送款支票或送款匯票及指名付款書，除其數不滿一萬圓外，須要得政府許可。（八）在昭和十一年內輸入五十萬圓以上貨物者，須要提出昭和十年及昭和十一年之輸入貨物決算實績報告書。（九）關於決算輸入貨物之必要交易而得許可者，輸入諸貨物時應提出每月輸入報告書。又大藏省發表匯兌管理部關於施行大藏省令第一號之注意事項如下：（一）關於輸入貨物決算必要之各種交易申請許可時，除有業務上不得已事情外，應於定貨或訂立契約之前為之。本令施行之時，賣買商談已經成立之輸入貨物，應於本令施行後從速取得許可。（二）外國匯兌銀行因要確認其顧客之匯兌交易及信用狀是否合法取得，凡與外國匯兌銀行交易者，應提示許可證明書以表示其合法為要。（三）關於申請許可書之記載事項，准用昭和八年大藏省令第八號規定，然貨物之輸入交易關係等，須要詳記。故申請許可之際，應先照會本部或日本銀行，受其指示。（四）凡對於本令發生疑問者，可至本部或日本銀行詢問詳情，並希一般注意，以免違反法令。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六日起
至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止

一月六日　星期三

△顧祝同抵洛
△王樹常謁馮何請示
△冀察經委會改組
△美國會開幕
△西班牙為德艦侵入向國聯抗議

一月七日　星期四

△汪精衛過新加坡
△巴特里克抵滬
△美國會決禁運軍火赴西

一月八日　星期五

△行政院令孫蔚如速就職
△國府明令改組鄂省府

一月九日　星期六

△立法院修正黃水會組織法
△陳銘樞回國抵港
△若杉回日
△日本施行外匯管理
△美國會通過預算案

一月十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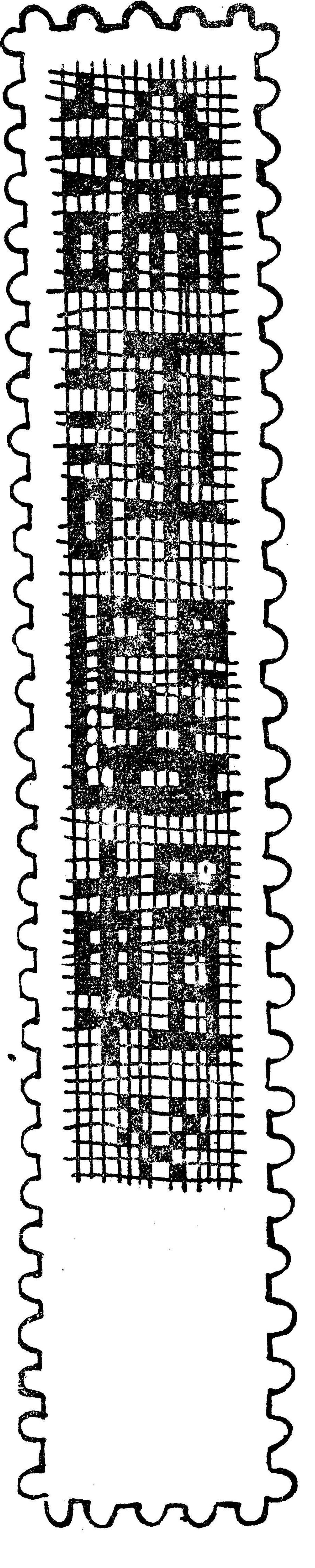
△邵力子等赴港迎汪
△閻宋等分電楊虎城勸告
△德軍侵佔摩洛哥
△吳鼎昌抵濟訪韓
△傅作義抵平地泉視察
△希忒拉返柏林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巴特里克抵滬
△教部改組東北大學
△英提不干涉西亂新建議案
△西闌寺病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汪精衛抵港
△傅作義赴興和視察
△行政院議決國葬邵元冲
△隴海路債務清理辦法決定



新年的幾個期望

胡適

民國二十五年是我們中國多災多難的一年，可是無一次不是逢凶化吉，災難都成了鍛鍊我們這個民族的爐火，經過一次鍛鍊，國家好像更統一了，民族也更團結了。兩廣的事件的結果是一個貪污愚昧的軍閥的崩潰，兩個獨立機關的取消，全國統一的初步形成。日本的外交壓迫的結果是中央對日外交的嚴正的應付，第一次做到像個樣子的對等外交。綏遠方面的匪僞侵擾的結果是統一政府主持之下的民族戰爭的開始，是百靈廟的大捷，綏北的肅清，全國民族精神的大振奮。到了歲暮，忽然又來了一次大災難，差不多把那垂成的統一事業倒退回去一二十年，差不多把那剛剛大振奮的民族精神又低降到零點。然而那不幸的西安叛變也終于逢凶化吉，年底六七日的全國歡聲使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國家到底還像個國家，這個民族到底還像個有出息的民族。

多年夢寐裏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過去了。我們在全國歡呼的喊聲裏送出了舊年，迎進了新年。全國的國民對於這剛開始的新年，當然抱着無限的希望。過去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的磨鍊使我們對於新年的期望格外大了，格外樂觀了。可是我們必須記得：期望太奢，失望也往往更大。我們必須量布裁衣，量米做飯，不存大奢望，也不會大失望。這是保持樂觀的惟一妙法。所以我們今年用最平實的態度，提出幾個最平實的期望，盼望今年我們這個國家能够做到這幾點：

第一，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已展緩多時了。去年十月十五日中常會議決，因爲國民大會代表未能如期依法辦理完畢，大會應延期召集。這樣無限的延期，未免使國民觖望了。

這幾年逐漸做到的統一，不完全是武力的統一，是外患壓迫和交通進步養成的一種全國向心力的表現。如果國家的統一須全靠中央的武力來維持，那種統一是靠不住的，是假的統一。今日的政治領袖應該明白一個國家的向心力和統一性都是需要長期培養的政治習慣。在舊日的統一帝國之下，這種政治習慣的養成也不是駐防軍隊的力量，乃是科學任官等等文治制度的力量。在今日的民國，教育的功用至今還是統一的最大力量。今日最缺乏的是一個維繫全國的政治制度。國民大會的組織雖然有許多缺陷可以受政治學者的指摘，然而這個機關究竟是全國國民推舉代表來共同參預國家統治的起點。我們唯實論者都明白：今日由中央任命官吏去治理全國各縣，已是不可能的了。今日的國民大會和將來的國會都是反其道而行之，都是要各縣推舉代表來參預中央的政治。這是今日必不可少的維繫全國的向心力，培養統一習慣的新政制的起點。所以我們期望國民大會必須在今年召集。

第二，我們期望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近年因軍事的需要和外患的嚴重，大家漸漸拋棄了民國初元以來對於行政權太重的懷疑；又因爲蔣介石先生個人的魄力與才能確是超越尋常，他的設施的一部分也逐漸呈現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國內逐漸養成了一種信任領袖的心理。最近半個多月中，全國人對他的安全的焦慮和對他的出險的歡欣慶祝，最可以表示這種信任領袖的心理。但是那半個多月全國的焦慮也正可以證明現行政治制度太依賴領袖了，這決不是長久之計，也不是愛惜領袖的好法子。一切軍事計劃，政治方針，外交籌略，都待決於一個人，甚至

於瑣屑細目如新生活運動也都有人來則政舉，人去則鬆懈的事實。這都不是爲政之道。世間沒有這樣全知全能的領袖，善做領袖的人也決不應該這樣浪費心思日力去躬親庶務。『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這是中國政治學的古訓。就是現代的獨裁國家的首領，如希忒拉，如墨索里尼，如斯太林，都是不問庶政的，所以都能有閑暇時間做讀書思考之用。斯太林更是深藏不露面，不見客，不演說。上月斯太林的演說，報紙說是斯氏執政以來第二次演說。這是深識爲政大體的行爲。蔣先生在西安被困的經驗，應該使他明白他從前那樣『一日萬幾』（幾是極微細的東西）的幹法於個人是浪費精力，於國家是不合治體。我們盼望他慎選能擔負一方面專責的人才，把局部的事務付託給他們。職守明，付託專，然後人人能盡其職。軍事和政治都應該這樣做。他自己也應該認清他自己的職權所在，專力去做他職權以內的統籌全局的事業。國家今日需要的是從容優豫統籌全局的領袖，不是千手千眼察察爲明的庶務主任。

憲政的實行不僅是頒布憲法，依照條文改換政府機關的名稱而已。憲政就是法治，而『徒法不能以自行』。憲政的成功需要法治習慣的養成，而法治習慣的養成又必須有領袖人物以身作則，隨時隨地把自己放在憲法之下，而不放在憲治之外。英國的前王爲了一個女人而犧牲王位，不是『不愛江山愛美人』，乃是不愛尊榮愛憲法。那事的爭點是一條很不合時代潮流的不成文法， 英國前王的主張也很得許多人民的同情。然而英王終於遜位而去。這眞是憲政的精神。憲政的精神是情願造法律來束縛自己。不但束縛自己不許作惡事，並且束縛自己不許在法定職權之外做好事。古人說：『重爲善，若重爲暴』；又說：『庖人雖不善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這兩句話最能寫出法治的精神。尸祝越俎代庖人做菜，即使做得好菜，究竟是侵官，究竟是違法。『重爲善』即是不輕爲善，要把不輕爲善看作和不輕作惡一樣重要，那才是法治的精神。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能明白他的地位重要，希望他無論在憲政之前或憲政之下都能用他的地位來做一個實行法治的國家領袖，認清自己的限制，嚴格的不做一點越俎代庖的事，然後人人有官可守，有職可盡，然後人人能盡其才，能忠其事。

第三，我們期望政府今年能做到整個華北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我們所謂『華北』，當然包括河北察哈爾綏遠三省在內。此番綏遠的作戰，當然只是政府解決整個華北問題的一個子目。整個華北問題的解決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之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與肅清，第三是冀東叛逆的肅清。這三個子目全是自己掃除叛亂肅清奸匪的工作，中央政府責無旁貸，地方當局也責無旁貸，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將軍在長城抗敵之戰，他的部隊打的是最後一仗，此次在綏北之戰他的部隊打的是頭一仗。現在綏遠肅清匪僞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我們期望中央政府用全國的力量，領導晉綏察冀四省的軍隊，在這一年之內完全肅清察北察東冀東三方面的匪僞叛逆。這三省的匪僞叛逆肅清之後，國家才算做到了長城以南熱河以西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才算洗刷了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中河北察東的兩次大恥辱。華北肅清之後，國家的統一可算是百分之八十完成了。我們然後可以培養國力，觀察國際變化，徐圖第二步的統一計畫。

這三個期望都不是奢望，都是很不易的期望。我們很懇切的期待他們的實現。

二十六年元旦之夜。

（錄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防經濟學」導言第一種

——與塞克脫將軍佛蘭克教授談話資料——

蔣方震

同外國人談天，要想得到一點益處，有兩種辦法。第一種，研究他的著作，發見了幾個問題，做幾句簡單的問句，請他答覆。第二種，將我自己的意思並疑問敘述成一個明瞭的系統，先期請他看了，然後再同他談話，比較的議論可有一個範圍。塞將軍的「一個軍人的思想」等著作並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寃的王道（對霸）主義，我是知道的。但是我這短短旅行，沒有工夫研究理論，我所需要的是解決當前問題。所以我於約期會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給他們兩位。結果塞將軍因爲病，又因爲忙，僅僅得了五分鐘的談話，佛教授則暢談兩回。今先將此文錄如左方：

研究高深兵學的人，沒有不對於歷史發生興趣的。近世史上德國能最先的創造了歷史哲學，這就可以證明德國人軍事天才之優秀，與國防事業的確實性。在中國說來，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造了一部有哲學性的歷史。

不管他的主張對不對，但是從客觀的記載事實中，要尋出一個主觀的方向來，這是歷史記載上劃期的變革。因爲從極繁複的社會過程中，尋出幾個要點，聯成他一條線——就是明瞭地發見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是不容易的事。而最近幾十年來創造新式軍隊，只知道請教外人，而且只學得外人皮毛（因爲外人有外人的傳統精神，不是中國人所能學的），不能深入國民的心性，所以總是失敗。古時的中國民族，當他入於農業經濟時代，即遇着游牧民族的壓迫，他可是能應用治水術編成方陣形的農田（即井田），以拒絕騎兵及戰車之突擊。這一個方陣，就成了一個最小抵抗單位——同時即成爲共同勞作的經濟團體。所以中國古代軍制即包含於農制之中，所謂寓兵於農。春秋兩季更有大規模的打獵——有收獲的秋季演習——或運動會。這種農業治水術的逐次發展，就成了長城與運河，做了歷史的紀念品。

利用農民的鄉土觀念，做精神武力的基礎，其結果有一缺點，即是戰術上防守性强而攻擊性弱。但是隨着經濟力的自然發展，他的攻擊性是變成緩的自然膨脹。如漢，唐，元，清，之於陸，唐，明之於海。所以中國國民的軍事特色，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一致。我於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强，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進，常常有分離的趨勢。不是原來要分離，因爲愚蠢的人將他看做分離。財政部長見了軍政部的計劃就頭痛，老粗又大罵財政部不肯給錢。

近世史上曾國藩確是一個軍事天才家，所以湘軍雖是內戰，但是就國民性看來是成功的。他知道鄉土觀念是富於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練成一種取攻勢的軍隊。政府叫他辦團，他却利用辦團來練兵。他一面辦團，利用防守性維持地方，保守他的經濟來源；同時又練一種能取攻勢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經濟生活與戰鬥的軍事生活分離狀況之下，雙管齊下，使分離的變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發展，却更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環境，能給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種事業的長期鍛鍊。因爲同太平軍天國打仗，不行的人事實上會自己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權力。但是現在談國防，誰能用國家的存亡來做人才的試驗場呢？

所以我說中國近來衰弱的原因，在於知識與行爲的分離。讀書的人一味空談，不適事實；做事的人一味盲動，毫無理想。因此將我們祖先的眞實本領（即經濟生活與戰鬥生活之一致）喪失了。

姑就軍事來舉一個簡單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大元帥，做督軍，他們自然具有一種統御人的天才，但一點常識也沒有，在現在怎樣能擔任國家的職務？反之，在今日南京各軍事學校的當教官的，十之七八還是終身當教官，沒有直接辦事的經驗。

不僅軍事，各社會事業都有此種傾向。這可說是現在的最大缺點。所以現在建設國防，有兩個問題須提前解決：

一，如何能使國防設備費有益於國民產業的發展？我們太窮了，應當一個錢要發生二個以上的作用。

二，如何能使學理與事實成密切的溝通？現在不是空談，就是盲動。盲與空有相互的關係，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錄一月十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陝甘善後如何？

陝甘善後命令，發表了四天，楊虎城等還沒有遵令辦理的表示，這是很可奇異的事。我們觀察中央處理陝變，把整個事件，分成三部分善後。對於因陝變牽涉的黨國大事，準備提出五屆三中全會通盤討議解決。現在爲期僅有三十餘日，任何大問題，總都來得及商量。中政會汪主席已在回國途中，兩廣的余李白諸氏據傳也要北來，可見茲會的重要，更可見在會議上一切都可以從容商決。無論何人，拿任何理由，此際皆不應堅持成見，要挾中央。對于陝變的個人責任，他們祇處分了一個張學良，而且還用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的字樣，看似嚴重，實則祇要他能夠傳語部下，服從命令，恢復十二月十二日以前的軍隊原狀，儘有重邀寬典，開復處分的希望。要拿純法律的眼光來看，不能不說是過分寬大了。楊虎城與張學良同負陝變責任，于學忠擅遵亂命，破壞地方，依法都不應逍遙法外，中央竟然格外成全，空洞地給了一個『撤職留任』的譴責，等於毫無處分，這尤其不能不說是仁至義盡。對于陝甘地方善後，中央任命孫蔚如爲陝省主席，王樹常爲甘肅綏靖主任。孫是楊虎城的部將，不啻使楊自兼，王是東北軍的元老，更沒有反對的理由。至於各軍防地，從新酌量分配，東北各軍，責令各回原防，這都是辦理善後應有的處置。近年國人都認西北是中國復興的新基礎，政府對於陝甘，特別重視，將長安作爲西京，全國經濟委員會爲陝省的經濟建設，費去巨額金錢，東南銀行界爲了提倡陝省植棉，也投下不少的資本。如此重要地方，中央當然不能放棄，國民也不能容許政府放棄，而忍心將甫見曙光的西北民衆，重新投入封建軍閥與亂軍土匪的黑暗勢力之下，使民族復興運動，遭受頓挫，西北經營，前功盡棄。我們從中央處理陝西事變的辦法，看出政府一面有息事寧人，不咎既往的宏量，一面有保存西北，照常努力的決心，這是很顯然的事實。

我們爲楊虎城于學忠和陝甘的軍隊，尤其東北軍着想，以爲到了今天，對政府命令，實在不應該再有什麼異議。西安事變，雖然提出一些標榜，然而使用刦持統帥的方法，激起了全國的憤怒，再加以十二日那天西京

招待所的幾番搶刦，活現出軍紀蕩然的醜態，任什麼招牌口號，也都變成了失靈之鬼，絕對唬不了人。況且綏遠前線，顯受陝變的影響，將士悲鳴，聲聞全國，如此行爲，怎樣可以博得國人的同情？縱有何等漂亮的口號，如何喊叫得響？我們爲西安事變關係人打算，最好藉著中央召開三中全會的機會下台，收拾起一切宣傳。爲陝甘各軍打算。長官們闖下了偌大亂子，若果再不趁著中央發表善後辦法的時候，掉轉頭來，凛遵命令，速就法軌，而還讓那些寄生在封建殘餘勢力下的浮浪分子，妄作主張，搗亂到底，將來更何以善其後？陝軍是土著，爲了十二日之變，地方精神物質，已不知損失了若干，再要長此紛擾，不特對不起桑梓父老，自身前途又有什麼出路？東北軍人是無家可歸的了，家族親友，飄泊相依，如果再盲從附和，聽人犧牲，今後一身一家的流離顛連，姑不必說，而破壞了整個國家的前途，損害了全體民族的利益，將來怎樣對得起全國同胞？我們以爲楊于諸人和駐在陝甘各軍，今天都應該鄭重考慮，趕快表明正當態度，因爲現在祗有切身的利害應當考量，國家大計，用不著白費精力，再作主張。目下平和的大門，還正開著，安全的途徑，尚在眼前，希望局中人快快自決，勿貽後悔！

（錄一月九日津滬大公報）

日本對華新認識之呼聲

近來日本對華新認識之呼聲，漸成流行的口號，此爲値得吾人注意之一現象，願抒所感，或足供日本有識者萬一之參考歟？

按中日兩國，壤土相依，往來接觸，最久最繁。惜乎過去兩國國民，相互間太少眞切的認識。中國對日，固極隔膜，非過分輕視，即逾量畏懼。日本對華，誠多研究，以視我方，則又過猶不及，其失惟均。蓋向來日本所謂『支那通』者，觀察中國，大率重視一時的當權有力之個人，或其少數私暱，對於整個中國國家之動向，與夫民衆心理之推移，皆似不求甚解。即於個人問題，亦喜穿鑿入微，偏重其外形，執著於成見，結果，凡於人與人間之關係，有時觀察深刻，何止入木三分，而實際則見秋毫不見輿薪，每遇中國發生重大問題，輒陷迷惘惶惑之境地，甚或膠執傳統的觀點，否認顯然的現實，硬作武斷自欺的應付，以致錯誤到底，彼我兩失，比較歐美各國對華，小事不甚了了，而於大事觀察銳敏，赴機迅速，其巧拙得失之數，殆不可同日而語。抑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內外大政，操於軍人之手，其於中國，尤復不求認識，且更不願認識，遂使日本一般國民，對華認識，愈形茫然。吾人以爲五年來日本最大的退步，莫過於輿論消沈，民力脆弱。試觀中日關係惡化至此，而日本言論界迄少平實公道利導東亞大局之主張。數載以還，新聞家敢於披瀝所信，同情中國國民運動，讚揚中國統一，始終不變如朝日記者太田宇之助氏者，直有空谷足音之感。

迨二二六事變發生，軍部氣焰略殺，輿論稍稍抬頭，檢討對華政策之議論，始漸有表現。至去年底，此種呼聲，似益騰昂。其最有力者如川越大使對日本記者一再談話，盛稱中國之進步與努力，而謂日本應速改變對華的認識。日文上海日報與東京朝日新聞亦有類似意識之論文，太田宇之助氏且在東京各處講演，介紹中國新建設，不啻爲中國新認識論之急先鋒焉。此外政黨中在政友會內已有轉換對華政策之論調，社會大衆黨則竟明白宣言，主張改變對華方針，而自由主義派各種政論家與雜誌記者等，更多合理之觀察。最近西安事變勃發，東京大阪各報消息，極錯雜乖誤之大觀，在世界輿論前試驗，日本記者工作成績，殆祗能得零點，然而吾人一察日本上下對此次事變之實際認識，則發見其決非各報所能代表，而實大見進步，此不能不令人爲之稱慰也。尤可注意者，上月十五日日本東洋經濟新報開座談會，邀集學者，實業家，記者，國會議員中之有力者出席，以西安事變爲中心，作種種之研討，其中頗多洞明眞相切實反省之議論。太田宇之助氏曾於席次聲言曰：『現在言論機關無力，政黨無力，識者亦無力，惟團結此等弱者則變爲强有力。以對華新認識，付之日本大衆，由此出發，殆將爲中日問題最澈底的解決策。』氏爲此言，極見誠摯，然而吾人以中國國民運動之經歷判斷，決不信日本言論機關，政黨，識者之果爲弱而無力，毋寧以從來努力不足，缺乏勇氣與誠意爲遺憾，如果少數有志者高舉對華新認識之火炬，以誠以勇，必公必正，對國民作公開宣傳，敢斷言其必能造成改造中日關係之一大動力，是不能不望友邦少數識者之健鬥也。

抑吾人就過去以察將來，以爲日本果欲求得對華新認識，必須一掃舊日破碎支離的觀點，褊淺疑忌的成見，而以對中國國民之建國運動的同情心爲出發點，重全局而不重個體，策悠久而不務近利。須知東亞大國，惟中與日，中日果能相安，遠東自能平和，而中日相安之道，非中國形成現代化之國家，力能抵抗任何外力侵略，決不能使兩國外交進於眞正常軌。更從日本國際環境言之，非與中國結成親交，則任何友邦，皆不可恃，孤立狀態，終難消減，蓋中日反目，永爲遠東危機之發酵劑，中國若臻自立自强之域，中日關係，不虞惡化，而日蘇之間，中國可任媒介緩衝，英日美日，更根本不起摩擦。中國今日努力建國與民族解放運動之指導精神，實爲圖謀自强自衞，消極的解除遠東危機之因素，積極的負起促進國際和平之責任，目標遠大，工作繁鉅，方面至廣，端待奮發，如但認爲因對抗日本而努力，逾此別無意義，則殊淺之乎視中國人矣。此中要義，尤望日本人士深切考察，蓋此點若無澈底了解，則所謂對華新認識，仍不能得其正鵠也。

（錄一月八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與梅生衆異同遊南翔古猗園　疑盦

登堂知故家玄宰有題字吾鄉李繙仲規度見壁記從父檀園翁琴樽亦時寄清池羅樹石繚曲見佳致荷凋桂未馥秋氣逗涼芰嘉定此勝區游蹤欣一至因念四先生寓公占其二松圓與泡庵詩畫各清異花開似銀白妍詞久心醉緜窈寫雲山遺楮襲吾笥舊宅豐溪南水竹疏有味蹈海夫何為儻亦幼安志猶能擁亭榭吮筆專自媚君固非不辰文物盎然備我來渲夢痕容與入明季（松圓檀園皆歙人檀園舊宅在豐南）

葉媛屬題黃山觀瀑　若飛

黃山羣山羣龍飛奔雷大霆相因依前龍後龍宛爭續細者徑尺巨百圍帝女豢龍織機送拋擲百匹輕紗衣山靈此景甚閟惜萬松萬石遊觀稀君何愛奇癖山水力踐險阻穿烟霏遂來觀瀑得此景目閱縱壑潛鱗肥有如天孫旁織錦又似龍女呼龍歸翩然絕世而獨立畫令窮谷生光輝葉公好龍龍自降古有是說今詎非披圖天風蕩空翠惟見雲氣拂拂人頎頎

纕蘅自貴陽寄九日甲秀樓登高詩次韻奉和　石遺

邂逅離觴竟不臨（謂重夏相逢君置酒餞余而舟行不能少待）稀疏詩侶廢高吟（九日在里中登高無詩）江南漫賦天方醉直北何堪寇已深杜老白頭空綵筆仲宣青眼是初心黃花滿地愁風雨待霽輕輕日暮陰

重陽前五日由定庵惠詩見及憇皇感歎率賦奉詶　纕蘅

看到黃花又一秋拋城山好自淹留可堪風雨重陽近

更觴。流。亡。滿。地。憂。束縛。故。應。妨。筆。力。艱難。何。以。佐。邊。籌。定庵。此。作。增。人。氣。感激。還。期。壯。語。酬。

九日不出越旬得纕蘅惠什次韵却寄　秋岳

眉子。彎。彎。月。小。臨。風梢。摵。摵。竹。孤。吟。此時。展。紙。秋。聲。至。想見。哦。詩。官。閣。深。作嬾。久。非。能。賦。手。索居。真。負。濟。時。心。何當。共。買。鍾。山。宅。分我。松。楠。十。畝。陰。

纕蘅書來索和九日詩次韻　釋堪

秋花。圍。坐。抵。春。臨。佳日。思。君。共。我。吟。老至。弓。○。欺。力。薄。別長。緘。札。見。情。深。登山。忍。縱。蕭。條。目。種柳。終。灰。遲。暮。心。高會。兩。京。餘。想。像。霜風。吹。帽。古。城。陰。

纕蘅先生以九日登甲秀樓詩督和敬步原韻　尊吾

不因。多。難。罷。登。臨。閒凭。危。樓。一。放。吟。廢壘。棲。鴉。殘。照。冷。（前歲赤氛逼境附郭築碉堡解嚴始罷築）多違天。斷。雁。陣。雲。深。（時綏遠有寇警）勒銘。誰。紀。安。邊。績。（樸前有鄂西林紀功鐵柱）選勝。聊。抒。攬。轡。心。試過。南。明。江。上。路。霜中。猶。自。滿。棠。陰。

青溪同人讌集秦淮分詠懷古類人代拈龔芝麓題賦寄　子威

檀板。金。尊。筆。有。神。尚書。濃。福。老。無。倫。玉音。垂。諭。真。才。子。芝誥。親。賫。絕。代。人。桃葉。渡。頭。飛。賀。琖。梅花。硯。底。伴。吟。身。（陳雲伯有顧橫波梅花硯詩）只愁。流。水。青。山。句。送却。秦。淮。舊。日。春。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元均　天健

去年。風。雨。失。登。臨。萬里。歸。來。補。一。吟。（今春經桂粵湘鄂入川秋歸自雅州）曲岸。浮。沙。驚。水。落。亂山。窺。牖。覺。樓。深。聞笳。已。忍。思。親。淚。負弩。猶。存。射。日。心。玉塞。胡。塵。竟。何。許。中原。北。望。有。輕。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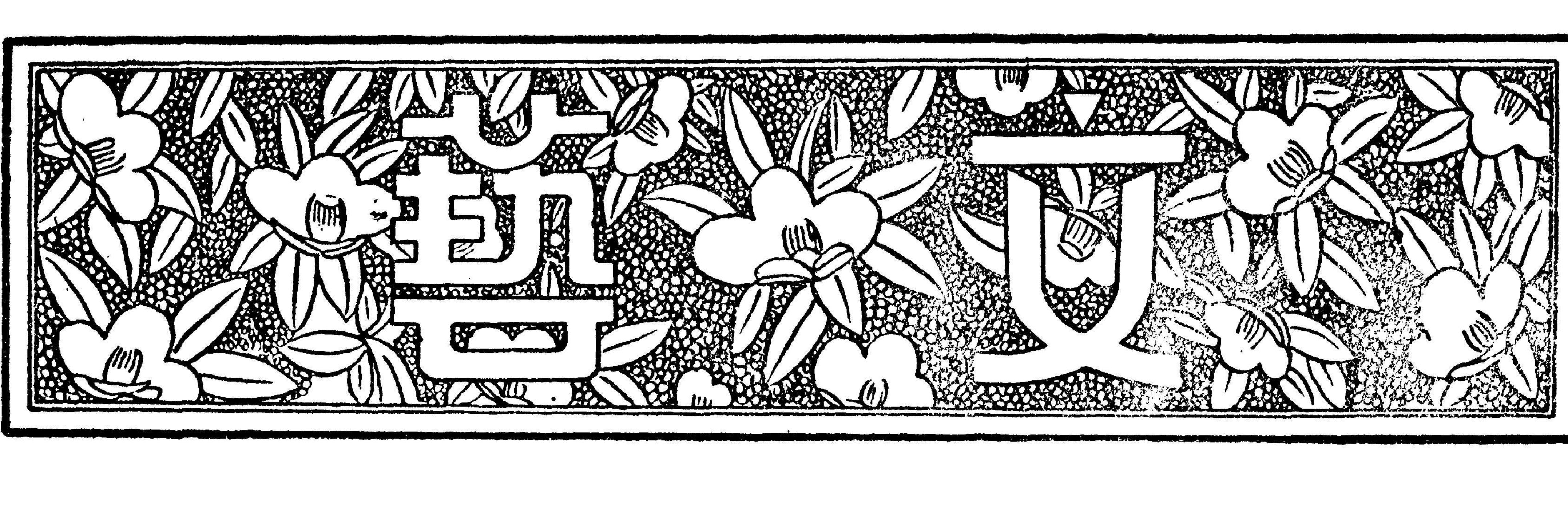
同梅生疑盦謌農夜坐　拔可

人海。難。為。夜。無風。不。是。樓。能留。三。客。語。賴有。一。園。秋。宵默。心。猶。寄。徘徊。意。未。休。舉頭。河。漢。在。誰見。水。西。流。

惜紅衣　鶴亭

（用石帚韻題雁來紅冊冊爲汪莘伯先生舊在菊坡精舍與梁節庵陶子政朱棣垞楊叔嶠易實甫陳荃階徐巨卿石星巢王子展文芸閣暨先生弟惺吾倡和詞彥平世兄屬爲繼聲）

藥裏。驚。秋。棋枰。送。日。登高。無。力。倦眼。尋。芳。看朱。奈。成。碧。殘年。羈。旅。誰念。取。蘭。成。詞。客。淒寂。鴻雁。不。來。隔江。南。消。息。斜陽。巷。陌。講舍。苔。荒。胭脂。認。狼。藉。人才。話。舊。海國。盛。南。北。五十。多。年。如。夢。禁得。幾。番。遊。歷。剩丹。青。故。紙。猶帶。斷。腸。顏。色。



午夜

荒煤

到北平的第三天，我搬進了一家新開的公寓裏面去；公寓是一所三進的大院子，大小差不多有二十多間房，然而都還沒有裝修好，顯得破爛和荒凉；除了我佔據了第一進院子角落裏那一間湫隘的小房以外，全沒有人住。沒有風的晚上，死一般岑寂包圍着我；逢着有風的晚上，於是所有的窗櫺和門上底破紙屑都發出沙沙蘇蘇的聲響，連底院裏那兩顆高大的常青樹也發出海潮似的呼嘯，彷彿整個屋子都滾進了風沙裏面去並且打着哆嗦。一向爲失眠症所纏繞的我，感到不可耐的苦惱，睜大眼睛望着滅了燭火以後的漆黑的屋子，有時簡直膽怯起來。

這樣曠大的死寂的屋子還有一個人，他是看屋子的，我晚間惟一的同伴；但起頭幾天，他能給我的却祇是煩擾：傍晚，黃昏還留着尾巴的時候，他就關上門睡了，一到午夜，那粗大的鼾聲常常可以使我在夢中驚覺，他並且咳嗽，很厲害地咳嗽，一陣陣不斷的緊接着，好像那是爲了要懲戒他愛早睡的習慣。

看門人是一個矮小的瘦個子，一張猴臉，瘦削而多皺摺，嘴唇，耳朵和額頭都顯得乾枯，眼睛有一種淡漠的陰鬱的神情，瞳仁却有些像古銅色；但蹣跚地走路的時候，眼睛往往是巡視着地面，露出些微光亮來的。他不過是三十來歲的人，然而已經顯得衰老了，他那松針般粗密的硬的短髮裏面，不必十分注意，就可以發現摻雜着的灰白的頭髮了。

我是個不愛講話的人，那看門人也是的，但是我們同樣寂寞，這是當然的，所以我們碰見面總多說兩句話。我們就這樣熟悉了，每天黃昏以後，他就去門上門，燃着一根劣質的烟捲跑到我房裏坐一坐，談談天。

沒想到，這麼個看來竟是有些瑣瑣的矮小的人，却是一個老吃糧的兵油子，在槍雨砲彈裏滾過十多年的。他告訴我：「九一八」在瀋陽，他曾經抱着一桿空槍在大溝裏匍匐了兩三個整日子，氣得想哭；也曾經到湖北去剿過匪——那是他認爲最蹩扭的一次經過……總之，正如他誇耀的一樣，他是過的世面眞不少，南北跑了十多省的地方，「够瞧的啦！」（這是他老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有時候不相干的地方他也會插上的。）

他講他也曾當過一個多月的排長。一天晚上，他被命令着帶了一排弟兄在一個落大雨的深夜裏去攻城，但當他一聽見城垛口發出機關槍掃射的聲音，他就滾了下來；他一點兒傷都沒帶，抗着一首死屍，他在死人堆裏埋了兩晚，第三天晚上又爬回營房了——

「你沒死？」吃了一大驚的連長問道。

「誰說我死啦？」

「媽的，下去吧！」連長向他皺皺眉頭。「早呈報上去，說你那一排人全丟啦。換個名兒再補上吧。」

幹了一個半月不到的排長就這樣交差了。

「就是這樣，還當他媽一名丘八——」他給我講完這一段不可信的歷史以後，幌一幌腦袋地向我說道：「可不够瞧的啦！誰不說咱趙某人膽大？」……

雖說我對於他講的類似這種的故事不能信任，但是因爲他講得生動活潑的原因，我依然感到濃厚的興趣。譬如說，在一個月還不到的光景，他就把那「死裏脫生」的故事給我講了三次，而我却是每一次都不厭煩地去聽完了。我聽得很滿意，他講得也很滿意，不過這三次所講的同一個故事却都有點出入；我想，那也許就是因爲他講得生動活潑的關係吧。

然而，有一個晚上，他給我講了一個悲悽的故事——這就是我現在要告訴讀者的。我想我寫的會很笨拙，可是這故事底本身也許就不必用什麼美麗的詞藻去裝修罷。現在開始了；我想用他講的話寫，那樣是比較眞切些的。

「那正是一個大年夜三十晚上的事。」他用一種低悶無力的聲音，回憶地開始講道。「咱們有一連人紮在×鄉東角上的一座破廟裏面，外面落着大雪，風像哨子似的呼呼地叫，冷得可眞够瞧的啦！他奶奶的，三十晚上，也沒吃的，也沒喝的，弟兄們一個個都凍得像他媽舅子似的。我還在外面放着哨哩，天黑的什麼都瞅不見，就祇瞅見雪花兒飄着：兩隻腿都凍麻木了，踏着雪地上擦擦地響，簡直像兩條木棍子……當兵的這麼點子苦可算不了什麼——我跟您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話可眞不錯，六月天，渴啦，就用雙手捧青溝裏的水喝，水裏紅紅地帶着血腥氣哩；要是在戰壕裏遇着雨，可不是，有一年，落三天大雨，戰壕裏水淹起胸脯子，差點兒把身子全給泡在涼水裏面，那不是九十月裏麼？……那時候，我想想看，我還眞沒死心忘掉咱家裏的，得閒就想起咱家裏的來啦，咱家裏的可眞是一個好女人……嗨，帶今年，死了八個年頭了……。你瞧，我扯到哪兒去啦？（他向我苦笑了笑，搜尋了一會兒話頭子，咳嗽了幾聲，又接着講了下去。）那時候，那時候，我放哨的時候就又想起家裏來了；……擦擦，踏着雪渣子響，心裏頭覺着有些兒發疼，咱那時候才當了兩年兵，苦也吃得够瞧的啦，可是什麼也沒撈着一點兒，一年多甭說捎幾個錢回去，就連信也沒有捎過一封。我在想，就是在家裏隨便幹點什麼活吧

，也不至於受這些苦，要是在家裏過三十晚上，大年下，怎麼弄也不會在他媽這種荒野地方喝北風罷？那種地方，走他媽二三里路找不着一家人家，可也難怪，那年是荒年，咱們去的當口也眞喪氣，土匪趕早來了一脚，什麼都搶的精光啦！」

「你們趕土匪去的嗎？」我問。

「什麼叫他媽土匪，咱們去的早，要有搶的也還不是要搶的？」他沒好氣地唾了一口痰，抬起嗓子說道，「這種世界，吃虧的就祇有老百姓！兵，兵匪不分，誰也鬧不清那是啥玩藝兒？……嗨，跟您說，咱們就搶在後頭啦。儘他媽缺德事……」

他忽然緘默着又吸了一根烟，好像是在回憶故事的始末。他底嘴唇痙攣地扯動了一動，給什麼思想突擊了一下似了；接着又咳嗽了，咳得頸頷根上都通紅的，眼睛陰鬱地望着桌上的蠟燭，在瞳仁裏反映着兩點火星，使眼光越法顯得慘澹起來。我們週遭死寂得怕人，除了耗子在我那屋頂上面索索地跑着響，有時候就聽不見一些兒聲息。但稍停了一會，我底同伴，看門人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咳息，那像是對着岑寂而發的。

「……半夜裏，咱猛聽見一個大個兒弟兄叫喚着我，」他繼續講了下去；「可嚇我一跳，他把臉上全糊上了泥。『這幹什麼？』——甭放哨啦，走罷！』他也不答應我的話，拖着我的袖子只管叫走。我說：『上哪兒去，你說呀！』——『搶點兒什麼去，管他是吃的也好，喝的也好，』大個兒笑嬉嬉地悄聲對我說。『甭鬧他媽玩笑啦，搶你妹子的！』——大個兒還是笑嬉嬉地說：『搶你妹子的！傻小子，你連長大爺下的命令啊。』……你說怎麼回事？可缺德，連長在鎭上要地方上籌劃年糧，地方上沒答應；好啦，連長說：『好吧，咱不管啦！』就叫弟兄們改裝放搶去…。」

「有這麼回事？」我有些微奇怪地問。

「沒有？您聽着吧，還有出奇的事哩。」

「眞地都去搶了嗎？」

「幾個月不發餉，不搶可眞叫傻……咱這一堆總去了一二十個……趕到×鄉村子上，村子裏沒瞅見什麼大燈亮，疏疏的有幾戶人家在門口掛一盞紅紙燈籠，四圍靜悄悄的，簡直不像什麼年夜的樣子……喝，弟兄們一呼嘯就直往村子裏衝了進去……够瞧的啦，狗子都汪了起來，叫救命的，呼兒喚娘的……一會兒就像翻了天似的。到那時候，心也給鬧橫了，紅着眼睛闖進人家，哪兒還有不搶的？也顧不了什麼缺德和怎麼的了，想要的都搶！……×他妹子的，等我闖進一家人家，够瞧的，什麼玩藝都沒有，一家三四口子，老的小的都偎在坑上直打哆嗦……瞅了半天，反正都沒什麼可以拿的，驀地瞅見一床大棉被，心裏想着：——管他媽的，抗床棉被回去晚上睡一忽暖和覺吧——嗨，咱走上前一拉，眞够瞧的，老小，連那麼大的閨女也精光着屁股蹲在坑上……『您可積點兒德吧，』那老娘們直向咱磕頭打恭地說好話；『咱們一家子就這一床棉被窩，您要拿了去，咱全家可活不了！』……咱不是那狠心人，甭提多寃啦，搶了一場，空手打巴掌地又回去了。——後來村子裏敲起鑼來了，……咱們在前面跑，後面跟着追的也是自家弟兄，兩下裏都朝天放了幾槍，追着趕着可都趕回來了，……您瞧，這戲法可要得出奇？不怎麼的吧？……其實這也是老把戲。不過這一趟可要出岔子來啦；回來一點人數，少了一個，等到天亮也沒有看見回來，他給人家逮住了呢，還是怎麼的，誰也不知道。」

他又停頓了，把手上的烟尾巴使勁吸了一足口，丟了開，然後又沉思地去注視那桌上的燭光，顯然地，他這次給我講的故事不是怎麼有興趣的，他漸漸地失去了最初講說的那種歡欣的神情，而且有些不安定了，講的話是越來越不能連接起來似的。這時候，夜已經深了，不大的風吹着底院子裏那顆常青樹所發出的凄其的響聲，我都可以很清楚地聽到。

「……第二天晌午，也還不見他回來，我可眞有點牽掛了。這個人和

我挺不壞，才二十來歲，本來是種莊稼的人，爲了娶媳婦賣了田地，後來沒法子才跑出來吃糧的：挺老實，膽子小，可沒一點兒那種當兵的壞脾氣；就祗老望發餉，給他媳婦捎錢回去，望不着，想跑又沒有膽子，乾急得哭了好多次——我看，他入伍還不到一個年頭哩……到晚半天，也還沒見他回來。可是排長來了命令，叫咱和另外的三個弟兄跟他押什麼人犯上鎮裏去。你猜這人犯是誰？咱趕到那兒一瞧，得啦，就是這小子！他倒底給人逮住了，揍得簡直沒個人形，眞够瞧的，臉青腫啦，眼睛都張不開，見人認不清；可是一聽見是我在叫他，他差點兒小孩似地哭了出來。『怎麼回事？傻小子！』我剛問他，這傢伙就哭啼啼嘮叨起來，他埋怨那大個兒不該在昨兒晚上拖他出去放槍……可也怪他自家兒不好，跟那大個兒一道闖進人家裏去，大個兒搜尋錢財去了，他嗅着灶間裏有什麼煮得挺香，就往後面去瞧瞧，一瞧，明旺旺的火燉着一隻母雞哩……嚇，就在那兒蹲着吃起來啦——可是還沒想到要跑，人就逮住了他。

「『不怎麼的吧？』這膽小的傢伙一路上就是問我。當然，這事情明擺着是沒什麼的，連長心裏不會不明白，再說，他也沒搶什麼，想來也不會有什麼大罪名……可是你說咧，這小子得槍斃！……排長那會兒對我說了半天，我簡直迷迷糊糊地全沒聽見……排長說怎麼也沒法子，不槍斃這小子，地方上不肯下鄉催糧，連長也知道這小子寃，可是，怎麼也沒法子！『沒法子。他要吃什麼給什麼他吃吧，對他說，明兒給他媳婦捎錢回去……』排長末了，也沒法子，就這樣給咱留下兩句話走啦。可是這話咱怎麼也沒法子向他說……。我一整個晚上沒閉眼睛，聽着老鴉噪了一整個晚上，……那天眞好月亮，可是望着月亮，心裏頭凉沁沁的老想打哆嗦。當了兩年兵，打死人也不算少啊，可就沒嚐到這滋味：一想到那小子躺在血泊裏面，我可眞說不出來，心裏頭到底是害怕呢，還是難過，全身簡直沒一處得勁。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叫醒了他……我咬着牙子說啦：『……連長說對不住你，……你把家裏的地方告訴我吧，明兒好給你媳婦捎錢回去！』——他當然沒想到是怎麼回事，他怪高興地問我：『眞給我媳婦捎錢回去嗎？』……『誰說不是呢？』我可眞忍不住啦，鼻子酸得什麼似的，眼睛裏面淚花直打轉……。中午，他上綁的時候，我躲開了；可是他直着嗓子號叫着要我去見他，沒法子，我祗得又去了，眞够瞧的，他一張臉白得像紙，眼光瞧着怕人，可乾邏邏的沒點兒眼淚……『老趙……別的甭……甭說啦……請你，請你……給我媳婦捎個信去……她，她年紀青青的，……也沒錢……也沒也沒兒女……改……改嫁了吧……甭守啦，叫她改嫁吧……。』他一聲也不哭，躺在地上乾哼。我說：『你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場吧！』——『我哭不出來！我哭……』上了綁一直到死，他也沒哭出聲來……。

「斃他的也是和他那麼樣大年紀的弟兄……打着哆嗦，槍也沒描準，一槍打在他右面胸脯，痛得他在地上打了兩個滾……我趕緊擦了擦眼睛，奪過槍來，在他腦袋上扣了兩槍……他可死啦……大初三裏，鎮上的人家都放鞭砲接財神哩。

「連長還不准咱們回鄉裏去說哩……初五裏從鎮上送來了酒肉，弟兄們都吃了一個醉，咱是一點也沒吃，病倒啦。可不知是誰露了風，當天晚上一連人都變啦，連長跑了，弟兄們把排長擄去打了靶……。

「看，」他伸了指頭算了算，感嘆地道；「說說，就已經又過了八年啦」。

「你退伍幾年啦？」我問他。

我就是去年退伍的……跟你說，當兵可眞沒有意思，全差不離，打自家人，害苦了老百姓，×××白丟啦可也不打！——你可困了吧，還要熱水嗎？」

「不要，你睡去吧。」

顯然是疲乏代替了激動的心情，老趙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打起呵欠來了。

我滅了燭，睡了；但一直沒睡着，不多一會，就聽見了老趙底粗大鼾聲了，他顯然是睡得很甜蜜，但這是因爲他講了這樣一個悲悽的故事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宴會

嚴文井

下班後，我記起定做的鞋已到了期，便往鞋店去，計算還去買點日用品，再回家吃飯。這路與到我家的路相反，一月頂多來一次，所以我跟住在這一邊的同事不大熟。在辦公時間內大家都是很謹愼的戒備着，雖然天天見面的人，也談不了三句話。走不多遠，我就看見了這樣一個天天在一起的生人。

他斜着一邊肩，大大的擺動兩支手，走得似很有滋味。我想慢一點，讓他拐了灣，再恢復原狀不遲，省得麻煩，雖然我很知道他，他是全局裏最易與的一個好人，平常是著名能忍受別人的戲謔的，收發處的「佛爺」，不過一跟他打攪，我的晚飯怕要到八九點才能吃了。

各機關步行的職員們有一種相同的派頭，那就是行動都狼狽笨拙，而却都有一付搖搖擺擺自命風流的神氣，那同事一邊搖着走，一邊閑爽的張望，不料回頭一下，看見了我，彎下腿子跟我點了一個頭，我們就走到一道了。

問問彼此的目的地，得同很長一截路，應酬了一下，我們談着局裏的公事，就扯到了局長的汽車，會計課的小李上去了，我不得不忘了我的事，誰也不能在這局面下突然搶上前一人快走，慌也是沒有用。

槐樹下垂一些吊着絲的虫，緩緩飄揚，正是人忙得上勁的季候，車馬都沉沉的，在半尺厚的灰土道內佈霧。

我們話題轉到衛生上，意外的我發現他對我有點好感，是進一步的，他說我直，所以也很爽快的告訴了我他會太極拳。

在局裏的辦公桌上，別人只看得見他的頭頂，他的臉老向着公文，其次只看得見那突出的一部，他的長年傷風的鼻子，並帖在其旁的一支筆。傳說他除了誇獎什麽都不錯外，再就不開口，得他一點眞意見是很難的。傳說中他雖有半斤的量，心裏却有門路，上兩支三元的會，郵局還有一個存摺，年紀三十幾，看得很要蒼老一點，歸根總是十分平穩的一分子。

所以我的吐談也是有分寸的。

「……其實一個人，倒不要以外表來斷他心性，雖然我年紀不大，我相信經驗閱歷都是累年加多，日子長久，變化無盡，那太不容易揣度

了。」

「是。」

我們靜默的走過了一個街口，他彷彿記起話還沒完，補充一句。

「您見解很高。」

「那裏！這只是本心而說。」

他仔細看着我，大概想找出我一點不誠實的地點，就好防備我了，停一會，許覺得沒有什麼可疑，就有了興趣，也學了兩個簡單的例子，幫我證明。我話中總以爲世人把人當傻子是糊塗事，他屢屢點頭。

「是，讓人非我弱，這話有道理的。」

既對于我意見如此擊節稱賞，我們就更沒有機會分開走了。

他非常愛惜鞋襪，很細心的避掉路上的灰窪，一邊却提議談一個小笑話我聽，這証明他已熱鬧起來了，爲了禮貌，我得耐心聽完，也算是我奇怪的遭遇之一，本來他年紀不頂大，同一個「信口開河」的人的友誼進展得快一點也不算稀奇。

後來我們幾乎不大認眞前進，在路上慢慢徘徊，而且還故意繞了一段彎路，爲了講完這話。 我略去其中一些打岔的字眼，保存了他原事的骨幹。

他出身卑微，這講的是他第一次職業內的事。

「……敎務主任做生日，我旣屬他管，又是大同鄉，就得規規矩矩的應付一下，所謂敎務主任，就是副校長，學校裏的事作得一半主，所以學校的小頭兒們一半是巴結，一半是湊熱鬧，跟他弄得十分上勁，這些事我在家時受過訓練，不可後人，也要送一件像樣的禮才對，眞費了我幾天心思，我一要東西不俗氣，二要人家合用，還要便宜，便宜我才買得起。

幾天來我一直都在着急，還湊巧，只離他生日一天了，逛舊貨攤却找着一對仙鶴式的銅燭台，顏色，質材，樣子都挺好的，是東西不行時，在別地方就當古董賣，費了一點功夫，就謀下了這東西。

第二天很早送去，怕的是他們不方便，早點去，談幾句就好出來，別的全未打算，我從來就有自知之明，不作非分的想頭，那都不談。

你猜怎麼着？我交出了禮物，眞有意思！他們也沒有什麼顧忌，當面就拆看裏面是什麼，敎育界人我想都不大懂那玩意，一定把那當了件眞古董，貨色確是看得過去。

他太太即刻就埋怨我：

「這是爲那一起？你看你多寃枉！你不見怪，一個月才掙幾個錢？怎麼叫我們好意思？眞是！我們又不差這東西，要你破費幹嗎？」

「嘿嘿嘿！」我只笑。

敎務主任先不做聲，只反覆換這東西，聽他太太說完了，就看我一下，用一種開玩笑的口腔叫：

「我們沒有什麼事，不要這樣！」他問，「什麼地方買來的？去，去拿回去退給他，這裏沒有什麼事，不過是朋友們大家鬧得玩玩。」

這玩笑要弄眞了就糟了。我就表示很着急，竭力讓他們明白我的意思誠懇，說了許多話，我請他們：「不要嫌菲薄，這是一點意思，用不着，擱在這兒，留下將來許有點用，賞別人也好。」

大家都樂了。

推來推去倒是一團喜氣，良心話，我這份情眞出他們意料之外，無論

如何要不高興是說不過去的。

「太客氣了，這禍生。」太太連連責怪我，算收下了。

一會同鄉出去陪客人，我動身走，好的！他太太說預備有便飯，要我在那地方吃一頓飯，要不送這禮也就莫想這榮耀，我早知他們的請帖發出多久了。

當下級差事人的心就是這樣，上一等的人有事不被請毫不稀奇，送了東西不被請也是心甘情願，明明資格就是兩樣，我們社會的習慣也是如此，何必妄想，自尋煩惱，我就沒有存一點心在他家多待一分鐘，這樣一來，心裏雖意外的一喜，可同時又害怕起來，完全是身分問題，因為我知道校長，別的主任們都要來的，你想同他們坐在一塊是不是有點不好，不自然？

我當時就跟他太太老老實實說出我的心事。

「不要緊，你是我們同鄉，先生們都明白的。」她很心直口快，說：「不怕你見怪，別的人想這機會還想不到，我們看到是同鄉，就要彼此帮助，能够都在外面很好，大家都有面子。有機會往上爬就往上爬。看看這樣有身分的人的應酬交際，將來于自己大有帮助。一個人未必一輩子老是不翻身？沒有的話！只要肯努力，總有一天要好起來的，是不是？這是良心話。不出衆可不行！俗氣不大方，別人一看就够了。不怕你再有錢，不懂禮信，就要給人笑話。得了吧，不要客氣，沒有關係的。我是一個直人，有一句說一句，在這裏跟他們接近一下，不要害怕，就是沒有什麼架。」

這話都不錯，我無言可說。

酒館裏來了人，又是客，七七八八，大門一開一關，各處都熱鬧起來，太太說這一番話，就不知費了多大的力，她忙着指揮這，指揮那，只着急，看見別人有事，伸手帮忙，也是常情，那時我比現在熱心的多，戴不得高帽子，一飲一啄，眞是有定數的，我命裏定好了要吃這一頓酒，就這樣留在他們那裏沒走。

客人一個個的來了，賀喜，大笑，連綿不絕的，內外都緊張萬分，喜氣洋洋。

老媽子點着兩支小脚專管倒茶，車夫出外跑腿，還有千頭萬緒的事弄不清白，也不知那裏出來的，太太瘦得剩一把刺，這時可不行了，什麼都得找我。

其實并沒有多大的排場，只是說不出的熱鬧，客廳裏和了一盞煤氣燈，院子裏蓋了兩張借來的圓桌面，就只準備了這多，那些字畫都是別人才送來的。

我像一個——一個總指揮，哈哈！同鄉陪客，太太累了，我不負負責怎麼辦？跑出跑進，叫叫嚷嚷，十分神氣。一則是喜歡這樣一團熱鬧，二則是覺得這事情幹得很有意思。

不知：是不是覺得？年紀不到的時候，總有一股迷糊勁，看到地下一閃光，就疑惑有寶貝，所以沒有到社會上來混幾年的青年人比我們快樂些，那時我得意只怕也有些這樣理由。

我那是為了前途在想，種種關係我都把它連攏去，可不是好處無窮！學校裏用六個書記，而只我一人在此，此處不是別處，而是教務主任的家內，並且如此熟悉，一點也不像外人，還並且一會就要跟學校內的頭兒們

同桌，又光榮，又驕傲，怎麼我會不得意？

你看連上席的時候到了，我還不知道，是太太來催我去就座我才去。

累那門大大一場，把腦子都給累木了，空空洞洞，不會想什麼，胆子自然就壯了，我又仗着自己的功勞，還怕什麼？

喝！不過是那末說說而已，進去一下，我還是清醒過來了，照樣不大方。幸虧校長，主任，先生們都正沿着兩張桌子讓，說着頂滑稽的笑話，鬧作一堆，沒有同時都看我，不然，我就要害怕了。

也不知怎麼樣好，我就站在人的背後，想了一想，又去等在下首位子旁，看他們，有幾次我很有意想開開口，我知道這樣呆着也是難看的，想倒是想，就沒有勇氣，所以我只一聲不響的看着他們，等主人把他們一個移上去了，我再坐下，不是很好麼？

講那一套禮的人可無法對付，下席有幾個人就像生根在椅上，用手死勁扳住椅背，抬都抬不動。

「請吧，鄙翁！」

「不不，這地方很好。」

沒有害別人，校長，主任們先後往上坐了，像我這個只能守下位的，所以還站着。

一個人站着發痴，好像作夢一樣，恍恍惚惚的我還在那些鋼筆，油印當中埋頭用力，怎麼一下就旋在這些亮光，談笑一起了，這可不就是那些冷面孔的大人物，這可不是的！眞正奇怪，如今我也在這當中站着了。

「哈哈！壽星今天紅光滿面……雙壽……慶祝，怎麼不請嫂夫人出來受賀？」

「請往上挪一步。」

「哈哈哈！」

「張先生，請……」

「黃兄，你比我長幾歲，理應……」

聲音還不停，我記得好像還有個數學教員還跟我讓了一次，我沒有動，昏惘的笑着點點頭，席面沒有定妥，主人忙着安排，我記起一點事，叮囑自己：

「別慌張，別糊塗！」

同鄉太太的話原來換了表面幾個字在我心內在活動，那照着我的煤氣燈光如同就是希望，那朱紅，泥金的對聯如同就是幸運，我不明白我究竟是怎樣的站立着，眼睛也眩花了，前面閃閃搖搖，聲音含混的充滿我耳朵。

忽然有一種感覺使我淸明過來，馬上我的神經敏銳得有點異常了。

兩張桌子舒舒太太的發笑，是一種很安定的情形，這當中不對，發生了錯誤。是麼？

是的，發生了錯誤，糟了！

馬上我就明白了，我一眼看出兩張桌子都沒有空座，都是圓圓的一圈。

我一個人站着，旁邊空蕩蕩的。

人都坐下了，我跟怨說，人都坐下了，沒有一個我坐的地方，千眞萬確！

怎麼辦呢？

一個廚子端菜進來，像突然有什麼彈我一下樣，那時什麼也來不及想，我掉頭就往外跑。

我臉上紅得發燒，淚也出來了。

老弟！羞恥心誰又沒有？誰又不是一個人？眞的就差了個什麼？這樣開玩笑，這樣的侮辱我可受不住！眞的，我年青時，莽撞的多，雖然人窮地位低，好勝，同愛講究的心總還是有的呀。

雖然說那原因：

實實在在，主人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就不知我在旁，他只顧應酬那些大人物，心裏想的也就只有大人物。再者他請的客有二十幾人，方桌套圓桌面都很擠，太太留我吃飯也許沒有跟他商量妥，也許說了他忘了，在他固沒有關係，可把別人變成了一隻猴子，給他朋友有把戲看，看這可憐虫，這無聊的小伙計，讓他們開心，讓他們回家去還可以帶這一個笑話給他們家裏人醒瞌睡。這並不是我疑心，實在是這樣，現在人為防護自己總是以疑心多端四字加在人頭上，我懂得，你說我疑心嗎？

你看是不是使我無地可容，要是乾脆沒有人看見我還不打緊，偏偏有過幾人跟我打招呼，讓過我。好像這一來，我就卑鄙得一個錢也不値了，連我自己都是那末想。

羞愧把我的心毀了，我聽見了許多譏笑聲，不管是眞是假，譏笑是太可能的，我曉得我那樣子狼狽，假如那時方便，也許我橫了，馬上就自殺的。

我直着往外走，什麼也顧不得了。

出了門，我很快有了一個新想法，幾乎我就要回頭進去辯，說我並不是一個騙一頓吃的無賴，幸虧我只略為有一點那樣念頭，隨着就打消了，要不然，我就是瘋了。嗳——老弟！閱歷是可貴的，少這東西就有這傻性情，覺得什麼都不要緊，只有氣是要爭過來的，嘿嘿！那還不是虛榮作祟。

又得說回來，太太那時正在院子裏聽裏面談什麼話，我一出門，就被她看見了，她還不知道裏面的情形，很驚訝的問我：

「福生，怎麼啦？這樣不大方……」

「謝謝，我確是吃過飯了，不能再吃。」

「這才奇怪，剛才還沒有聽見你說，不要客氣吧，這樣做我是要生氣的，你既已進去了，臨時又跑出來像什麼話？早就再三跟你說過，都是學校裏的人，害怕什麼？——怎麼你看福生跑出來了！」她突然一叫，通知了裏頭。

停了一會不響，裏頭明白了，就喊：

「福生！」

良心話，那時我是想躲開，躲開得愈快愈好，不看見這些景況，回家去一個人悶一陣，頂多流一點眼淚，忘掉這一晚，過後不久什麼也沒有了。我聽見叫我就無主了，這更糟，更使我難堪，因為明明是要我回頭去在一大羣人的眼光下去受罪，使他們有機會再淸淸楚楚看我一頓，並且不會留意我的人也要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聽差出來拿碟子進去，太太只在一旁催促，裏面又叫！

「福生，等着你了，怎麼啦？」

「謝謝，我早吃過了。」

「得了吧，再加一點。」

這樣，裏頭那一些人是眞候着在，又覺得這可不是開玩笑可比，彌持下去，不知要鬧出什麼來，我又想不得多的，一害怕，昏昏的復轉身進去。

我是怎樣坐下，怎樣怪像，可說不出了。不過越是不安，越出錯兒，本當我就不會談話，這就更不敢開一下口了，好像是故意給主人下不去似的。

顚顚倒倒的，幾次我把面前的酒盃拌翻了，或者菜在半路嘩的一下落在桌面上。弄得我面紅耳赤，那細微末節不必講，反正失禮之處很多，我全明白。

後來，也不知是開玩笑，也不知是眞如此，一個同事的（從前是教務主任的學生），來告訴我，說他從別處得一個消息，說教務主任很不滿意我，因爲我有地方太不識抬擧，丟了他的臉。

不提舊事則已，一提給我一股火氣都提出來了，那時我也不知怎麼來的，勇氣十足，冷笑了一聲，駡了他一句好的。

趁高興，我痛痛快快的挖苦了他一頓，給他編排了一段事蹟，這是我要不得的地點，不過當時以爲做得很對，其實忍耐一點，事已過去了，又是何苦？貪這嘴快樂，得了一個大教訓，拍馬屁的給教務主任通了風，你猜得到，我那事情下學期就完了……」

這「佛爺」因爲這樣賦了幾年閑，就軟化了，我想到有點好笑，他結論是：「別看一塊靑石台階四角渾圓，那都是若干年磨成的。」

我點頭贊成，他十分高興，笑着思索一點什麼，這樣子平常我完全沒有見過。

可是只靜走了幾步，他即刻復了原，對我懷疑起來，鄭重的請我不把這事跟別人講，我看出他十分不放心，想一想，他突然問我會不會喝兩杯，我說：「不會。」他就勸我試一試，講了一些酒可以延年益壽的話，說我那鞋遲一點去拿正合式，我看他又害怕簡直預備賄賂我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于北平



在城市裡（二十七）

張天翼

爲着要使亞姐快活些，他於是毅然決然吩咐——叫小龍子這張小床抬到樓下奶媽屋子裏去。他再也不去想到這孩子，並且還不願意亞姐提到他。一走過樓下——他總是加快了步子，怕他兒子那種蚊子叫似的哼聲飄到他耳朵裏來：彷彿祇要聽不見，他就可以叫自己相信那孩子是病好了。

「我要快快活活玩幾天，」他盤算着。「一個人何必過得太苦呢，何必呢！」

過節那天他喝了好幾杯雄黃酒，用打架似的勁兒吃了許多菜。他告訴亞姐：做人就爲的吃。祇要吃得多，身體當然好。這里拍拍肚子，打了個油膈兒。可是爲了要証實他那句話，他又努力吃下了四個豆沙粽子。

「亞姐我說你也要寬寬心才好。明兒個要是天氣好，我們上松鶴樓去罷。……吃的上頭你眞要留點神哩。早上叫他們去喊一籠湯包——其實也不費事。你何必這個樣子，看你眞是！」

每天起來，二少爺親自吩咐——要到前面茶店裏去定做點心。可是亞姐總吃得很少。

「你到底叫我怎幹嗄，」唐啓昆不高興地問。「開開心多好呢。」

「嗯，開心得很哩！」

他搖搖頭：

「哪哪哪，你看！」

直着眼睛發了一會楞，他走到她跟前去，屁股貼着桌沿。

「你總怪我沒有好好地照顧你。其實我是——」

亞姐站了起來要到樓下去。他一把揩住了她。

「呃，呃。」

兩雙眼睛互相對着。她好像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似的，神色有點不安，還有點疑神疑鬼。男的那張臉子拉得格外長，眉毛皺着閃動着：這些忽然逗得她討厭起來。她感到他祇不過想要暫時相安無事，祇是怕有什麼彆扭煞了風景，並不是看見她有什麼苦處——要安慰安慰她。

她臉子通紅，帶着受了委屈的樣子——大聲說：

「我並沒有說你沒照顧我。你待我好極了！——我修九世行還報答不

了二少爺哩！我有我的事！——要你假媽假媽地問什麼嗄！……』

照例在這個時候——她眼淚大顆大顆地掉了下來。

二少爺心一沉。唉，她又是那句話！於是他拿手絹揩揩臉上的汗，癱了樣的坐到椅子上。他該怎麼辦呢，他？嗨，眞該死！其實祇要除開這個！他跟她眞是過得算享福的。

他聽見她擤鼻涕，還聽見她像傷了風那樣哈了一口氣。她老是滴溜着這些事，就這麼枯下去，瘦下去。現在他簡直不敢看她，似乎一見了她那付可憐巴巴的臉相——馬上就會証實了他犯的罪。他痛心地嘟噥着：

『眞不得了，眞不得了！……』

一種又悔恨又慚愧的感覺逗得他萬分難受。他恨不得跑到亞姐跟前抱着她，跟她講着好話，然後把這里的家整個兒搬到對江去。從此她就是他的二少奶奶，讓她在城裏好好地做人。

她一輩子巴望的就是這個。她待他這麼好，她自己肯這麼熬着日子，祇是爲的這個。她一心想着他從前那句話：他贖她回去祇能算她是個小的，等二少奶奶死了這才輪得到她。

『我怎麼要說得那樣硬掙呢？』他問自己。

可是事情越來越明白：他騙了她。於是他心一軟，皮膚輕輕地發一陣緊，跟他看見醫生替小龍子擠着膿血的時候——一樣的感覺。

『怎麼我儘朝這塊想的嗄？』他在肚子裏埋怨着自己。一個人總該想得遠點個：老這麼自怨自艾的算什麼呢！這里他可放起膽來抬起了眼睛——直對着亞姐，連她視線跟他的碰着了他也不移開。他偏不在乎！——老實說，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抱愧的地方！——『哪個叫她這樣一個出身的？——怪人麼！』

站起了身，挺得直直的，他又在心裏加了一句——

『活該，活該！』

他唐啓昆還得在社會上做人哩：他不能叫她壞了他的名譽。直到現在他還對親戚本家們把這事瞞得緊緊的。祇要漏了點兒風聲，別人就得臭他——

『唐家二少爺還說是個孝子哩，還說是個道德君子哩！哼，他倒在省城裏養了個雌頭——窰子裏的貨！還養了一個兒子！……』

於是大家都得瞧他不起，連華老伯也擺出一付冷笑的臉孔——好像祇有他姓華的才可以討兩個小老婆，別人打個小公館就是犯了罪的！

唐啓昆覺着胸脯那里緊得透不過氣來。他認爲這是他太挺了的緣故：胸脯肉全給綳住了。

『嘖，不好過！』——胸部縮了進去，還用手摸了摸。他想到他從前做錯了點兒：應當一開頭——他就把她當姨太太接回家的，他在家裏也就不會那麼孤單，不會那麼感到他的世界一天天小下去。然而現在——嗨，糟糕！跟她住了三四年，她還什麼名稱都沒有：照上海話說來，那簡直是：軋姘頭！

他張了嘴哈一口氣：

『那不能，那不能！』

窗外流進一股涼氣，夾着刺鼻子的煤烟味兒。街上有什麼車子走過——鐵輪子匡郎匡郎的，震得樓子發了一陣抖。

一瞧見亞姐在瞅着他，他彷彿給提醒了一件什麼事，那種悲天憫人式

的心情又反了上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挨到了她身邊，用着連自己也不太相信的神氣說：

「這個——這個——我看——往後再商量罷，好不好？」

接着他輭着嗓子——很快地往下說着，免得她插進嘴來問他那些回答不出的話。他現在做人的頂大責任就是叫她平下氣來，叫她別滴溜她兩母子身份名義的事。他拿出他向來對付女人的那種經驗——主張明天他們暢暢快快玩牠一天，晚上弄點菜吃吃。這里他摸了摸她的肩膀，抱歉地歎了一聲：

「唉，你這件衣裳簡直不行。夏衣你一定要添點個：明兒個我們扯點料子來罷。還有手錶——這也是少不得的。你那隻方的已經舊了。」

他跟她上街去，在那些店裏指指點點的。他提防着瞧着四面，接着很快地溜進店裏，然後悄悄地打玻璃櫃張望出去。

「這個人好像是錢祝三……」

打這家走了出來，又踱進木器店。唐啓昆像店夥那樣誇着這些東西的玲瓏樣子，熱烈地說明着：

「這個是抽香烟用的。嗯，不壞哩。……買一架啊？」

什麼東西都買妥貼之後，男的還不願意回家。他一想到他們要走過奶媽房門口，他全身就發一陣緊。那里簡直是個不吉利的地方：會一下子把他的快活打得粉碎，叫他心底裏忽然橫出一片陰影來。

他拚命擺出付閒散的派頭——點了一支烟。用種滿不在乎的口氣提議：

「早得很哩。我們到健民家裏去坐下子罷。」

女的可楞着嘴，彷彿牙齒突了出來叫上唇包不住似的。

「我要家去，」她說。

「怎麼呢？」

「我要看小龍子。」

唐啓昆打了個寒噤。

「唉，其實——其實——小龍子的病不碍事。哪個孩子沒得點個病的嗄：這是常事嘛，這是。」

「我不放心：這是我的兒子。」

她瞧也沒瞧他一眼就往前走。她背有點駝，看來顯得是個正派人家的小姐，沒時下的女人那付挺胸突肚的怪樣子。腿子細細的——在綢袍子的岔口上露了出來。唉，瘦多了。不過身段倒反比以前小巧：叫他又覺得可憐，又覺得可愛。

忽然——他心頭怔忡了一下：她這背影竟有點像那一個，那個俏皮的小鳳子。……

街上一些人有幾個在瞟着他。還有一位女太太索性放慢了步子，拿全付精神來打量他，又打量一下亞姐。這些人似乎有點認識他，眼睛閃呀閃的好像是說——

「咦，這個唐家二少爺！——跟一個什麼女人嗄！她還在大街上生氣丟他的臉哩！」

二少爺把臉一綳，搶上了兩步。

「嗨，你又來了！」他莊嚴地說着，瞟了旁邊一眼。「何苦嗄，你！家裏有的奶媽老媽子，何必你自己去照應呢！……」

他緊跟着她，拿手絹揩揩臉：

「那就——那就——喊車子罷。」

那個可一點不管他丟不丟臉，一個勁兒埋怨着：

「你這個人不曉得怎幹的！就是你自己也有事情哎：李金生不是要來算賬哩麽。……沒得魂一樣，一天到晚！——快活得很哩！」

「李金生——李金生——」他臉有點發熱，想不出一句合式的話，「哼，那個那個——沒得關係！」

「噯，讓人跑一趟空腿！」

一到了家——男的就往沙發上一倒。

「來人！——打個手巾把子來！……李金生呢，李金生呢？……該死的東西！怎麽他還沒有來！……去喊他！」

亞姐帶着要打架的勁兒衝了上樓：

「嗯，嗯！自己心裏不高興了——就喊李金生來發脾氣，是吧！」

她那漿得厚厚的衣領全給解了扣子，頸子可還挺着，彷彿那道領子還有力量把她豎起來似的。江風在屋子裏灌着，吹得她瞇上了眼睛，頭髮飄呀飄的：跟她半夜裏醒過來那種瞌睡勁兒一樣，叫他老實想一把摟住她。

「哪里呢！」他吃力地笑。「就這個樣子沒得出息呀，你看我？」

對她盯了好一會，他把她一摟——讓她坐在他腿上。可是她害怕什麽似的趕緊起了身。

他感到意外失敗一樣的楞了一下。接着他爲了要岔開這種不高興感覺，他正經着臉色把剛才的話補起來：

「你曉得吧：心裏有事就不得定神。眞的，有很多話要關付李金生哩。到現在他還不來，人家着不着急嗄！……小連，小連！——有人去喊李金生啦？……」

女的咬着扇子的邊，又看江上一艘船——眼珠子跟着牠移動着。等到瞧不見了，她還往洋台那里進一步，追着丟過視線去。隨後她歎了一口氣

「唉，小龍子索性死了倒也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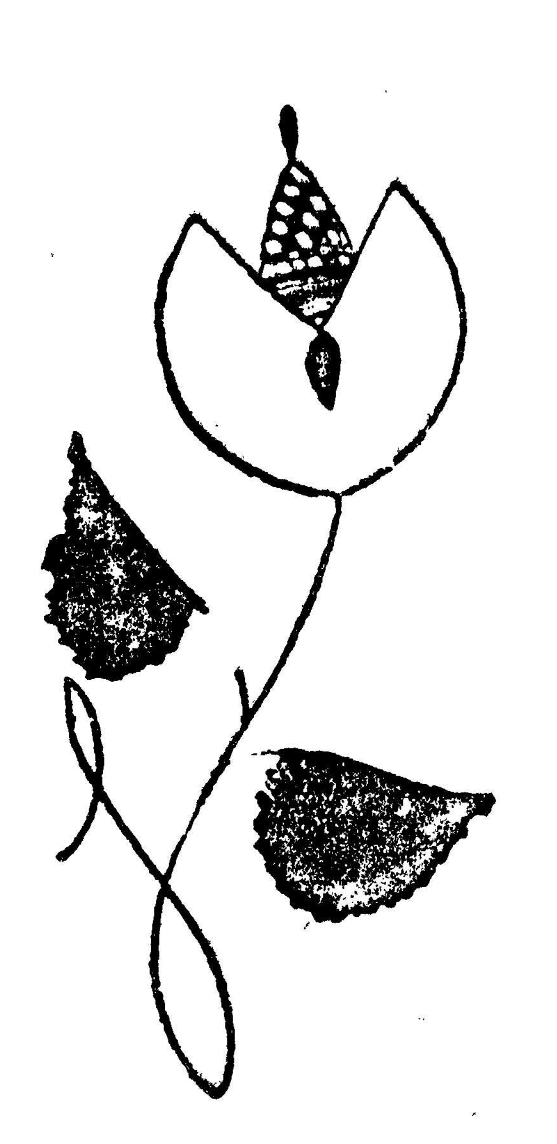
「瞎說！」唐啓昆害怕地叫，對她睜大着眼睛。

她似乎要叫人原諒她剛才說錯了話，臉上那種緊張勁兒全給放鬆下來。手裏扇子輕輕扇着，並且偎到二少爺身旁邊——叫他也沾點兒風。一面用左手在他腦頂摸索着，把他的白頭髮一根根找出來。

二少爺閉上眼睛，帶七成鼻音小聲哼着：

「唉，我祇有在這塊——才過得住幾天清閒日子。……」

（未完）





張其昀



張其昀，字曉峯，浙江鄞縣人，現年三十七歲。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畢業。曾任中央大學地理學教授，兼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並曾被派爲高等考試典試委員，二十四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並曾被派爲高等考試典試委員，二十五年秋就任浙江大學史地學系主任。

編輯後記

芸生先生的「寄北方青年」一文（見本報第一期）曾引起了許多讀者的響應。他本期又寫了一篇「再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對於青年本身的煩悶和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再予以申論與啓示，兼及政府應該採取的做法。此文與前篇是值得同樣重視的。

× × × × ×

「最近學生界的嚴重問題」一文揭示了北平學生界最近兩種衝突的傾向，並對於學生與當局方面，下了很誠懇的忠告。作者觀點的正確，當能博得一般讀者深切同情。

× × × × ×

張其昀教授的「察北風土記」是一位績學專家的淵博之作，極饒參考價值。尤其值得報告的，就是張先生已允許爲本報繼續撰文。

× × × × ×

英義協定成立，影響歐局至巨。杜若君先生一文，分析英法義三國關係，頗爲明晰，很足增進我們對歐局的了解。

× × × × ×

李影心先生的「我所見到一九三六年間的創作」，也是新年特約文字，內容充實，不愧爲一篇力作。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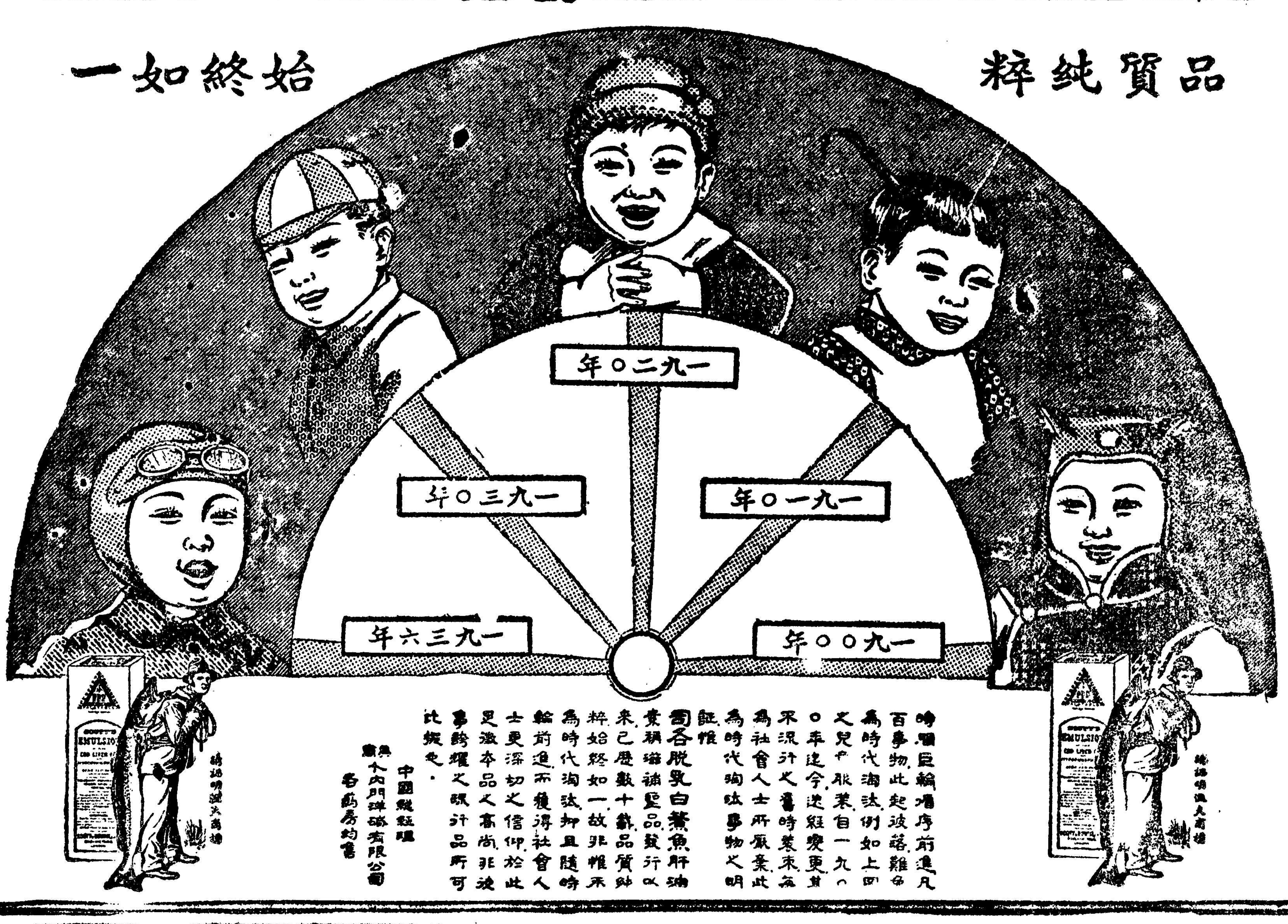
本期蕭乾先生所評的「還鄉」，是一本新出版的頗負時譽的譯作。蕭先生的文中，對論譯的討論，十分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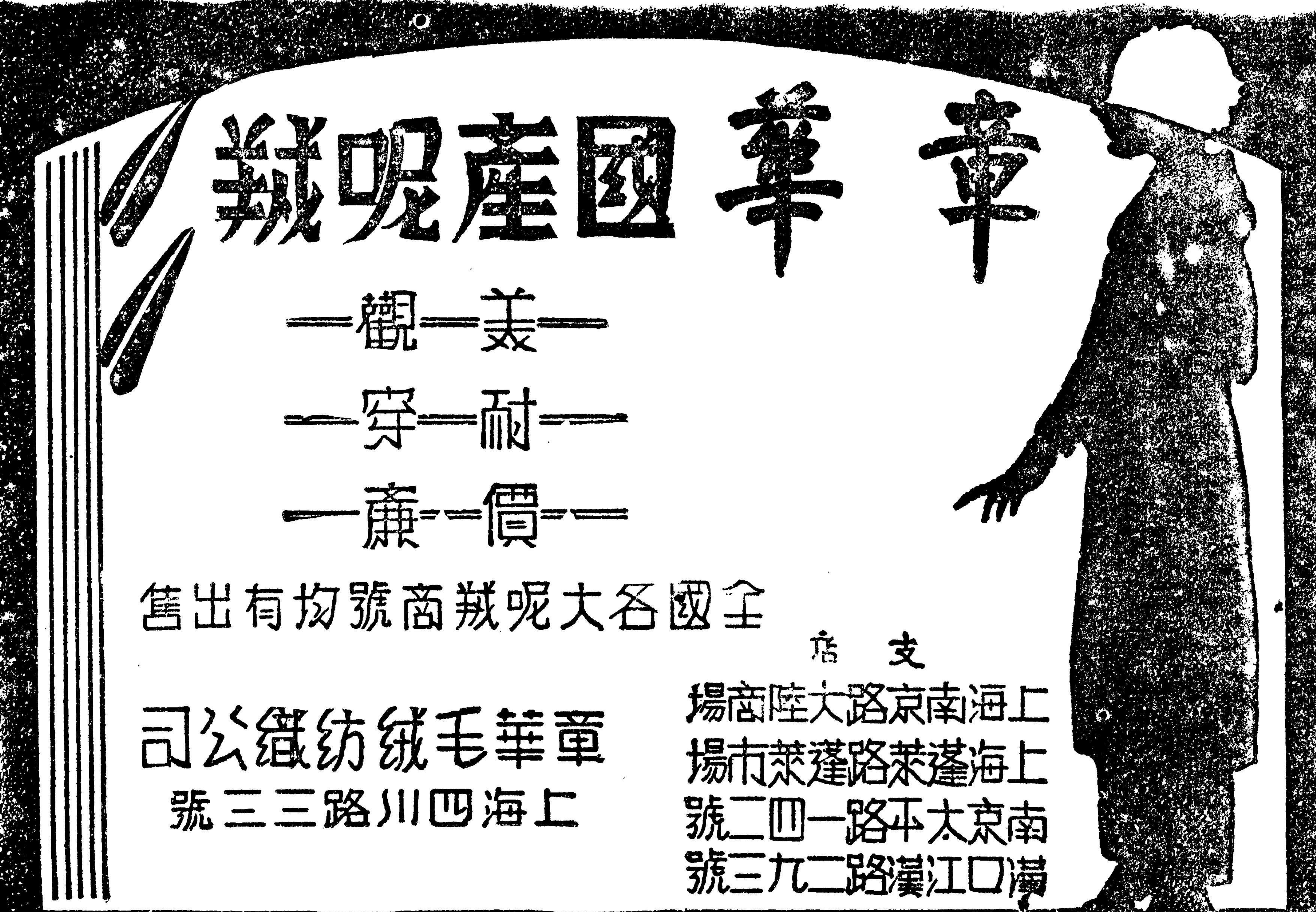
編者

訂正　本報第三期「東京六個月」一文第五頁上欄第五行，「故每遇鄰邦人士，迭學我國國民之願望…」句，「迭」字誤作「選」字，又「學」字下無符號，特此校正。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品質純粹　始終如一





原文献残缺